

沐雨野渡津。風雨盡如晦。漲水與陵勻。馬蹄沒泥滓。與臺嘆苦辛。我公獨無倦。敲磬不逡巡。但憐吏民勞。暫休珂水濱。旅館寂無事。聊與筆硯親。紙上龍蛇奔。字字若有神。係以一篇詠。欲令民風淳。旅館奚為者。原屬故家民。家帷四壁立。與臺面生嗔。我公獨無厭。錄故不論貧。不因門戶舊。爭望車馬塵。倘無積善在。安遺恩賜頻。勿忘先祖德。勿徯明君仁。須為子孫寶。休供席上珍。彪也何多幸。叨忝獻納臣。豈有涓埃補。素餐七尺身。詩賦尤所短。應命強做韻。調非金石響。語無錦繡陳。嗚呼斯詩雖拙矣。千載庶附驥尾新。

與執政小吏泛舟長者山下

世事三杯酒。身生一葉舟。浮沈醒又醉。不識歲華流。

辛丑

暮春折橋山中口號

奇巖惟石雨三家。新綠圍山一徑斜。世上芳菲凋謝後。清泉咽處弄殘花。

金子結四郎參河人。身長八尺善擊劍。亦好讀書。一世奇士也。去年庚子七月。以武田伯道薦。新為騎士。隸伯道。伯道與以戎衣。今茲辛丑。健四從伯道。祇役於江戶。裝其首飾以金。長可二尺。所謂衝天者。及其成。伯道使健四置之於床。招彪祝。

焉。彪於伯道有姻好。而金子者則擊劍同社之友也。聊賦一絕與之。

升平二百有餘年。萬戶千門高枕眠。金革誰言無所用。堂堂應識氣衝天。

弘道館梅花

託根文苑始逢春。傲育誰酬天地仁。清曉折來冰雪色。一枝先賽武雷神。積雪層冰泮水濱。高標早已見天真。輕烟淡月東風夕。萬斛清香薰幾人。疎影斜暉講武場。奇香暗入讀書堂。君恩培養如林士。勿使梅花獨擅芳。

陪宴於借樂園

名區巖巖委空壇。山水初供仁智看。風日美時堪對酒。烟波穩處好投竿。一遊元是諸侯度。借樂須知百姓歡。不恨筑臺催暮色。回頭城上月團圓。園地原係筑川妙靈寺。子院所住。故起句及此。

九月十三夜。公命泛舟賞月於蒜湖。分杜少陵句得直字。

舟遊不覺滑君恩。澄氣晴光雜帝力。波浪晴看玉兔躡。欄干故有清風拭。短簫橫笛月三更。長水高天秋一色。蘇老唯知春夜良。今宵寧減千金直。

壬寅

吳矢都駿州

去歲幸至。余以公事抵江戶。一日訪川路左衛門尉。談及當世人物。川路曰。子識矢部駿州乎。曰未也。其人如何。川路曰。智謀有餘。決斷如流。非韓淮陰之流。則寇萊州之徒也。余遂因川路與矢部相見。傾蓋如故。得詳其平生大略。今茲壬寅之夏。聞其獲罪除籍。禁錮於某侯之邑。竟不食而死。感涕賦詩。

眉目秀明神彩全。飛談雄辯孰爭先。雖非廊廟棟梁器。豈讓都城方面權。空見亞夫經理險。難期安國死灰然。祖宗倘有感靈在。不使冤魂淪九泉。

九月十三夜陪廣浦舟遊席上賦奉呈

高秋九月天如水。廣浦十里水似天。況復今宵繼華會。東山吐出月妍妍。雲間堪數飛鴻影。洲前安辨白鷺眠。金風玉露夜未央。無限秋思滿樓船。從來天道虧盈滿。不用玉兔十分圓。興情何論壬戌秋。風流想像寬平年。吁嗟臣輩何多幸。叨將菲才陪綺筵。一夕飽醉酒與德。賦得廣浦秋月篇。

公駕避暑於借樂園之好文亭。應命

脫却人間夏日炎。智仁至樂好相兼。西山暮色來高閣。東海長風拂畫簾。白鶴唳時林籟答。紫鱗躍處水紋添。陪遊豈可無佳句。不待口口促賦嚴。

晚秋念六陪宴於借樂園好文亭。分白居易日沈紅有影風定綠無波之句。為韻

得波字

清世豐年共可歌。湖亭況復勝遊多。樽開四坐群賢列。秋滿層樓萬象羅。野鶴聲添吟詠響。霜楓色照醉顏酡。微風斜日凭欄處。山自蒼蒼水自波。

次韻慎齋先生詩

蓬郭新興弘道館。山郊還開借樂園。花鳥風月時弄腕。經史子集日討論。鍊兵別有春蒐舉。東州武備稱雄藩。庭燎爛爛耀金華。鼓聲鏗鏗轟城門。先後陪駕皆熊羆。踴躍用兵盡虎賁。東風三月欲晴天。無限佳氣滿山川。六步七步止且齊。進退總在帷幄權。白旄揮時萬馬跳。蒼隼向處狡兔顛。馳驅奏功不敢驕。壯士慘如臨深淵。煩銃響盡鐘聲起。仙波湖畔振旅旋。既見以律出其師。也知仁政民信之。戎器真堪戒不虞。謀猷亦足鎮邊陲。更願制節又謹度。滿而不溢尤急務。千乘之富三軍衆。一毫無不由稅賦。

癸卯

扇島紀行

辭家

湖面涵春翠一般。晨星明滅動輕寒。風光亦妬吾行否。山水總非平日看。

力挾扶人僅上船片帆輕颺夕陽天。鐵槍今日成何事。衝破春江十里烟。

北浦舟中

扁舟豈擬五湖遊。報國丹心毫未酬。暫結烟波一宵夢。難消宇宙千年憂。鳳雛當日成何事。燕領如今安得侯。鹿島祠邊回首處。天南白氣為誰收。

少年嘗賦涉。筑嶽又霞湖。隔石吹龍笛。駕波傾玉壺。雄心耿尚在。同友溘然無。山水應微笑。孤舟一病夫。

湖夜夜泊

銀燭影殘吹吹收。三更春夢鎖青樓。誰知洲岸枯蘆外。無限清愁滿客舟。

十二橋

不信人間乘口翼。聲名過實古來饒。幾多扁版跨渠水。便是藤洲十二橋。

十六島

總北常南十六洲。田園到處引春流。胡兒休道能騎馬。五尺村童巧過舟。

偶成

波面無風柳影搖。花唇欲綻鳥聲嬌。扁舟穩熟湖村景。七日三過十二橋。

詠史有序

發卯暮春。余暫養病於霞湖。素居無聊。賦詩以頌詠西土三代以下創業之迹。而其國祚不長者。與割據一方者。則不與焉。但蜀漢止三分。祚僅二世。而取之者。與其大義而悲其不幸也。秦隋之虐。亡不旋踵。而亦併論之者。以所謂六國及南北始混。一於當時而不能守。嘆在德不在力也。抑胡元滿清國祚非不長。幅員非不廣。而不取。反發感於趙宋朱明之末造。括以一詩以終十章者。竊有微意存焉云。

鴻門餘憤屠咸陽。遂使民心歸漢王。兵法值誇萬人敵。人纔三傑法三章。制度典章誰說新。長安再見漢官春。何知麟麟惹惹氣。早屬春陵謹厚人。蛟龍豈是池中物。天下英雄有使君。大義未伸中道阻。長令王業止三分。誰為英豪駭此民。漢唐基業自無倫。如徵呂政兼楊廣。劉季李淵皆衆人。唐家創業二郎功。濟世安民指掌中。却恠英英魏夫子。盍將三讓諷東宮。陳橋何物擾春眠。一旦黃袍點檢傳。忽見宴酣談笑裏。強臣早已失兵權。趙氏衣冠淪海波。崖山遺恨曷時磨。綱常不為胡塵滅。發作一篇正氣歌。歷歷滿地不堪悲。光覺寺中潛匿時。要讓當年恢復志。請看雪竹一章詩。

明祖雪竹詩曰。雪竹枝低。雖低未。

儒服謝來殉國難，孤忠誠不挽頹瀾。外家遠在扶桑裏，知否唇亡齒已寒。
明末諸臣足壯人
意。獨有一鄭成功。

海外風光易駭人，一番花落一番新。回頭欲說神州事，舊物依然萬古春。

再步平坦吉兄秋日偶成韻以述懷并序

曩者平坦吉兄以秋日偶成之作見寄其詩凡八首，每篇首尾聯屬，誦之則語勢相應，猶常山之蛇，餘音之不絕，勢態循環之無端也。余謂聯作之體，昉於大雅文王之七章，有子建贈白馬王詩，蓋倣其體，而其章亦七，據之則聯作當以七章為準。適平坦詩八首，中有仄韻一章，余乃特步其平韻七章以酬焉。亡幾平坦又用其韻賦七章，請餘意未盡，乃更襲賦七章，亦復見寄。且有言聯作未必七章，謝康樂登海嶠，蘇子瞻夜遊西湖，其詩皆聯作，而其章或四或五，蓋其多寡長短適意之所赴耳。余聞見因陋始發，明其由深謝吉兄之賜，且服其詞源如湧沛然不可禦也。當時膽奪氣索，無復爭詞鋒之念。居一二月，余罹疾病，伏枕累日，無聊殊甚，因探篋筒出其篇，朗吟數四，不覺吟魂飛動。七言七章，衝口而出，乃書以再酬焉。非敢敵於沛然之勢也。聊以澆病中不平之氣云。

茫茫宇宙幾千年，廊廡無人論井田。白屋漫存經濟志，自慚才薄力如綿。
綿力薄才。出於漢書。顧師古曰：言其

補

薄才總力慕江湖，名利拋來何復無。猶有雄心未磨盡，案頭日閱五洲圖。
五洲圖書孰編之，定遠奇功何物施。稍略時平無所用，蓬蒿幾處屈男兒。
男兒不用羨貂蟬，富貴由來在上天。東方文史三冬業，自贊今年勝去年。
年去年來人事忙，回頭世態似探湯。丹心苟不愆天地，莫問一身慶與殃。
慶殃奚異馬牛風，短艇孤蓬寂不喧。何時我亦乘烟去，一葉扁舟謝素餐。

贈吉成郡宰

相值相逢且舍觴，世途何異度羊腸。一樽秋老新醪熟，三徑霜寒殘菊香。不有功名垂竹帛，
頂將憂憤託文章。屈平詞賦買生策，光燄于今萬丈長。

東湖遺稿卷之四終

東湖遺稿卷之五

門人 塚原田明 達善校

甲辰

元旦

朝衣侵曉向城關，馬首相逢相賀頻。弘道館前梅萼綻，常磐山上鼓聲新。不才多病誤當路，佳節良辰動駭神。何日超然出塵外，煙霞濃處弄芳春。

山居作

蓬蒿能容我，我亦愛蓬蒿。非慕千鍾富，元期一代豪。潛心觀卦變，默坐聽松濤。却笑人間世，營營何苦勞。

有客顧其金贈一酒賦者，愛配不置。賦賦分歌。

飄兮飄兮我愛汝，汝嘗熟知顏子賢。陋巷追隨不改樂，壺將美祿延天年。天壽有命非汝力，謔名猶附驥尾傳。飄兮飄兮我愛汝，汝又嘗受豐公憐。金裝燦爛從軍日，一勝加一百且千。

千瓢所向無勑敵，叱咤忽握四海權。飄兮飄兮我愛汝，悠悠時運幾變遷。亞聖至樂誰復踵，太閭雄圖何忽焉。不用獨醒吟澤畔，只合長醉伴謫仙。飄兮飄兮我愛汝，汝能愛酒不愧天。消息盈虛與時行，有酒危坐無酒顛。汝危坐時我未醉，汝欲顛時我欲眠。一醉一眠吾事足，世上窮通何處邊。

讀屠答豐田天功寄詩見贈次韻

頑鈍無先見，明愚忠欲效。奉公誠，何中律略渾無用。匣裏寶刀空自鳴，填海愁心何日竭。

回天事業局時成，死君寄語同盟友。萬死猶存魏闕情。

由來上帝眼分明，誰使狂瀾沒血誠。殘月婆娑半庭暗，金風肅殺萬林鳴。未聞一箭城狐墮，只見三人市虎成。還喜親朋交態厚，遙頌詩酒慰幽情。

偶作

排佛還嘲身似佛，寢無妻妾食無魚。平生執念依然在，屏跡猶縈繡幃書。

夜坐

金風颯颯陳群陰，玉露泫泫滴萬林。獨坐三更天地靜，一輪明月照丹心。

言志

俯思鄉國仰恩君，日夜憂愁南北分。唯喜閑來耽典籍，錦衣玉食本浮雲。

十三夜

屏跡連旬水頭。悲風滿目動高秋。秋闌桂樹花方老。霜冷草蟲聲更幽。雙袖空濺憂國淚。一樽何問繼華遊。中宵強向天涯坐。無限清光照旅愁。

余以五月六日春職請居。九月十六日有命收余田祿及第宅。給以月俸。賜宅於

竹隈

何唯。職負君公。今日無田祭。迺翁世。態變遷人勿恠。東湖顛倒作湖東。梅巷舊廬。仙湖在

之。今所屬竹隈之。在仙湖之東。故云。

小至書懷

微陽未足決群陰。霜雪難消日易沈。哀鴈數聲添旅恨。寒梅一點見天心。離騷何用楚臣賦。抱膝好唱梁甫吟。歲歲豈無冬至節。今年感慨為誰深。

聞豐田天功被幽

金鑪藏匿熱豆其。北闕上書身殆危。楚國未逢天定日。滿陵方屬數奇時。倘非愛憤何間積。安得文章字內垂。努力加餐須自愛。龍門徂矣舍君誰。

題菊池容齋龍圖

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奈何風塵寰。徒使英雄屈。

步韻酬茅根伯陽見寄

奔走風塵十五年。踪跡居處幾變遷。失脚忽墮陷阱裏。何間酒家門外涎。猶澆薄醪培氣力。且將秃筆耕心田。經濟肯望管高業。遠作欲執班馬鞭。倘友偶及文宋端。土室三年泥腥膻。一篇長歌消熱氣。許國丹心金石堅。孝子即忠忠臣孝。誰言忠孝不兩全。請居久廢湯與沐。枕衾坐見蟻蟲生。便知災孽非天作。讒譖多自中釀成。嘗憂戎狄日猖獗。何圖廟堂養獷獍。一念至此腸欲絕。不知何物破愁城。忽有鄉書傳消息。詩篇宛然見交情。交既厚言亦文。不負妙齡馳聲名。戒君勿慕當世利。期君須傳千載馨。大道湮晦非一日。志士發憤要闡明。大厦朽腐漸亦久。良匠用心在經營。漉漉之徒何足云。人壽幾何俟河清。勸君及時須勉勵。大道未滅履未傾。嗟予頑鈍不知機。既窮遺佚與死濱。萬言策略百無用。七尺形軀一棄人。天錫此閑豈偶然。擬將文辭託悠久。草草屢空渴。又飢勢似孤城獨苦守。朝夕追隨唯丹心。風簷展書對蒼昊。廣居正位豈他求。孟柯嘗獨行其道。富貴從來不可求。孔聖亦曰從所好。請看咫尺蒼窓外。營營蒼蠅不可掃。

乙巳

請居新年

又見乾坤日月新，書窗堆積舊年塵。零丁猶作名都客，閑散還迎強仕春。膝不屈人非爲貴，樽常蓄酒未全貧。何時歸去東湖上，起捧壽觴祝老親。

賀復堂杉教授生子，子在胎蓋十二月，故云。

閒說復堂添一陽，洞房昨夜發神光。弄璋既應熊羆兆，報國勿忘弧矢慶。累世家風元卓越，期年胎教豈尋常。愧無微物供嘉禮，漫綴燕辭祝二郎。

仲春二十日子長楊君見訪，分林花掃更落句，得掃字。

江城二月春，處處風光好。微雨洗林花，輕烟蒸野草。玉樓幾人醉，金閨幾人惱。別有辟世客，默坐傷懷抱。志業憐顛顛，形骸任枯槁。偶有同人來，妙理共探討。濁酒銷隱憂，新詩泄幽藻。詩成酒又酣，胸中頓浩浩。既知不尤人，那復怨彼昊。不羨郭汾陽，中書廿四考。何如日日閑，一樽相對倒。昨日迎青春，青春看將老。請看落來花，更有暴風掃。

又得花字

筑山刀水夢魂賒，更負江城二月花。濁酒枯魚閑覓句，幽窓又見夕陽斜。

將從小梅村講居，過吾妻橋。

青年此地作遊遊，花下銀鞍月夜舟。白首楚囚過橋畔，滿川風雨送孤愁。

新從小梅村講居三首。

雙屨豈求伸，龍蟄僅存身。放園筑山北，講居墨水濱。門戶嚴鎖鑰，吏卒護吾隣。雖不遭縲絏，奚異獄中人。丹心猶隨我，未必嘆苦辛。黃卷亦伴我，好與古賢親。悠哉小窓下，睥睨三千春。買生屈長沙，才名動千古。昔公竄西海，英光耀天宇。愧吾百無能，學術極迂腐。而喜蹈危機，罪戾真自取。江村春自滿，輕霧遠柴戶。雖無嘉客至，聊與水手伍。吁嗟復何言，賢愚一丘土。增前一步地，簷端數尺天。天地雖狹小，形骸尚安全。墨水春方好，遊人若雲連。酣歌答兩岸，舞袖翻樓船。今日白頭翁，昨日美少年。但趨繁華樂，無奈歲月遷。孰與幽齋裡，曲肱穩穩眠。

次韻楊子長詩書感並引

余在礫川講居，與楊子長分字賦詩。時子長苦吟不成篇而歸，會翌日有命，移居於

墨水之濱。一切禁他人來訪，獨以江生與余有姻好，僅獲通問。後數日，子長裁前日

詩，付江生見寄，因次其韻，情見於詩。

春光何素微，春愁何寂寞。晝日無客來，門外可羅雀。僮僕解讀書，伴我處窮約。時持一瓢去，除酒使我酌。悠悠醉鄉遊，不換三公爵。身生任沈淪，世事付笑嘆。富貴不足恃，曲肱真有樂。始悔四十年，栖栖塵土託。譬若耕瘠田，水旱動作虐。譬若過急流，舟楫常易却。嗟吾倦世途，要將老村落。人心變炎涼，孰能辨美惡。墨江月淡淡，紅桃花灼灼。曠月且吟花，曾無禮法縛。坐通萬物情，何必羨白澤。小大有往來，陰陽任復剝。唯知醉昏昏，勿嫌酒薄薄。日月忽如流。

光陰不駐，請看今夕事，明朝已作昨。

調居三日，門外遊人如織，譁呼笑噴，聲滿長堤。余覓几寫字，無聊殊甚。適力平自外歸，携酒與魚，余之喜於是可知也。直割魚爲餚，撥火煖酒，酒酣耳熱，揮毫泄悶，亦一時之痛快也。

墨水距舍十數步，長堤逶迤橫其際，青春況又上巳辰，士女絡繹競華麗，或跨白馬揮金鞭，或擁紅粧動吟快，隔牆誰備幽人居，柴門不開戶常閉，閉戶先生成何事，芸窓日夕涉經藝，黃塵空誤四十年，青史欲究三千歲，流離困厄氣尚雄，所以畢竟遭罪戾，雖然先生亦有情，每逢佳節獨垂涕，人嫉先生非嫉人，世棄先生豈棄世，僮僕偶携瓢與盤，金龍山畔酒肴黃，先生熟視喜欲狂，直向爐邊逞吞噬，酒酣興來百憂銷，不用水邊故祓禊，維昔落魄在中郎，光風霽月本同契，自雪堆中訪王子，杜若州頭憶伉儷，舟子無情指白鷗，羣水日暮不耐濟，當年遺蹤今猶存，曠世風流誰復繼，吁嗟中郎雖失時，未聞羈鞍東州滯，不似先生閉門戶，三尺蓬窗嘆鮑鱗，人生浮沈何足言，大運從來有險替，君不見西來長鯨捲海波，睥睨殆作龍涎勢，去年六月，爾夷使者乘軍艦來於長時，頃日又聞夷船一隻出漢陽，離之海。又不見皇天丁寧垂炳戒，日暮南方氣似替，往年癸卯之春，自氣見於西兩，今春復見長數十丈。丹心誰懷杞人憂，白屋安知廟堂計，好弔千古忠義魂，欲爲扶桑培根柢。

三月四日即事

半窓斜日影徘徊，數點昏鴉歸去來，却笑閑人亦多事，讀書方倦又銜盃。

三月七日閒欣賞先生遺教

雄藩素斗望，絕代經綸妙，一朝挂其冠，世事付長嘯，群小拍手慶，衆賢竊相弔，疾殆入膏肓，扁倉不易療，美人垂玉簾，神龍潛蛟蟠，不如歸去來，況有煙景召，坐聞春禽吟，閉看池蛙跳，微風過長松，清韻好同調，孤月侵密雲，幽光時相照，想像欣賞齋，奇文幾成料，愧吾獨何人，頑鈍真不肖，排佛憐昌黎，漢夷值標桃，志大而才疎，舉世譏且笑，謫居墨水濱，自甘塵紛少，何時還故山，與君繼臨眺，三斗汝陽酒，一竿子陵釣，縱令老江湖，豈終忘廊廟，苟發太陽光，奚患爇火燭，欲培扶桑根，不必假津要，綴詩雖陋乎，聊結他日約。

三月十日，塚生將賞櫻，既出，不炊頃，遂歸，蓋畏雨也。詩以戲之。近有一大男，來自肥前，塚生適觀之。

於建

長堤花如雪，爛熳十里餘，驛客時乘興，逍遙水之涯，忽驚密雲合，又意落日斜，徘徊畏滂沱，歸去先昏鴉，只說逢大男，環視人如麻，腰帶十圍許，骨節可專車，大男雖奇矣，豈足比春葩，別有細腰物，雲鬢亂髮髻，盍相提携去，飽看雨中花。

十六日，塚生賞櫻於堤上，時有雨意，携傘而出，俄頃天晴，及其歸，又賦小詩戲之。

殘樓燭映斜暉。歸去餘香猶滿衣。塵事空携一把傘。不承千點落花歸。

三月廿一日書成

我老公之在滬
春寬多用此日

金甲聯翩旭日紅。千軍肅出自城東。並驅從獸藉蒼外。環坐論功帷幕中。往事有時入幽夢。

無題

數尺幽齋遠市朝。精遲何必伴漁樵。丹心未與朱顏變。白日暗隨青帝銷。山郭水村春寂寞。

次韻塚生詩四首

卑濕不嫌官舍陋。南窓寄傲亦吾廬。多情最愛春林鳥。閑蹴飛花落誦居。既將身跡付沈埋。惆悵何須吟打睡。翠竹白沙風月界。絕無塵事到何懷。買生憂憤泊安策。歐子孤忠朋黨論。歎息買歐千載後。策論依舊屬空言。幽囚不許賦歸歎。衣帶日寬髮日疎。何物尤爲一身累。滿腔盡是古人書。

偶成

半夜疎鐘淺草寺。一犁膏雨小梅村。春愁寂寞無人問。閑剪孤燈伴旅魂。

春晚二首

綉縵塵常滿。埽爐灰日深。功名已莫莫。歲月獨駸駸。鳥惜櫻邊雪。蜂貪菜畝金。那堪歸鴈影。

一一動鄉心

風靜花猶落。日長愁更深。欲留青帝駕。獨奈白駒駸。作客知炊玉。離群違斷金。蹉跎何用慨。不息是天心。

自笑

自笑幽居枕墨江。閉門唯聽水潺潺。陶陶清興酒三椀。落落雄心劍一雙。燕雀何知勝與廣。龍鳳誰訪葛兼龐。多情獨有春天月。夜夜娉婆到小窓。

自次前韻

落日街山烟掠江。茶甌時作水滸滄。天涯歸去鴈無數。屋角飛來燕幾雙。晚食既當梁肉味。廣居何問玉堂廡。都城十里紅塵暗。不到孤村三尺窓。

記事

曩時處世忙。夢短又善忘。身閑夢亦長。時時到家鄉。愉色見萱堂。兒童戲其旁。三徑雖就荒。瘦梅尚傍籬。郊外追芬芳。吟笻時徜徉。野花暗飛香。春禽巧弄簧。坐對綠竹篁。笑傾白玉觴。萬象看不常。若有又若亡。飄飄素衣裳。御風如鳥翔。下視水渺茫。上有山鬱蒼。仰之神氣王。欲往叩天關。山路險羊腸。危巖吾前嘗。失脚身忽僵。倒墜自高岡。夢斷空悲傷。依然三尺牀。

兩手屢青負孤燈燭有光。嗟君瀟灑狂奔走名利場。素志毫不償。艱難獨備嘗。寒厨乏精糧。夢魂猶激昂。披筆賦詩章。語言亦克唐。廢人勿稱揚。恐增謫居殃。

三月盡示行藏

既展蟬塵絕俗塵。人間歲月爲誰頻。直須唱和詩千首。墨水猶餘一日春。

又詠力平和田生

孤樽久倒植生塵。空見東君促別頻。盡嘆青州一從事。教吾相對饒殘春。

三月盡對酒。以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句爲韻賦。雜詩排悶。蓋數刻之間。且飲且賦。或醉或醒。醒則多枯槁衰頹之音。醉則生邁往凌雲之氣。亦可供一笑也。

有足不出門。何用杖與屨。有目不接人。猶向風物寓。風物不我俱。在昔春已暮。飛花委幽蹊。遊絲遶新樹。嚼嚼百轉鶯。瀟瀟雙行鷺。悠哉萬物情。適我閑中趣。舉酒饒東君。君暫爲我駐。

江頭今相別。明年何處過

香雪謝庭樹。新霜上我頭。庭樹有再榮。我頭不可鬆。青年忽忽去。墨水滾滾流。乾坤真旅寓。身生一蜉蝣。須傾三盃酒。消磨萬古愁。興酣氣激昂。直欲衝斗牛。詩成筆縱橫。自驚走蚍蜉。借問朱門裏。亦有此樂不。

驅驅風前蝶。繽紛樹間蜂。或吸露華深。或餐花氣濃。不似窮措大。幽居背吟筇。身纏百結褐。口絕兼味供。男兒要有立。何間飯與糗。無材堪射虎。有跡似臥龍。數奇尙解飲。便合醉鄉封。青春今日盡。坐見夕陽春。

結髮志功名。胡塵期一掃。壯心空

踏失脚。幾回倒。四時如轉輪。青春看又老。野馬映槿籬。

光風覆塘草。斯夕杜門人。兀坐對蒼昊。客中食無魚。雨後寢多蚤。小詩遣幽悶。斗酒寬懷抱。群蛙似嘲吾。得意噪行潦。

一齒搖欲墮。雙眼未生花。雖苦決乾肉。猶可讀五車。芸窗苟努力。豈無分寸加。那知貧如洗。

典籍不易賒。欲就親朋借。亦畏俗論譁。北總長爲客。東湖既移家。

謝交口久默。送春手空叉。無端雙行淚。不啻惜物華。

講屑何所得。養成數寸鬚。肯比雲長美。猶堪誇塞儒。

世迂米鹽屢告乏。膏肉不入厨。猶傾墨水春。

忠歸家日。行李一物無。元是敗軍將。子思誇妻孥。

淺草墨水春。獨有東湖酌。豈無酌酒人。莫我愛酒若。我有一片氣。軒昂而磊落。九重戀宸闈。

萬里涉湖濱。非醉又非狂。就能醫斯疾。痛飲正淋漓。心胸始開拓。身屈數尺盧。坐跨楊州鶴。

宜乎李謫仙。生死屬杯杓。

開樽開覓句。噴水沈風池。陶泓新出浴。陳玄亦淋漓。耳熱微酣酒。首傾未定詩。詩成人亦醉。醉墨何參差。古寺疎鐘起。小窓斜陽移。冥冥江村暮。四顧使我悲。三春無限恨。須付未醉時。

右池字

聞後藤書五獄中計

平生未識面。早已知其心。忽聞獄中計。只有淚淋淋。

夢醒

歸步近來都不知。幽居默處殆周非。枕頭空記鄉邊夢。夜半苦吟愁裏詩。老鼠侮人燈滅後。新蟾窺戶雨晴時。呼僮笑問緣何事。晴昔殘樽可幾卮。

八月十二日夜月色太奇。與探生賦詩。得陰字。

九秋無事不傷心。況復離群遠斷金。還羨澄江一輪月。清光應照筑山陰。

又得明字

天色碧琉璃。無復片雲橫。但見飛鏡影。皎皎逼江城。蠅頭字可讀。不假離婁明。滿襟皆風露。何羨伯夷情。運命一大自。頻向銀漢傾。興來天地狹。飄然四體輕。幽囚未可侮。身在白玉京。

十五夜無月。十六十七又陰。十八初晴書感。

憶昨從駕在鄉年。蘇湖蕪湖泛樓船。樓船動處棹歌起。小艇來時樽酒傳。醉吟不肯三秋賞。

東

陪遊多是一時賢。玉笋掠去溪松韻。金管吹覺洞龍眠。回首壯遊渾如夢。孤枕淒涼墨水邊。杜門在苒春又秋。清賞會期三五天。寧知浮雲妬我興。不許蟾影入詩篇。浮雲散時月已虧。幽光半夜使人憐。月光盈虛有常數。浮雲合散亦自然。天意從來既如此。人事何由得萬全。飄樽猶足慰幽獨。巖巖亦堪當管絃。夜闌風冷月逾白。爽氣逼人欲欲仙。却是化工妙手段。付與玉兔七分圓。

將就枕。不勝清絕。又得小詩

冷露霑蟲蟲更悲。片雲磨月月逾奇。秋光夜色無人管。一段清愁侵敝帷。

八月十八日夜夢改詩厄利亞

絕海連橋十萬兵。雄心落落壓胡城。三更夢覺幽窓下。唯有秋聲似雨聲。

重陽

客袍風冷水雲鄉。秋色何堪歲又荒。佳節登臨非我事。猶含琥珀滿盃光。塵世何唯一笑難。重陽風物盡悲酸。幽囚久負黃花好。明鏡還驚白髮寒。口口影中孤鴈叫。暮鐘聲裡九秋闌。何人今夕高樓上。却作良辰美景看。

九月十三夜書感

七秩身生強半過。三秋感慨十分多。良辰夜色爲誰弄。孤客鬢邊空自皤。心事拋來唯麴蘖。

精

遠

湖

世途看取盡風波。何時歸去常陽宅。月下飛觴唱浩歌。

九月望弄月得城字

東山喜見玉蟾生。雲霧秋天萬里明。羸氏不知夜光趣。漫將一壁擬連城。

又用前韻書成

風塵無地容狂生。莫與寒村對月明。何術長江化美酒。淋漓百榼灌愁城。

魚鱗

魚鱗適吾口。匹似天下無。有魚便爲鱗。何必張翰鱸。聯翩盛磁孟。精彩映寒厨。不忍徒咀嚼。先傾白玉甕。枯腸澆清液。短箸拾明珠。一盃又一樽。神氣頓欲蘇。顧彼千金子。嗜好與我殊。移朝煮鼎肉。和以酒醴醕。調理甘且美。施施誇妻孥。彼哉爛熟物。不屬高陽徒。

至日

坐駭人間歲月催。幽囚再見一陽來。門牆鎖鑰雖嚴矣。詩酒優游亦樂哉。黛色鬱葱雪中栢。奇香馥郁梅邊梅。腐儒不解生生意。漫將虛無說地雷。

有感

至大至剛氣。由來塞天地。誰知方寸間。唯有一無塊。

聞恩命錄矢部驍州之後喜而不寢。賦七言古風八十韻。以代祭文。

憶昔南郭相逢時。一見如故川。膽披劇談未半日。易落巨燭見跋夜。忘歸聞說使君少年日。俠名早已都下馳。都下紀綱時不肅。博徒橫行盈街巷。巨魁潛託貴人第。官吏畏禍不敢治。使君新受追捕命。陰謀秘計應機施。迅雷誰能暇掩耳。狡賊就囚日紫紫。一朝擢爲界浦尹。父老歡欣待路岐。吁嗟令郎何太長。驍州之先子。亦嘗爲界浦尹。時。利目共恨發令。遲時有甲。驍州向隸角。從先子在任云。乙兄弟獄。積年不決至今茲。使君下與直推問。僚吏聞之竊相嗤。甲曰某父唯一子。鄉黨隣里所熟知。可惜被漢稱某弟。強顏巧辭欲貪貨。乙曰某母本娼妓。某係先人遺腹兒。親戚皆嫌所生賤。母子放逐久流離。甲乙固執共不屈。官廳幾年信且疑。使君明智既洞察。欲諭甲乙淚先垂。曰我不幸無昆弟。單身孤獨有誰裨。每見他人華萼盛。徒顧形影羨且悲。父子從來同一氣。兄弟自古比連枝。今汝甲乙豈匪人。罵弟譏兄事太奇。縱令博愛無及物。寧忍相逢不悵愧。愧我無德化汝輩。汝慎聽我唱歌詞。歌詞藹然聲悽愴。滿腔至誠感駭癡。甲乙叩頭稱兄弟。相抱悲歡泣前墀。使君聲名愈赫赫。旄戟遂向浪華移。浪華商賈多豪猾。風俗自有豐公遺。老吏平八尤沈鷗。觸強動不從指麾。使君撫御得其道。政蹟于今傳口碑。昊天不弔降災害。丙申丁酉歲。梓饑老者轉壑壯者去。空見飢鳥啄人屍。使君遂遷司農職。征旆未歸民相隨。當時爭施賑恤策。使君獨禁穀價漲。幾萬赤子漸蘇息。恰似篤疾遭良醫。誰知君歸未數

月平八構難驚王業，稱湯擬武跡。雖廷待時乘勢事頗危，天意既見災害熄。國威又聞兇賊夷，盛名之下難久處。閑處優游殆再弄，忽逢辛巳百廢興。貢公彈冠事不違，幡然起拜市尹命。滿城奸商悚然懷，巫祝焉得倡左道。俳優不許演淫戲，風化速於置郵命。都城百里敢不欺，無奈窮直世所忌。朱門先達多詭譎，人生孰能無細過。何堪吹毛求其疵，文網繁密無由逃。一片孤忠好訴誰，寧赴湘流葬魚腹。恥為楚囚老天涯，餓死終同亞夫憤。英魂漂泊去何之，第宅為墟妻孥散。九原何人送靈輜，時余方在東湖宅。聞之泣血空漣洏，蜀魂啼破三更夢。剪燭嘗裁哭君詩，嗚呼使君已徂矣。寧識余亦遭百罹，何啻一身濱萬死。忍聞邦君困疾，藜可以死可以無死，中心如噎髮成絲。飄樽無復故人與，簞食時見飢鼠窺。雪堂難營蘇子坡，菊花久負陶家籬。零丁困屢涉寒暑，正氣竊與文山期。衆謗奚殊沈舟羽，寸心誰憐向陽葵。陰陽消長自有數，日月未必無盈虧。區區禍福何足推，百年世事一奕棋。堪笑悠悠輕薄子，終身諾諾又唯唯。暗夜乞哀驕白日，金鞭銀鞍白馬騎。獨有奇偉個儒士，卓落不受利名。萬壑嗷風暮管葛業，慨然誓欲張四維。左支右吾志未遂，群小側目怒且營。假使妻妾成貝錦，何圖煮豆燒豆萁。天道是非果何如，坐使犬羊窺邊陲。一念及此腸欲裂，雙袖只見淚淋漓。忽聞特命錄君後，孤子新浴恩露滋。聞之欣然不能寐，此心豈出交情私。嗚呼君沒四周歲，猶記俊偉卓絕姿。不幸驟爾君勿怨，君名豈同草木萎。人間自有公議在，況復明時惠風

吹，頂知天定能勝人。後嗣日有福祿隨，廟堂更能推斯意。何患大厦難扶持，直須城社驅狐鼠。一舉挽回大運衰，又應滄溟戮鯨鯢。永保宗社磐石基，倘決壑蔽振士氣。囊中豈無穎脫錄，使君有知應冷笑。請客扼腕欲何為，一篇詞盡情未盡。危坐臨風薦斯厄。

和文天祥正氣歌有序

彪年八九歲，受文天祥正氣歌於先君子。先君子每誦之，引盃擊節，慷慨奮發，談說正氣之所以塞乎天地，必推本之於忠孝大節，然後止。距今三十餘年，凡古人詩文少時所誦，十忘七八。至於天祥歌，則歷歷諳記不遺一字。而先君子言容宛然猶在心目。彪性善病，去歲從公覲而來也，方患感冒，力疾上途。及公獲罪，彪亦就禁錮。風憲爾室，濕邪交侵，菲衣疏食，飢寒並至。其辛楚艱苦，常人所難堪，而宿衲頓瘡，體氣頗佳。睥睨宇宙，叨與古人相期者，蓋資於天祥歌為多。夫天祥值宋社之傾覆，身囚於胡虜，實臣子之至變。若彪被幽，則特一時之奇禍。其事與跡皆大不同，然古人有云：死生亦大矣。今彪之困阨既已若此，而人猶或不以憐於意，曰何不遂賜死。曰何不早日自裁。彪之所以出入於死生間，亦復若此。而頑乎不變，自信愈厚者，未始不與天祥同也。嗚呼！彪之生死固不足道，至於公之進退，則正氣之屈伸神州之污隆，繫焉豈特一時奇禍之云乎哉。天祥曰：浩然者天地之正氣也。余廣其說曰：正氣者道

義之所積也。孝之所發也。然彼所謂正氣者，秦漢唐宋變易不一。我所謂正氣者，亘萬世而不變者也。極天地而不易者也。因誦天祥歌，又和之以自歌。歌曰：

天地正大氣，粹然鍾神州。秀爲不二嶽，巍視聳千秋。注爲大瀛水，洋洋環八洲。發爲萬朶櫻，衆芳難與儔。凝爲百鍊鐵，銳利可斷莖。蓋臣皆熊羆，武夫盡好仇。神州誰君臨，萬古仰天皇。皇風洽六合，明德侔大陽。不世無污隆，正氣時放光。乃參大連議，侃侃排翟曇。乃助明主斷，傲傲焚伽藍。中郎嘗用之，宗社磐石安。清丸嘗用之，妖僧肝膽寒。忽揮龍口劍，虜使頭足分。忽起西海風，怒濤撼妖氛。志賀月明夜，陽爲鳳。葦巡芳野戰，酣日。又代帝子屯，或投鎌倉窟。憂憤正憤憤，或伴櫻井驛。遺訓何感勸，或狗天目山。幽囚不忘君，或守伏見城。一身當萬軍，承平二百歲。斯氣常獲伸，然當其鬱屈。生四十七人，乃知人雖亡，英靈未嘗泯。長在天地間，凜然叙彝倫。誰能扶持之，卓立東海濱。忠誠尊皇室，孝敬事天神。修文兼奮武，誓欲清胡塵。一朝天步艱，邦君身先淪。頑鈍不知機，罪戾及孤臣。孤臣困萬藹，君冤向誰陳。孤子遠墳墓，何以報先親。在苒二周星，獨有斯氣隨。嗟予雖萬死，豈忍與汝離。屈伸付天地，生死又何疑。生當雪君冤，復見張四維。死爲忠義鬼，極天護皇基。

對酒

讀書如飲酒，至味在會意。酒以養氣力，書以益神智。去彼糟與粕，淋漓掬其粹。一飲三百杯。

萬卷可驅使

丙午

早春臥病

顛柿困重險，間關請萬辛。迎春猶作客，臥病倍思親。鬢髮年年白，孤篔日日貧。此中何所得，稍異醉生人。

客臘有命，徙隣人忠介於他舍，令監察下吏更番居焉，禁錮益嚴。

既以吾生付彼蒼，蒼天底事若降殃。前身無是神農否，萬苦千辛日日嘗。

寒齋漫賦

余嘗命墨水調居曰寒齋

菜羹蔬食木綿袍，湖海元龍氣尚豪。落魄始諳炊玉苦，曲肱何換折腰勞。半蒿春水鷗眠穩，一碧江天鷺舞高。身在寒齋不知處，笑他平地起波濤。

春曉對酒排悶

三春不看花，只看小庭草。草色日青青，小庭不忍掃。對之綴蕪辭，亦足慰懷抱。何必開瓊筵，坐花吐麗藻。我愛馬子才，一醉歌浩浩。浩浩處困阨，既與世相忘。奈何明鏡裏，忽見白髮長。百年真一夢，古今代謝忙。形骸付枯朽。

志行要自強。請看關與趙。凋衰有遺芳。

芳草委幽徑。荆棘蔓道周。我心渺無際。何異不繫舟。小詩聊泄鬱。斗酒更忘憂。樂哉醉鄉裏。

日月何悠悠

悠悠春日遲。佳人晚拾翠。行行笑語譁。相携適其意。不似三尺廬。默坐只宜睡。尚遊藝苑中。

潛心掬精神

三月十八日早起將靈。適微風颯然。吹桃花一片墜於庭。二首

嗟汝何嫌歌舞筵。飄然獨伴講居邊。桃花有意應微笑。尖脚漫煩吾子憐。

春滿江村客若麻。孤囚自分負繁華。千紅萬紫東風面。識得幽庭一片花。

今朝余有感。而賦小詩二章。以示塚生。生直次韻見示。及哺時。獨酌微醉。稍入佳

境。又用前韻排悶

流離三歲背桑麻。鏡裏空驚兩鬢華。多謝秀才慰吾意。裁來詩句盡春葩。

蟻豨滿衣塵滿筵。銜盃讀史樂無邊。英雄千古皆吾友。不效靈均私自憐。

秋日小梅邸樓上

高樓臨水水連空。駭嶽常山指顧中。誰識疎籬半垂處。九秋風物老英雄。

墨水幽居復值秋。蓬窓依舊鎖羈愁。夜來吹吹紛如湧。知是門前月滿舟。

講居賞月

露下風凄清透膚。江天一色月輪孤。飽看配所三秋景。不問幽囚罪有無。

丁未

春日偶成

衙門茅舍竹籬斜。也是東湖居士家。却領人間閑日月。一瓢春酒醉梅花。

哭令非由正

余以甲辰之夏。同山正獲罪於幕府。鞠躬屏跡。四閱星霜。今茲丁未九月。聞由正

以病歿於禁錮之宅。愕然而驚。慘然而悲。因竊賦一詩哭之。

嗚。我山正而死乎。邦家不幸。可悲矣。剛腸難合奸臣意。卓識期排邪說誣。白日久歎雲霧暗。

素秋利見。煩蘭枯。英魂却脫幽囚厄。好以君冤訴帝都。

佐賀藩佐佐木永弼來遊常陸。使人徵余詩。且以近作見示。余謫居不得接見。賦

二絕句。次其韻以塞責。

雄藩意在育諸生。書劍飄然不限程。誰道此行愛泉石。北邊應察狡夷情。

男兒元愧效書生。跋涉雲山千里程。欲讀乾坤活歷史。須諳世態與人情。

戊申

爲佐久間生題田子浦書

山突兀兮水渺茫。不問可知田子鄉。芙蓉含笑踞松杪。下有故人泛小航。故人夙有山水癖。望嶽幾歲神魂揚。一朝決然辭塵土。同袍相伴向駿陽。石室餐雪寒徹骨。劍峯躡雲氣沾裳。直凌絕頂小天下。想像雄心萬里翔。一瞬飛下過天鏡。更遊斯鄉恣徜徉。三穗祠頭題名字。久龍山畔仰輝光。歸家餘興猶未盡。倩來丹青對書堂。嗟我弱冠苦羈絆。桑弧蓬矢志不償。刺見頑鈍獲罪戾。暗室默坐獨悵悵。生憎故人誇清興。漫遊詩篇斷我腸。我亦直乘白鶴去。翩翩翱翔天一方。玉女携我接帝坐。玉笛鳳笙樂未央。誰知造物憐我拙。暫伴夢魂使我狂。夢覺詩成披斯卷。山光水色空蒼蒼。

偶題

逸矣王文在斯。何須仲尼居東夷。屢觀宇宙千年事。唯有湊川一片碑。

秋夜偶成

枯樹風聲似雨聲。幽齋半夜夢頻驚。九秋詩稿知多少。半是三更枕上成。

次韻野口生重陽作

羨汝登高眺望長。遨遊何恨在他鄉。笑吾久屈蟬廬下。猶嗅東籬黃菊香。

題竹

風姿灑落勢凌空。特立尋常卉木中。別有此君相識在。半庭殘月一窓風。

無題

世路波瀾今古同。航船好入醉鄉中。一樽傾盡何襟豁。散髮飄然嘯晚風。

代簡淵國友伯用

萍巷與竹隈。食頃可來往。阻隔何迢迢。日夕勞夢想。誰圖巴人吟。誤落韻士掌。高和非一篇。篇篇見過獎。譬如叩瓦石。而聞金石響。諷誦實三嘆。起坐慨以慷。慨慷緣何事。欲言意先愴。吾觀天地心。恢恢容萬象。人間何局促。到處逢禁網。不問狷與狂。亡論少與長。僅涉憂世談。名姓既標榜。自非一鄉愿。誰能免朋黨。回瀾非無人。往往羅冤枉。縱有解紛才。無奈隔靴痒。一陽豈終消。正氣須培養。以聞朋黨義。近有吾兄廣。聞伯用有朋黨義之作故云定知筆如椽。丹心染忠。諫又想眼如炬。光焰飛萬丈。勿患官吏噴。應有神明鑒。幸不悛餘論。投贈代來訪。

余賦古風二十韻。酬伯用。尙有餘材。不忍棄去。又補綴以言志。

時維九秋。開雨晴。天色爽。幽蘭半凋。傷芳菊。尙可賞。良宵難往矣。玉兔故朗朗。追隨花月間。庶不愧俯仰。

無題二首

政刑如利器，生殺在掌中。群小握其柄，正人當其鋒。同朋多幽囚，君門故重重。鹿島師靈在，何不鑿森兇。

短褐度寒暑，釜飯屢絕糧。文繡非所願，不羨膏與梁。何時排雲霧，仰見孤月光。何日破樊籠，坐見群鶴翔。此志苟得達，一瓢隱醉鄉。

步國伯用代簡詩韻

曩者伯用有詩代簡見寄，日夕誦誦擊節不已，而白雪之什固不易和。且其詩頗用險韻，亦非能就所可企及。姑就它韻裁一篇以酬之。後數日，又誦伯用詩，不堪技撻，乃厚顏步韻再答伯用，真不免效顰之誚也。

日夕遠三徑，并木手自栽。荒園稀粟子，瘠地多芋魁。拮据雖病矣，未足煩靈臺。默處破屋下，慎避傍人猜。點滴澆我室，書牀欲生苔。衆蚊侵敝帷，空待素秋來。秋來怯衣冷，還望盛夏煖。漏甕沃焦釜，迂拙真堪哈。杜康不恕我，酒債動相催。子路屢慍見，飢腸時作雷。兒童爭藜藿，有如兩口虺。自嘲竹隈竹，不似梅巷梅。樗櫟難爲用，素非因大材。罪戾實自取，肯諉天作災。偶閱東漢史，黨錮何慘哉。從政噫斗筲，一無德量恢。靈國殲仁賢，散民欲聚財。爪牙皆豺狼，腹心盡奸回。慘慘白日暗，群陰凝不開。聖經束高閣，神典委塵埃。唯聞朱門富，貨賂積如堆。憶昔遊蓬瀛，誤爲群仙推。仙境不可測，欲進暫徘徊。玉女直挈我，行行□□□。感恩不揣分，欲竭

區區才，春夢恍一覺。依然伍與臺，神傷不可尋。眼中多嬰孩，如今玉女側。不知誰遊陪，雨漲不忍池。雲掩向岡陔，瞻望不可及。悽然使我哀，忍見塵寰裏。橋木雜死灰，又憶金蘭社。相携登崔嵬，明吟和風笛。鯨飲倒金罍，興酣飛彩筆。詩篇相雕鎚，踴躍舞罷後。頻見玉山頽，萍散知何處。處處臥草萊，伐木無消息。華門虛作堆，委質非瓦石。恐爲珠玉摧，又憶千里馬。奔蹏異鷲駟，當其展驥足。何曾待筆枚，久辱奴隸手。無復伯樂媒，九峻伏一櫪。三歲空虺虺，荏苒秋又晚。年豐熟新醅，不須效兒女。血淚欺玫瑰，好俟金縢啓。對酌緩頰頰，狂簡幸勿恠。成章任君裁。

已酉

元日書懷

新年風物似胚渾，椒酒傾來氣始溫。河水春波碧尚淺，鑿山臘雪白猶存。離群久矣違規切，讀史依然代晤言。誦客歡欣知底事，查堂膝下祝三元。
黃鳥嘒鳴呼友孺，索居晉亦值新年。衣衾典盡家如洗，辛楚嘗來氣尚全。萬古憂愁付盃棹，半生志業愧原泉。寄言梁苑如林士，月旦品評誰最先。

偶作

已思飢寒迫，何堪疾病凌。一身濱萬死，六歲伴孤燈。無奈胷中悶，有如盤上蠅。直須醉鄉遁，酒價勿相騰。

移居

風前何獨恠飛蓬，身迹飄搖西復東。愁裏鬢添數莖白，醒時顏失少年紅。狂愚自取丘山謗，迂腐曾無尺寸功。好是明朝勸菜圃，喜看積雨化長虹。

和青山季卿見酬，復用前韻

蕭然環堵席爲門，暴背堪當狐貉溫。春色惱人愁更切，酒家憐我債常存。觀戎未必無長策，虛已誰能納盡言。自笑閑窓醉後夢，颯風一夜應胡元。世態悠悠難變遷，煥然文雅應誰年。非無閩國群英在，誰似君家衆美全。筆勢蟠時騰墨采，思風發處漲言泉。本支共繼箕裘業，太上從來不辱先。

野梅

烟籠遠樹亂昏鴉，澗水涓涓初月斜。最是此兄幽絕境，林間的磔兩三花。

題函行書

一笠飄然忘此生，銀貓幸勿惹虛名。人間何物堪相愛，唯有芳山千樹櫻。

贈高橋敬卿

義氣從來驚鬼神，謝君報國不顧身。六年辛苦知多少，回得鮑陽三月春。

柚門歌贈高橋敬卿

幽棲負郭巷，寂無車馬喧。門左有柚樹，主人號柚門。長夏雨濛濛，奇香薰短垣。落英榮如霞，收拾伴飄樽。杪秋霜霽降，黃顰壓枝繁。梅酸和橘甘，也是助晚餐。君不見陽春三月東風溫，海棠桃李花幾番。綽約纒紛任人折，轉瞬無情作雪翻。又不見富貴第宅公侯園，珍卉異木滿目花，芳枝綠葉，葡萄熟，飽殺妃嬪與王孫。孰若柚樹綠蔭鬱，長伴松柏涉寒暄。豈啻華實含氣福，亦將扶幹代屏藩。恰如傑士有成稜，凜然不許兒女捫。宣哉柚門深愛此，日夕相對不相諶。借問柚門何如人，一片精忠性所根。隻手欲扶天步蹶，雙袖每見雙淚痕。崎嶇轉軻，奚足惟。愧窮便知道義尊，多少酸鼻好備嘗。此中自有至味存。

次韻青山季卿登筑波山作

蕩蕩二神開鴻濛，手運北斗張四維。凌來霞浦三又闊，築出筑山雙峯奇。靈秀雖讓不二嶽，東州諸山就得追。陰陽祠廟屹相對，天門咫尺不難階。大麓鷄鳴鴉未散，絕頂早已見紅曦。瀟山如子葦山孫，膝下侍立昂又低。高頃寶湖小於鑑，一帶帛川細如絲。憶昔少年意氣豪，奔騰自疑駕六螭。登臨始覺關左小，直披衣襟御會颺。寧爲超然高舉客，恥隨流俗學突梯。痛飲尙恨酒戶狹，高歌又嫌詩格卑。倏忽殆過三十載，雄心寂寞一何衰。謫居聽盡六年雨。

幽齋半夜枕空欹。寔然偶有親戚訪。携來故人兩卷詩。俊逸殆類眉山韻。瀟灑時見彭澤姿。
擊節幾回稱愉快。論罷寧知我心悲。吁嗟君材資文武。嶄然頭角所罕覩。晨揮劍槍夕讀書。
餘事也吐驚人語。嘗喜翔翔在翰林。何意階墮已失所。飄然還耽此泉石。遊到處吟咏舒愁緒。
囊中佳什既如茲。胸裡所蘊知幾許。乃知碧翁縱斯文。欲壓筑山倒霞浦。悠悠世途似狂瀾。
何惟中流失柁檣。謀食榮羹君加餐。風恣雨室君甘處。勸君速作扶綱常。不必苦吟傲李杜。
請看中院源一位。誓將孤忠支厦宇。當年遭蹤君所經。吟筇豈得不延佇。變輿空駐南山岑。
寶座滿目道路阻。懦夫觀望不敢援。關城日夕極辛楚。丹心染成正統篇。萬鈞筆力誰能舉。
英光于今耀汗青。餘憤猶繞寶湖漣。爲君欲寫千古懷。寒窓竹影日又晡。

庚戌

庚戌二月高敬卿見訪。甲辰五月自分手七年于茲。賦一絕贈一別。幾回臨九泉。誰知再會得良緣。斯心耿耿依然在。相賀不徒形骸全。

讀同志諸君環翠堂賞花詩次韻
聞說金蘭委酒同。離群爭得吐孤衷。尙期來歲櫻花節。環翠堂前吟晚風。

余既次韻諸君賞花作。餘興未盡乃就前韻賦七律一篇。以示環翠主人。連句斷

酒雨偏強尙如此聊博一笑

東湖顛例以湖東三尺蒿茅分隄窮。不有鶯花慰幽鬱。非無日月照孤忠。沈痾斷酒心猶壯。
長嘯題詩氣更雄。同友欲知儂近狀。蒼顏如鐵鬢如蓬。

庚戌仲春會澤士熊新加首服。余方屏居不能往賀。乃贈七言古風一篇以祝之。且以相勉。

藍澤本稱中臣族。遙遙出自天兒屋。明神功化被寰宇。本支蕃衍承其福。嗟子門戶中不振。
零丁轉柯投常陸。稍光不發幾多年。須知令德累世著。維子嚴君夙立志。從我先子講道義。
口行何啻一國望。卓識堪稱絕代器。而折會寒權臣威。詰問又壓狡夷智。彪也晚生何知焉。
亦嘗見閉記一二。憶昔余加首服辰。先子嚴君作主賓。戒余以棄余幼志。勉以余成德。淳爾
亦常從嚴君遊。磨鈍饒銳誓自振。踪跡合散雖不一。丹心共贊中興新。何圖一朝天步艱。火
澤爰象兼水山。苑委空在故丘上。龍泉漂淪困固圉。廟堂固執朋黨說。虛心孰能辨忠姦。措
紳不決和戰議。長策何由御夷蠻。忽遇明時雨露恩。釋然先解邦君冤。同志往往往脫幽厄。新
曆再見舊乾坤。喜子加冠屬吉月。雙親膝下開樂樽。禮畢見過蓬茅下。余雖不敏敢惜言。子
苟欲報父與君。餘力須講武兼文。文事本不在雕琢。武備應期拂胡氛。明神威靈赫赫在。念
應修德子宜勤。嚴君家訓懇懇切。日夕過庭子宜聞。若夫闡然媚世士。嚴君所恥余亦恥。寧

樂大道伴軍賦，勿過小徑拾青紫。區區暫要鄉曲譽，孰若長受天地祉。祝子話舊子莫訝，報國必自繼述始。

代簡寄紀藩遠藤某

兩郎本稱同母親，二人共許一心田。嗟君忠憤終成疾，愧我頑鈍殆殞身。伏臘誰憐千里志，杜門空越七年春。杞憂幾恤真無用，利見洋夷窺海濱。

光霽樓題松延年之願

光霽樓高眼界寬，憐君把酒倚欄干。日融郊野微風動，雲散海天孤月圓。窮巷幾年嘗困厄，卜居此地好盤桓。嗟君頑鈍猶屏跡，漫綴蕪辭修舊歡。

小寒後一日雨雪快口賦以示塾中諸生

漠漠愁雲凝不開，怒濤散作遠山雷。飛花忽舞嚴冬夕，白玉看埋綠竹隈。寒士誰憐僅免凍，雄心自訝未成灰。何時冒雪跨千鳥，東察迎邊賦快哉。

辛亥

早春偶成

天錫餘生付隱淪，閉中日月幾回新。春寒窮巷行人少，水漲小池家鷺馴。頑鈍何須論世務，

棲遲實是適吾真。曳筇時步荒園裏，短髮影斜烏角巾。

偶成

幽居久與世相乖，未免憂愁切我懷。四壁陰蟲五更雨，網羅萬感入書齋。

偶作

既愛杜康耽醉眠，又將翰墨送殘年。妻孥但見緣何事，酒筆悉皆償酒錢。

柴田民部見訪，民部者多珂郡木皿村人。其先享保元文間，以富豪聞於世。其後

家業大衰，而猶有田七十餘石。民部年三十餘，謹慎讀書，喜賦詩。余愛其爲人，席

上探韻賦五七律二篇以示之。

素對餘淫在，數口未憂貧。杯酒歡先合，談論情最真。立身由念祖，溫故要知新。奮勵須勤業，

從來德有隣。

又

八歲索居過客稱，覺然何者到柴扉。枯魚濁酒多幽味，破壁頽檐靜落暉。處世不能素貧賤，

讀書安得造精微。請看燦燦東籬菊，霜後奇香滿我衣。

寄峯岸詞生

百歲人間何所成，夢中死去醉中生。誰知東海漁鹽裏，講學粗通治亂情。

題寶藏院風水書像
繡素猶能效批蘇，南都槍法有誰傳。自古神州尚武俗，淵源實在天瓊矛。

松濤軒外池藻唱

松濤軒在大湖東，翠蓋相連十八公。分種盛多千里外，本支蒼鬱一園中。春暄白鶴鳴朝日，秋爽蒼龍吟曉風。欲報升平恩澤渥，歲寒慎勿失天衷。

壬子

元旦

紅日曛曛東海頭，氤氳佳氣遠皇州。今朝料得三旬後，春色徐徐入滿洲。皇朝順曆，閏在二月，滿清則置諸去年。

烟消日動向開嶺，水解風融礙水邊。遙憶二公相避處，謫然和氣滿瓊筵。
負郭蕭條綠竹隈，幽人亦復值春回。舉家先喜萱堂健，膝下團樂上壽盃。

答人

前身既不辨吾人，咬殺吾人侍後身。別有生生自然道，祖先孫子即天倫。
剛福狂愚天所賦，流離未忍沒吾真。如追閻熱銷奇骨，恐作尋常一樣人。

偶成

老大春非少小春，今春貧甚去冬貧。東君未必無恩賜，爛熳還添兩鬢銀。

立春前一日，同原田明永井正野口正永井貞諸子，痛飲賞雪。分韻

大雪終宵滴水聲，曉來天地共茫茫。米鹽堆積潤白屋，珠玉爛爛壓草堂。寒士一朝慕富貴，厥然直欲到醇鄉。急命杯杓會同友，樽前滿引與何長。文詩錚鏘金石響，擊節歌罷氣激昂。今日有成君知否，窮陰盡處即春陽。不用擲豆逐疫鬼，直須發砲毆豺狼。豺狼近年不知厭，四海北海任陸梁。履霜堅冰古訓在，廟堂豈可恃金湯。一念至此腸欲裂，淋漓又傾白玉觴。散髮飄然睨宇宙，遮莫人呼作癡狂。

夜坐感懷

宴安易耽時易失，屠諸忽如東流江。秋毫用明尚可察，百鈞用力不難扛。人生常苦不如意，世途艱險似步紅。途使忠憤慷慨士，頽然自放醉金缸。金缸日傾一斗酒，雄劍未斬十字杠。小庭春去惜落花，幽齋夜深對殘紅。無奈酒醒愁還切，愁殺腥風滿海邦。君不見天意做戒，元愆勸北越地，震西肥澤，又不見鳥海山邊五丈雪。陽春三月蔽天降，修攘不及閑暇日。內憂外患將相變，國是紛紛靡有定。恰似浩波不繫纜，狂生奮激果何益。嚶嚶謾慕葛與龐，中宵危坐睡不得，空聽松聲似急瀉。不才幸無名利絆，陋巷豈有車馬處。室而懸磬君休笑，沛

然正氣自滿，賸班超等視猶未投，碌碌依舊對書卷，浩歌一曲聲悲壯，胸裡憂憤相擊撞，何當神氣拂胡虜，黑龍江邊建牙幢。

士浦安藤士敬見訪，席上賦詩以贈之。

得忠字

筑山，鑿阪東，東海水浸空，吁嗟子與我，同生常陽中，子齒未滿壯，我殆頽白翁，老壯境雖異，應期一代推，用之坐廊廟，密勿亮天功，不用屈草茅，文章吐長虹，時運有泰否，遭遇亦不同，要須盡人事，而後聽天公，自強苟不息，神明誘其衷，臨別何所贈，至孝即精忠。

美作書生某見訪，席上賦以贈。

七年遊學豈尋常，到處艱難好備嘗，世態人情活歷史，山光水色真文章，長程雨霽衣襟爽，小苑秋闌橘柚香，把酒欲留千里客，閑窓竹影又斜陽。

有客持所謂書畫帖者，俾余揮灑，戲書以與之。

北窓日日曲肱眠，眼覺時題書畫編，誰料弄槍揮劍手，徒將翰墨送殘年。

南摩士張賦詩見示次韻。

漫將杯棧破愁城，志業半生毫不成，非有狂愚取罪戾，人間誰識東湖名。

觀赤穗義人遺墨。

偉哉四十七男兒，大義唯期天地知，志決風飄花落日，功成雪白月清時，數行遺墨留心書。

千古芳名爲世推，孟頫國當愧死，何如斯帖起人思。

仲冬初五燈下讀書，夜將半，塾中吟聲齊起，余側耳聽之，樂甚，惟恨中有北鄙殺伐之音，而不辨其誰也，詩以戲之。

迂腐何耐青群英，喜聽吟誦起三更，坐中縱有仲山勇，休作北方殺伐聲。

十一月十日，慈齋會君見訪，席上次韻過柳堤作。

餘臭十年猶與蕙，紛紛富貴一浮雲，曳筇試步仙湖上，山色如藍水有紋。

題書竹。

虛心直節高風韻，神木從來難作雙，最愛閑庭明月夜，參差清影到書窓。

久米霞岳集諸家書畫，裝潢爲帖，徵序於余，余適患頭風，不能構思，聊賦一詩，以塞責。

書以記名姓繪事，在寫真至其畫變態精妙，殆入神，微乎一小紙，或爲天下珍，愧余頑鈍，眞風流不屬身，筆硯久棄擲，唯與杯杓親，賢聖屢戒我，頭風動涉旬，有客示斯帖，愛看文采新，巧拙雖異撰，雲皆出等倫，掩甲又被乙，有如送迎賓，吁嗟人間世，碌碌泥紅塵，毀譽失其實，往往錯玉瑕，豈徒翰墨苑，鑿鑿乏其人。

壬子小重，永井生賦七絕三首見示，余因步其韻，合爲古風一篇，以酬之。

群陰凝結鎖愁城。志士幽人萬感生。十年國難未全解。滿頭華髮徒自驚。大運從來要挽回。一陽未必無良媒。君不見寒梅埋沒霜雪裏。一點能作百花魁。又不見紅影日日一線長。釀成三春好風光。男兒欲報天地德。斯心頃刻勿相忘。

題竹鏡先生七十壽詩卷

箕裘夙受刀圭業。遠近爭傳國手名。教子義方存古訓。愛君忠悃出精誠。七旬年齒耽風月。數畝林園適性情。我亦萱堂同甲子。斯詩獨祝先生。

癸丑

偶成

滔滔舉世事。遊嬉誰處至。安思至危。竊史空餘千古憤。指心誓絕一毫私。洞邊松樹蒼龍影。雪裏梅花白玉姿。此老偏強君勿罵。未將人事付天時。

其二

環海何唯患朔胡。八洲無地不浮圖。奈何天地無窮變。付與寒餐一病夫。

伯陽茅君見訪大醉數行。君將辭歸。余更舉一太白。併付黑字微一詩。君立賦古風一篇。且以赤字與余。余乃賦方寸赤以酬之。時興酣耳熱。以余鐵面。亦頗帶紅。

色云

癸丑上元後一夕。水府城頭雪三尺。日暮飢鳥叫寒林。南阡東陌絕人跡。誰識風流王子猷。裝笠訪來東湖宅。不須門前典盡。遺命樽直開文詩席。瓊葩倒芳野花詞。鋒森似八尋戟。韓柳從來不足期。況復子美與太白。回頭天地自茫茫。唯見吾輩方寸赤。方寸之赤誰養成。是箇一點日本塊。何時冒雪歸千島。神兵掃蕩東薩積。

對雪偶成

北風烈烈雪漫漫。漫漶推窓不厭寒。天漢傾來銀浪漲。庭堦埋去玉龍蟠。藍關嘗駐流人馬。朔漠空供孤客餐。爭似明時居處穩。繽紛佳景合杯看。

遊齊藤劍客遺壘城

舉世雷轟火攻。人間何物萬夫雄。壘城自有名刀在。磨勵須振衰弱風。

癸丑孟春野口君儀見訪。君儀嘗在原有陽塾。遊于我先子之門。距今實三十年。相逢談舊恍如隔世。而三十年間。面不相見。而神相通者。未必無之。詩中所謂湖海豪者。君儀既存之。余亦頗存之。劇飲之餘。口詩口口於席上。後之論世者。亦可以徵之矣。

卅歲相逢驚二毛。尚存湖海舊時豪。紅光入面春風暖。脫却木綿散縵袍。

百餘年前常陸之談富豪者必稱柴田民部而未聞其有以風流鳴者秀清者蓋其玄孫為人厚重溫和頗善詞章辛亥之秋見訪我茅廬一見如故賦詩與之今茲癸丑孟春又復見訪□□□□得豪字情見於詩

北海素封稱富豪當時未免浚民膏家門零落何須患自有風流氣韻高

二月念二季卿山兄見訪小酌探韻得微

十載幽居與世違嗟君冒雨叩柴扉回頭時事渾如夢屈指交遊半已非漫有新詩供笑粲愧無習學入精微銜歪笑指前池鷺飲啄自然忘世機

送安島思誠再權侍臣之江戶

君子與小人勢如水火反苟欲兩全之要在不相混隔以釜與甑彼此各安穩微乎數枚炭可炊一斗飯我公夙幾封十歲體節樞一朝奮圖治先欲正其本二三擢賢臣不道江湖遠虛心受薰陶應誠相見曉月明不忍池風和後樂苑陪遊風月間啓沃為誰懇我亦浴恩波棲遲養拙處欲餽香子行豈不吐誠惆釜甑妙用存慎勿使虧損

憶昨五十韻送原田環翠權侍臣之江戶

憶昨與子秉簡策日參政府共規畫微軀雖無涖埃益大義時時頗建白爾來世事稍變易合散幾回異踪跡子為市尹執三尺我侍君側朝又夕餘暇相逢傾太白樽前把臂稱莫逆

北顧時情豺狼但無衣歌罷脩子戟寧國雄藩蒙譴責丙午丁未極困厄明君隱淪音容隔親朋一時盡廢斥禁錮我作墨水客幽囚子屈中街宅憂心悵悵向誰懇數尺官舍腕幾掙日月方食勢驟劇一朝復舊光赫赫層水積雪渙然釋君臣共霑雨露澤同友再會詩酒席揚眉話舊笑言嗒乃期餘生甘閑適風露花月灑吟魄明時忽削黨人籍要路豈終廢選擇群賢彈冠就徵辭君子鳴鶴賦子役帛襦執袴換襜褕翼如趨進入宮掖勿謂便辟似巾幗薰陶從來在親炙我願君公則古昔令儀令德如圭璧輔翼宗室攘夷狄邊港長絕海外舶又願省耕臨阡陌不使赤子異肥瘠然後宗社保磐石忠孝美名垂竹帛行矣此別真可憐習時分手何足惜山花紅兮春風媚娟娟十八驛從今我復何嘖嘖角巾好逞烟霞癖

題周公旦書像

經天緯地大哉文豈啻當年輔翼勳六藝喚然千古在晚生余輩復何云

題莊周書

生無益於世胡蝶與周同周死欺千載不如無毒蟲

題虎

中武外具文豈與犬羊群一嘯生雄風真為山獸君

寧蝶先醒以墨河至見惠兩以七古一篇次韻奉酬

少小遊墨水邊，沉飲似酒中仙。青春素秋不相負，花照銀鞍月滿船。失脚乍墮利名藪，
越趨曠曠意惘然。濟物果非迂腐任，微功未立謗先傳。幽囚却投墨水上，不識人間歲月遷。
歸來高臥蓬茅下，偶見新歪憶舊年。更有新詩添感慨，清響不減伯牙絃。時維艷陽三月暮，
春光滿眼翠幃娟。新歪傾來耳稍熱，新詩歸來氣剛剛。偉哉歌仙千載後，都鳥復入故人篇。
欲搜枯腸廣佳句，吟魂遙逐墨水烟。

白牡丹

誰捧水晶承露盤，繁然和月對欄干。休將富貴汗清絕，茂叔唯知赤牡丹。

五日泛仙湖

十里平湖放小舟，鳶飛魚躍兩悠悠。寄言佳節高堂宴，也有我曹閑適不。
盡目道遙湖水淨，醉歌不許俗塵侵。自嘲詩酒扁舟底，慷慨猶存魏闕心。

蕪菜

湘女精英楚客靈，金莖玉液入唇馨。一從張翰誤評品，枉比人間鱸膾腥。

過待谷村

十載幽居不出門，青山綠水惱吟魂。一朝忽脫樊籠去，緩步經過待谷村。

湯岐客介

陰霖濼濼獨嘆悲，山樓六月冷侵肌。夙興先赴溫泉窟，欲及傍人未浴時。

偶成二首

溫泉補雨道，所以稱湯岐。落客多同病，附言似舊知。關中千里夢，塵外一枰棋。坐見人烟起，
家家又晚炊。

街歪慰幽鷗，高枕謝塵緣。醉後還貪飲，夢中猶愛眠。屈伸甘白屋，窮達付蒼天。坐咲營營者，
欲爲過眼烟。

湯岐道中

持杖訪村兒，童左手持短火，右手持尖籃，行刺小魚，所謂加尼加者。

山水蒼蒼日暮初，輕烟橫處晚鐘疎。溪頭須臾明漁火，知是村童刺小魚。
忽見翠微涵碧潭，回頭山杪夕陽含。漁翁笑語緣何事，入網年魚一二三。

飲於河原子津明神祠頭

眼界東窮亞墨洲，千尋絕壁是吾樓。世間富貴王侯樂，不換先生一日遊。

泉聲納涼

冽冽寒泉深樹下，炎天六月颯如秋。豈徒驅逐一時熱，洗盡乾坤萬古愁。

渡刀水

昨脫幽囚過此川，匆匆既在七年前。誰圖窮巷棲遲士，復立渡頭呼驛船。

謝川客舍送青山伯卿歸鄉
內憂外患一時難，慷慨相逢淚濕巾。誰計東湖病居士，他鄉却送故鄉人。

書感

墨夷辭去僅三旬，鄂虜又窺西海濱。鑄造船常事耳，與民致死果何人。

月祭祠兄賦詩見寄，次韻酬之

九秋剝盡又冬初，愁雲慘澹不舒。秀才忽投瓊瑤什，光采燦爛映幽居。君不見合衆狡夷來自東，大城吹尺腥海風。廟堂如擇鴛鴦議，豈無直言堪動容。杞憂未遑接文人，寸心鬱結何時伸。東湖近狀倘相聞，肝膽空張目空曠。

甲寅

寄川路敬齋

瀟瀟風姿落落骨，兒童尙識川司漢。苦心嘗斷姦臣獄，掉舌今當騙虜鋒。芳野春深香雪滿，難波秋爽月華濃。縱令幽夢追勝景，昭代慎勿從赤松。

席上和羽倉簡堂韻二首

鳳義如山重，身生似葉輕。行年四十九，幸未解蓬迎。

鏡裏空驚白髮新，海濱何日掃胡塵。如今自負君知否，酒戰場中第一人。

次韻簡田某元且作

自首何堪青帝來，依然舊業愧菲才。寸心猶契芙蓉綠，晴曉先登駿河臺。

槍

精爽如神氣似霜，朱精白柄丈餘長。何時酣戰黃沙上，百萬夷蠻付一槍。

遺聞

白髮蒼顏萬死餘，平生豪氣未全除。寶刀難染洋夷血，却憶常陽舊草廬。

虛喝示威中實懦，人間廉恥一毫無。布恬被理何須問，伎倆從來狼而狐。

遊東禪寺

百歲漫懷千古憂，厚顏猶與世沈浮。忙中未必無餘暇，海上禪林盡日遊。

閏七月望，同羽倉簡堂、藤森淳風、訪明山公子，席上賦呈得寶字

澄池抱林丘，布置因天造。閏月屬中元，秋景美且好。同友相提携，名園聊探討。何論貴賤殊，晤言憾不早。風月豁竹橫，詩酒寬懷抱。宴酣發浩歌，欲滌我心燥。胡塵接南溟，未見颯風掃。長鯨橫北邊，宋開一箭倒。白屋徒慨慷，無奈鬢髮老。嗟君齡方壯，愛賢篤信道。研精講武技，餘暇涉文藻。璞玉人未識，光輝要深葆。德風苟在身，豈有不偃草。英華發有時，奚必患枯槁。

先民嘗有言仁親以爲寶

秋日飲于勝臺山宅會壁間揭額春水所書陸放翁詩醉中次韻聊以排悶明朝必悔之也

虜船如鐵銳如椽東戰西爭誇萬全武士直須期必死文臣慎勿惜青錢請居會閣三千日恩赦空過一二年休笑老來狂態在樽前長醉即神仙

甲寅小春松岡兵庫助見訪席上賦以贈焉

自變蒼顏氣象雄懶誠頗有古人風敬神何管修先業尙武嘗期立大功寶劍未嘗洋虜首壯心狂屈鶴盧中從今好保千年壽長奉威稜護海東

仲冬

鬼神震怒動坤乾赤子流離屋宇顛却依仙人不死境猶稱穩與平平

乙卯

二月望金陵老兄見招彭適有故不得赴賦詩謝焉兼呈同盟諸君

兩節得新霽高會屬芳辰過眼渾春色滿堂皆偉人欲陪綺席末難拂仕途塵同友如栢問獨醒漫欠伸

春日康齋藤陰諸君冒雨見訪飲干不息小齋分杏花春色雨聲中七字賦詩得色

好雨如煙蘼春色花紅柳綠遍區域不知東君何如人隱然坐宣回天力愧吾頑鈍百無能

素囊叨浴明時德奔走風塵何所成在苒空驚老境逼退公聊偷半日閑芸窓小集弄翰墨

詞韻漸凋蕙思枯每逢詩戰屢辟易叱咤突圍投青州痛飲淋漓當糧食竹箸既供帷幄籌

附錄

詠古雜詩三十首

其一

陰陽生日月赫然六合明天神造化功蕩蕩豈得名劍鏡萬古耀皇統綿綿榮茫茫普天下孰不仰神京

其二

夢寐獲寶劍一舉平中原竄虜莫皇都禮祀謝神恩物部直殿內久米衛宮門敬神與奮武

貽誤垂後見

其三

舉國經綸志。遷都砥柱邊。敬神疾疫熄。黎庶樂豐年。乃命四道將。威靈震區宣。忽報海外貢。遠自任那傳。

其四

兵甲充神庫。瑞穗實屯倉。養我父與母。一意事天皇。皇綱賴以立。寶祚罔有疆。大道本簡易。不必說荒唐。

其五

偉哉小雄尊。報國不辭難。手提八尋矛。挂伐取其殘。熊蝦不敢抗。宸襟賴以安。請看艸薙劔。神光萬古寒。

其六

齊滅奉神教。萬里征韓時。大魚夾龍船。怒濤送皇師。一舉掃巢窟。何管鎮邊陲。國威一何熾。請看韓人池。

其七

風俗淳且美。率土仰至治。天皇不自足。海外徵吉師。舞倫雖固有。文物可以資。當年重國體。

新道未曾岐

其八

弟兄避天位。謂然禮讓淳。慈愛及庶庶。況復王畿民。三載除課役。四海服其仁。誰知聖帝德。淵源在魯論。

其九

森臣奉胡教。天闕致蕃神。中物世紹志。慷慨克自振。胡教果何益。綱常漸汨淪。蘇我禍可徵。噫予不忍言。

其十

天錫王明智。決來一大機。廓清無遺算。中興志不違。文章何煥煥。成功何巍巍。勿憾放猛虎。大統終有歸。

其十一

中宗中興運。輔翼賴內臣。欵結奉靴日。議密講經辰。一舉殲元惡。四海仰維新。遺像談峯上。功烈映千春。

其十二

妖僧窺神器。居然臨百官。壯哉清麻呂。孤忠挽頽瀾。赫赫神明統。不容邪氣奸。碩學顏何厚。

默默補乎看

其十三

寶龜延曆際國運方隆隆。遐邇浴恩澤夷蠻仰雄風。非材資文武安建將相功。宜乎千載下。傳誦田村公

其十四

外威擁幼主。太陽屢失光。誰圖家山裡。踏雪訪親王。親王賢且長。空唱白雲章。堪憐在中將。贏得風流名

其十五

大權歸藤氏。皇綱久不振。欲收攝關柄。拔擢翰林臣。妻妻身難處。漂淪西海濱。空有重陽篇。孤忠泣鬼神

其十六

文物年年新。威武日日沮。歌詞離淫風。公卿似婦女。劍佩既去身。不復知軍旅。勿恠武人驕。願儆國其所

其十七

德夫保平際。綱常殆汨淪。命姪誅叔父。激子戮其親。時不乏勇士。奚異猛狗狺。猛狗猶識主。

孰與當時人

其十八

暫將椒房親。更擬虎符權。空拒爭子諫。寧知壽永年。富貴一朝盡。驕暴千載傳。福原知何處。填溝水茫然

其十九

諸藤潮瀆衰。平氏亦不久。蛭島養姦雄。兵馬藉其手。爾來控御權。非復九重有。誰為霸府謀。老黠有江叟

其二十

九郎借兵機。奇勳蓋一世。能用雷霆威。更施雨露惠。勿道兄不兄。弟亦不甚弟。猶化毛人邦。于今稱其奇

其二十一

探題控西海。守護擁皇京。身屈五位下。手握百萬兵。三公徒尸位。將軍亦虛名。魯論未必信。陪臣九世榮

其二十二

斷然斬胡使。威稜中外宣。氈裘十餘萬。覆沒幾人還。朝廷憂慮切。霸府策亦全。天人元一氣。

烈風非偶然

其二十三

陪臣作威福。天皇憤蒙塵。元兇忽就戮。皇憲一朝振。悲夫中興業。寸進又尺退。遺恨按劍詔。千載泣仁人。

其二十四

我慕補夫子。謀略古今無。誓建回天業。感激忘其軀。廟堂常少算。乾坤忠義孤。空餘一片氣。瀟灑不可誣。

其二十五

元弘中興日。偷得第一功。賞賜非不優。銘鑿欲未充。東州幽皇子。南山棲六龍。可惜當年事。大抵陷術中。

其二十六

室町霸業衰。中原亂如麻。天地殺氣滿。山河戰場多。區區貪土壤。何由止干戈。休說甲與越。勝敗竟成何。

其二十七

皇宮土木就。神廟結構新。驕僧無膽類。妖夷心膽寒。自非雄傑姿。誰靖曠世難。霸圖雖厥矣。

既造優戈端

其二十八

穢面眼閃閃。叱咤捲風雲。雄心狹六合。絕海進萬軍。鷄林爲瓦解。餘威明國震。勿徒譏驕貪。餘威尙殷殷。

其二十九

大義翊皇室。偉略御群雄。參河如雲士。廉恥自成風。至德天人歸。四海屬大同。悠悠二百載。德輝照海東。

其三十

天欲振斯文。生我兩山君。彰考正史就。尊攘大義伸。亂賊以塞膺。隱然叙彝倫。英靈今尚在。愚臣復何陳。

無題四首

其一

環海千萬國。吞噓互作君。誰圖堯舜域。忽爲犬羊群。警戒須及時。天未喪斯文。苟使正氣奮。匹夫敵萬軍。

其二

空門三寶教久爲斯民憂。腐儒六經說非復。柯與丘道義苟溼晦。何以謹皇州。永懷不可寐。多夜何悠悠。

其三

願瞻又佇立。傷心則風飄。大道無人問。皇風何寥寥。金革庫中朽。鯨鯢海外驕。寧知壯士氣。夜夜摩九霄。

其四

瘦梅凌積雪。孤松傲嚴冬。男兒尚氣節。巨作桃李容。懷抱三千載。憂憤一萬重。又引杯中物。淋漓澆心胸。

東湖遺稿卷之五終

東湖遺稿卷之六

門人 塚田明善校

歌

梅

梓月春の心も梅か香に驚かされて回るなりけり

隣家梅

隔おく離も春はまはらなれみえ来る梅の香さへ漏へく

天保三年東藩文獻志編輯のことありける春のはしめつかたより病に引籠りてのみありける歌の中に

る歌の中に

梅が枝に匂はぬ雪をそれとみてつもらぬ花をしる人そなき

春やとき花や遅きも徒に世をうくひすのねをのみそなく

香燈遠懐

徒に身をば歎かし燈火のもゆる思を世にかゝけはや

天保四年江戸に在る頃殿より八景の詩歌めされけりとして水戸の史臣等の物しけるを或方

村松晴嵐太田落雁の二首みえす

青柳夜雨

打しめる袖にこそしれ青柳の絲より細き春夜の雨

水門歸帆

沖遠み颯とそ見し水鳥の筑波根さして歸る帆影を

山寺晚鐘

自覺のむれ行山の梢より鐘のねさそふ秋の夕風

巖船夕照

入目さす山のふもとは霧深み天の河原に浮ふ巖船

廣浦秋月

仰ても俯てもあかの詠めかな水の底まで澄る月影

仙湖暮雪

雪はるゝ四方のけしきの夕榮を池のかゝみにうつしてそみる

松

霜雪にいとゞ横をそへてこそ千歳かはらぬためしにもひけ

竹

うきふしは茂きものから一筋に直なる心たけくもあるかな

旭日映山といふことを

和田の原また現はれぬ朝日子の光直さす不二の白雪

天保四年むつき十日の日宰相の君東叡山にまうて給はせける御供につかうまつれりける

に廣小路のあたり人さには寄つとひて處せきはかりに見えわたりければ

暮はしき我君の名や暮ふらん花より先につとふ諸人

神道備考といへる書を編輯さすへうおほせことありて彪等あつかりつかうまつれりける

頭尋花といふことをよめる

春の野の霞はそことわかねとも香をしるへにや花を尋ねん

都鳥

隅田川此地を京とまかふらし鳥に言とふ人なかり是

物名よめる中に料久良

いつる目にかよふ色の匹なき久羅まの山もあきらけさまて

京なる川瀬秋穂の許へつかはしける文のはしに

櫻花いつかみよし野あらし山夢路かよふと人に告はや

掃頭花

ひとや花はなや人かとおやまたる櫻かさして歸るたをやめ

風にあやまたれてそのかみ御願に深ひよりしといふなる俄羅斯人の歸りてあらはせるな

りとして異邦の物學ひする人の此國の詞に改め物して道厄日本紀事と號けける書を見て

磯城島の直なる道を横かきの蟹は争てかふみもしるへき

海邊鶴

若の浦や沙手をまつのこなたなる渚に立てたつそ暗なる

深邊鶴

登るへき道は雪井にありながら鶴をさはに伸るあしたつ

題しらす

待人もなき山さとのこひしきは宮つかひする心なりけり

標此歌より類かえてまでの歌は天保五年の
標より十三四年に選れるまでのなり

みよしのに咲や櫻は敷島のやまとの國の光なるらん

山路花

鶯のねにさそはれてをちこちの山路の花を詠めつる哉

梓弓春山ふかく尋来てかへさむするゝ花の下蔭

連目賞花

春はたゝ花の木かけを住かにて我もよしのゝ山の山人

開笛といふことを

春風のふけはなるらし花の香の霞にもれてにはふ笛の音

題しらす

さらぬたにうき舟の身としら波のいたくも立てとあらし風

川瀬のりたかの身まかれるよしよつき秋忠の許よりつけおこせければ

なき人をしむ涙も空蟬の世にかうりてを落まさりける

心ちそこなひて侍りける頃山野邊義親のし許より鴨を恵みおこせりけるよろこひをま

をすとして文のはしに

うき草をはふくためなる水鳥は情もふかき池よりそ来し

したしうものしける人の俄に打たえければ霜月はかりつかはしける
霜寒み草も人めも枯ぬれと君をまつこそ猶残りけれ

氷

涙みえて月はもなかに砕くれと岸より氷る庭の池水

弘化元年五月五日の日中納言の君の御供につかうまつりて江戸にまう登り侍りしにあく
る目君は大將軍家よりかしこきおほせことかうふらせ給ひて俄に駒籠なりける館に引こ
もらせ給ひにけり彪も月田忠敏等とともひそまりをるへき命をかしこみて思ひつづけ
侍りける

明らけき君に匹へて徒に世をおもひ來し身をおほけなき

思ひ來し其あらまはは空しくて君をかきはに斬る世をうま

時鳥を聞て

天目をおほへる雲のさみたれに山ほととぎす鳴わたるらし

五月雨

池水のにこりの下にみかくれてあやめも分ぬ五月雨の頃

菅田令世ぬしを悼みて

いかにして君は過げんなきものとおもひし身さへ存ふる世に

ひそかに聞慰むる人々これかれあめり

吳竹のうきふし何を千及岐神に誓ひてまなほなる身に

秋の初めつきた

吹風にそよく稻葉を世の秋のなかつし初なりける

母君より植置し一村すき穂に出て招げと人はなとかへり來ぬと讀て給へりけるかへし

まゐらすとて

招きなは人もこそしれしのすきしのふ心は穂に出ぬとも

妹の益子の許より松かえかくす秋の夕霧杯よみて文のはしにかいつけておこせりけるか

へし

我をまつの言の葉さへにかくさねは何にうらみん秋の夕霧

月あかづりける夜

板底もりくる月を見つゝをれば軒はのをきに秋風ぞ吹

厭

かりかねもことしはわきてあはれなり故さと人にあふこゝちして

古書を寫しとるとて

朝なくうつしてそみる石上よるき書こそかみなりけれ

霜月末の六日の日駒籠の館におほせことありけるよし聞て

ぬは玉の夜は明けたれど鹿島海また晴やらぬ浪のうき霧

四十の春をむかへんとしける年の暮に

梓弓矢よりもはやき月日かな老てふ敷にいらんと思へは

弘化二年の春を迎へて

初老と人な笑ひそたれ籠て春の光もよそなる身を

母君の御許へすゝ菜の漬物をおくりまゐらすとて

是も亦わか菜のためし君か身を千代にといはふしるしとはみよ

同じ折子ともへむさかける鐘輪といへる物をつかはして

梓弓春の遊のたはふれも類な遠へそ物事の道

鹿島なる武御雷のそなたけき神のしわざを心してしか

雪いたう降れる日

ふみ分て君を見るへき道もかな塔ぬおもひのつもる白雪

今世ぬしの一周忌にあたりける日ありし世のしたしう物しけることゝもくりかへして

(これよりふるさととはまては弘化二年二月より四年の正月まで小梅なりける殿の下やか

たのうちに移されてありける程によみて出られたるなり)

歸るへき我は旅路にまよひつゝかへらぬ人をしのひつる哉

七月十五夜おもひ續けゝる

家の風になひく草木のあり敷もよむへかりけり文月の影

月のおもしろかりける夜はしに出で

蟲の音もうへきほへけり庭草の露を盡して宿る月影

仲秋無月

月も世をうらみやすらん今宵はと待にしかひもな秋の空

遠懐

上つ代の八千代の春の花を折て我たに道の菜してまし

元旦

世の中のをそらなる身もけふといへは又一年の春を迎へつ

弘化二年の暮

去年盆子の許より暮て行年のなこりも情まれす春立かへる君をまつ身はとよみておこせ
たりけるかへし

草枕旅寐に年をふる郷の春を現に見んよしもかな

早春

映初る梅のほすえをたよりにてまた春なれぬ鶯の啼

待花といふこころを

流れ行月日そおそき芳野川はやくも花を待そめしより

物のはしにかいつけたる

春ふかく鎖す庵に起よして花鶯をよそに聞かな

春日旅情といふこころを

夕まくれ故さとの空をなかひれば春も淋しき物にそありける

履

小山田にそよく稻葉を見てしまに天の月渡る初履の聲

水上月

隈もなくすみ田の川の渡守さをの雫も月となりけり

月前建懐

浮雲のつみえさりせは三年まで墨田河原の月をみましや
誰か又我をしのはん古の人なつかしき秋夜の月

罪許されしにはあらねと家に歸りてかしこみをるへうおほせことありければいつはか
り愛許打立なると文もて母君へ聞えあけつるついでに

たらちねを千代もとなけくかひありて我をまつ月の關や越なん

人のもとよりこたひのおほせことをよるこほひてよみておこせける歌の中に武蔵野の雪
も消はてしなとありければ

ふるさとは春ともしらし白雪のまたさえ残るをつくはの山

嘉永元年のしはすはかりやむことなきわたりによるこはせ給ふへきささしのやみえ侍
しにそのよし武田正生の許へひそやかに告しらすると梅の枝にそへて
此歌より降雨はまての歌は嘉永六年の夏
の頃まで水戸の竹隈の家にありける程にもみ出られたるなり

年の内に立歸り來ん春をしもまたて咲ける梅の一枝

春閑居といふこころを

打出て誰に語らん青柳のいとかなる春の心を

望の夜の月に匹へる扇ゆるす、しき風はみつるなりけり

秋天雨晴

雨をのみ寂しと何におもひけん晴ての、ちの秋の夕暮

八月十日餘り二日の夜月をみて

なか／＼に充たぬ月こそゆかしけれ虧てふことのありとおもへは

小梅の館に移され侍りし年の神無月ばかりになん大久保親賢か許よりおもひ遣る君のあ
たりは人とはてた、おとつれむ木枯の風とよみて吉成信貞か許まてつておこせにたるを
そのころほひ信貞も二度三度まで打續き罪かうふりて終には妻子にたにあひかたき身と
しなれりければ徒に物の底にうつもれてのみありしに二年の後彫家にかへり又三年はか
り立て信貞もかへりにければおのも／＼猶たれこめてはあれと人傳して親賢か歌をおこ
せりければ

木枯の音つれもなし隅田川深き情はくみてしりしか

隅田川深く沈みし言の葉を年ふる郷にみるそかなしき

とよみてやみなんとせしに猶あかぬころのありければ

常陸帯結ふ契もかしまなる神のみたまのふゆとこそしれ

思ふとも諸ともにみんよしもかな千里晴ぬる空の月影

前中納言の君に暮秋の歌よみて奉りし御かへしに武藏野にみるめ枯ぬるなとよみて賜は

せければおほけなくもはたおもひつゝける

むさし野に招く尾花は枯ぬとも風に草葉の靡かさらめや

降雨はめくみおかなん武藏野の枯野に草のもえ出るまで

浦夏月 是より下の歌とは罪
許されてのちのなり

菅底霜おく月の涼しさは夏の上そにやすまの浦人

谷某の桂の枝を恵みおこせりけるかへりことに

久方の桂の花をあるしにて今宵や月のまるとあしてまし

散文戀といふことを人のよませるけに

ふみかよふ谷の棧斷にけり我言の葉の上そに散ぬる

偽のころの花をたのむかな我言の葉のちるはおもはて

白髪をよめる

時わかす我黒髪におく霜は年のふるにやまかせたるらん

嘉永六年仰ことによりて海防のこといそしむつかうまつれりける頃 これより下の歌ともは江戸にありてよみ出されたりな

かきくらすあめりか人に天日のかやく邦の手ふりみせはや

槍

八千矛の一筋ことにこたくの夷の首貫てまし

笠

村雨は定めなければ大空のくもらぬ日にも笠なわすれそ

寄海遠懐といへるを人のみせければとりもあへす

神風のいせの海邊に夷らをあら漕たし打沈めはや

南朝の人物をよみけるに

巖房卿

雲水に身こそまかすれむらさきの心は残る九重の空

文貞公

志賀の浦や有明の月の影よりもわかき心を世に残りける

北島准后

暮はしな天日嗣の繼々にしるして絶ぬ水くきの跡

新田左中將

巖清水濁る流をせき分て南に落る音のさやけさ

楠公

淡川みを捨てこそ楠のかくはしき名も世に流れけれ

小楠公

なき数にいるそかなしき芳野山花の嵐に心のこして

村上義光

死山の山こゆるも嬉し天照す神の遠裔の皇子となのりて

菊池寂阿

神としる唯一筋に真心をつくし男か思ひいる箭は

名和長年

君か名も雲井に高し伯耆なる船上山のあらんかきりは

結城入道

我靈にかたきの頭手向よとをたけひしけんあはれますらを

安政二年四月十六日鹿島郡なる磯濱といへる所に恠しげなる船の陸近う碇おろしぬるよし所の長よりはや馬打て告来れり船のしるし白さと紅と布を相ましへたる旗のよしいへは是なん亞米利加てふ國の船とはしられるいぬる嘉永六年の夏相模の浦賀の港に來りておほけなくも大將軍家へ禮なき文とも捧げ奉りしもすなはちこの夷なりしかかくは心の儘に此國までも浮ひ來ることゝはなりぬ
鹿島海怒りて立ん浪もかな人はうつさのいさよひの空

述懐

玉津のみちのく超て見まほしき

蝦夷か千島の雪のあけほの

長歌

小梅にありける年のふん月はかり益子の許より蘭の花に歌へておこせければこなたよりもかくなむ

かそふれははや二年の草枕旅の舍りの秋風もや、聞馴て鷗とふ澄田の川の河つらにふけ渡りぬる久方の月の光を盃にうけて酌つゝ敷島のやまのことも海原のよそなる國のいにしへもおもひわたせは人の身になしきことも世の中にうれたきふしも八百日行濱の眞砂の敷さはにかそへも盡しあま

のかるうきめの中につるき太刀身は沈むとも君の爲我はいとはし國のため人な歎きを故郷のあれのみまさる蓬生に時しわすれす咲にはふ花の心もかくこそあるらめ

反歌

見せはやな心の隈も月かけもすみ田河原の秋の夕榮

長岡是容か肥のしりの國へ歸りてのち消息の末にいつかまた別れし人にあふ坂の關のひ

かしの空もなつかしとよみておこせたりければ返しつかはすとて歌のもしを句の頭毎に

おきてよめる

いつしかと月日沙りしかひありてまぢみし日より旅ころも別るゝまてにかたらひしれいの心をしるからにひかしの國に間よかし西の國にてあはましのふかき契もさゝら波かゝらんためを野も山も關の月さゝぬ君か代の後の代までも日本の神の手ふりをしきひろめ法の道なる空言に埒をめぐらし本末の中つ教をつたへつゝかたみに行ん敷島の道

反歌

あかなくに別れにしかは我心相坂の關を越ぬ日はなし

西東身は隔たれとみよのためおもふ心の二つやはある

梓弓矢たけこゝろをふりおこし引かへさなん磯城島の道

くれ竹のよ、久にひろくつたへんとまではさらなり鳥津鳥うからやからのむすれ形みとさへおほしもおかれさうし我東湖先生の歌はやひと歌もさうしめく物にしるしおかれしなとはなくて或は惟しけなる反古のはしに等すさみおかれたるあるはす、けたる扇の面に残りともまれるあるは教子らの耳の底よりうかちいたせるあるは人のかりおくられし文のおくにまき收めてありしなどいとおほつかなきくま、くより世繼健ぬしらの月に年に拾ひいそしみてかくひとまきとはせられたるなればこゝにもれたらん歌も猶世に多かりぬへしかの八景の歌なともとはかならず歌をたらしおかれつらんとおもはるゝに今はもとめうへきたつきたになし將ひとつ歌の是に残れるとかれにとまれるとは心詞のいさゝか遠へるなともみえて孰れか後のとも考へさせた難きはみなそのやすらかなる方にのみ従ひぬかにもかくにも先生の物ともおほさてかいやり給ひしをかしのみのひるひあつひるしわさなれば山の井のあかぬ方のみいとおほかめるを見もとかん人にいひとかなとて其よしかくはかいしるしおくになじ

明治十年といふとしの十二月廿三日の日

原 田 明 善

東湖遺稿卷六 終

くれ竹のよゝ久にひろくつたへんとまではさらなり鳥津鳥うからやからのわすれ形みとさへおほしもおかれさりし我東湖先生の歌はやひと歌もさうしめく物にしるしおかれしなとはなくて或は惟しけなる反古のはしに筆すさみおかれたるあるはすゝけたる扇の面に残りともまれるあるは教子らの耳の底よりうかちいたせるあるは人のかりおくられし文のおくにまき收めてありしなといとおほつかなきくまゝより世継健ぬしらの月に年に拾ひいそしみてかくひとまきとはせられたるなればこゝにもれたらん數も猶世に多かりぬへしかの八景の歌なともとはかならず數をたらしおかれつらんとおもはるゝに今はもとめうへきたつきたになし將ひとつ歌の是に残れるとかれにとゞまれるとは心詞のいさゝか違へるなともみえて孰れか後のとも考へさため難きはみなそのやすらかなる方にのみ従ひぬかにもかくにも先生の物とおほさてかいやり給ひしをかしのみひろひあつむるしわさなれば山の井のあかぬ方のみいとおほかめるを見もとかん人にいひとかんとて其よしかくはかいしるしおくになむ

明治十年といふとしの十二月廿三日の日

原 田 明 善

東湖遺稿卷六 終

東湖詩文拾遺

東湖詩文拾遺目次

書

與宮本仲笏書 四三五
 與某書 二篇 四三六
 答青山季卿書 四三七

論

咸洪論 四三八
 陳霸先論上 四三九
 同 下 四四一

序

歌集序 四四二

記

墓所集叙 四四四

武田氏家譜序 四四五

三字史序 四四七

不思齋記 四四八

觀和蘭人記 四五〇

保呂記 四五一

有賀氏賜戎器記 四五一

盆梅記 四五二

小川氏寶刀記 四五三

惡路王背轎記 四五四

聖像記事 四五五

加藩織嗣始末 四五五

短刀犬和魂記事 四六一

紀行

碑碣

扇島紀行 四六二

會澤婦人根本氏墓碣 四六八

查介坂場君墓碑銘 四六九

先妣岡見氏墓表代撰 四七〇

友太郎石川生墓表 四七一

先妣神永氏墓表代撰 四七二

松亭鈴木先生墓表 四七二

麟碩石川君暨配婦人大貫氏墓碑代撰 四七四

立磨皆吉處士之墓銘 四七五

行狀

先考次郎左衛門藤田君行狀

四七五

文

弔楠公文

四八二

題跋

航湖紀勝跋

四八三

書景山公戲墨後

四八四

書清々歌書幅背

四八四

書拜賜扶桑拾葉集書函箋

四八四

書先人道墨後

四八五

書福井侯藏幅海賦寫本後代作

四八五

書正氣歌前幅後

四八五

書長崎奉行伊澤氏書牘後

四八七

書景山公和歌後

四八八

書遠懷三決死矣詩幅後

四八九

書稽古徵今書幅後

四八九

書栗田忠太郎墓誌銘後

四八九

書小池一貫翁古詩後

四八九

書弘道館記寫本後

四九〇

華山墨畫跋

四九一

書習字本後

四九一

題玉龍老人書後

四九一

題書畫帖

四九二

書弘道館記後

四九二

書弘道館記自書後

四九三

書勉學首尾吟後

四九三

書丹君請鑄大銃劄子後

四九三

書正氣歌後幅後

四九四

書養生訓讀書後

四九五

雜

書林子平尺牘後 四九五

四戰紀開跋評 四九五

無念流壁書跋 四九六

幽谷遺稿輯錄大意 四九六

蒼陽雜記短評 二篇 四九七

原田環翠書像贊 四九九

名濟說 四九九

滿清聚飲 四九九

日食 五〇〇

月食 五〇一

思辨錄 五〇一

單經堂集 五〇一

靜坐 五〇二

詩

以畜產罵人 五〇二

慶長妻 五〇三

揚人之長反顯其短 五〇四

讀陳書 五〇四

通藝錄 五〇四

字雲巢文稿 五〇五

金忠節公集 五〇五

程伊川易傳宋刻本 五〇六

宋刻國語異同 五〇六

高麗本論語集解 五〇七

逸題 五〇九

棋局銘 五一一

詩 五二二

東湖詩文拾遺

○書

與宮本仲笏書

不相見久矣，曷勝契濶。彪羈絆塵事，不能跋涉山水者，幾年於茲。何圖昨日黎明，輕裝出郊，日暮解纜，鉅田風伯有靈，布帆如飛，直抵北隴，與足下之居，僅隔一衣帶水，豈不奇哉！想吾兄讀而至此，則且喜且恠也。彪之來，非他，去月念六，春蒐既畢，日暮從君公至大城，戍牌歸宅，將入門，馬驚而人立，乍墮而傷右趾，當時不甚病，乃脫甲箕踞，頻舉太白，以醫終日之勞。頗想像古人凱旋之快，翌日將起，腫大倍常，筋骨極痛，不能復步，匍匐如廁，俟人而起，臥者熊伯繼墜馬傷足，脫然避世，顯名於後世，彪夙慕伯繼之為人，而既不能希其事業，又不能追其高潔之餘風，獨反學其墜馬傷足之一事，所謂效顰者，真是豈不極愚哉！吾兄讀而重，此則且驚且憂也。彪之在家，呼衆醫而示之，一見皆曰：不足慮矣，問其快復之候，則大率期以一月，若二月，而彪本月中旬，將有江戶之行，乃決意微行，抵所謂十三枚，投高安源真。

源真診察移時，徐曰：斯症頗可愛也。問其平瘥之候，則曰：不出七日矣。彪於是乎，蓋免為廢人矣。夫毀傷身體，則謂成所存，彪之罪亡論已。然而馬驚而墮，而傷之，而求治，固理之常。吾兄幸勿推焉。今也幸獲醫治其人，平瘥復常，則庶幾可以免不孝之罪。吾兄又幸勿愛焉。萬一不幸，湯藥無驗，膝行不能復列武辨，則脫然避世，著書立言，以竊與伯繼子期於百歲之上，豈不一大幸哉。吾兄又復何嘲焉。想吾兄讀而至此，不怒則罵也。旅中偃蹇一室，足既不能出一步，加之舉念悉同病，無一完手足，相視而酸鼻，無聊尤甚。因呼紙筆而裁斯書，且以自慰。足下教授餘暇，一呼梓孤舟，一夕晤言，獲以慰多年之契濶，則雖百受足下之嘲罵，亦所甘心也。時維春寒料峭，千萬自重，不宜三月朔。

與某書

彪啓：寒威栗烈，伏想吾兄眠食何如。頃者見訪，晤言移晷，頗慰契濶。但憾銜髻，辱不足供。吾兄激飲耳。時約以十七日至貴舍，且作擬應詔求直言疏一篇，退而竊念，應詔疏固非幽。轉如彪者所堪，假使彪才學優為之，彪所不敢以故不果。其說頗長，將以十七日面陳其由。而十七日方有公事，不得出邸門，是以屬毛楮，以言之。

同

彪啓：往者因梅田生所口口足略布區々，即辱答書，且見惠以足下所手刻岳武穆集一部。

尋復辱來示，具述兩邊異聞，日欲裁謝，而公私紛冗，稽緩至今。自禮俗而視之，則彪之慢亦甚。想足下既以彪待彪，則蓋不必深咎彪也。頃日秋涼，不審體况何如。岳集反覆數過，不覺使人奮然興起，深謝足下之賜。後夷情實亦粗聞之。因來示正始獲詳悉，偏示之同志諸友，咸慨然大息，或切齒不已，而要之，皆白屋寒素之士。至於席堂之事，固莫奈之何。則與彼婆婦杞人之憂奚異，真可慨也。凡天下之勢，彼軒此枉，自古而然。奇傑之士，不見於上，則生於下。正大之氣，屈於外，則伸於後。適以足下之才，徒逍遙江湖，優游田園，漠不為世用，固時勢之所使然。而武穆正大之氣，雄絕之文，殆溼晦埋藏，世不可見者。一旦藉足下發其英光，以暗資異日膺德之用，豈不亦偉哉。此間同志之士，欲得其集者，往々有之。若更以十數部見附，則幸甚。燈下布字，草々不宣。

答青山季卿書

忽辱華翰，兼惠高什，僕天地一粟人，而季卿辭意懇々，推獎具至，無乃失於汎愛乎。往載僕欲贈詩，而不果者，無佗，耻稱而不能為々，而不能遂也。今讀來示，及先君子之事，深見孝子之誠。然先君子既及見季卿之奉檄，則季卿所以承歡養志者，無復遺憾。惡用碌々僕輩稱揚為哉。蒲山云々，因來示始詳其曲折。嗚呼，逆旅雖微，未始隨世態變遷也。前日次韻，不押曠字，請開周當，蓋當時荆表分規，嗚々喧耳，致此函，特不知所謝謹填大驚。雞鳴鴉未散。

絕頂早已見紅腫之二句，但恐不免畫蛇足之謂，伏煩慈斤所惠高什，誦讀數四，可謂愈叩愈無窮矣。僕詩材既盡，強和之，則必觸忌諱，以故不復。別幅三律，聊酬芳意，馮婦伎倆，蓋止於此，亦可憫笑也。夜來微雪，春寒料峭，千萬為斯文自重。二月五日彪再拜。

又啓罪人深慎形迹，所以前詩不署名。今者敢裁牘署名，亦情義不可以已者。季卿幸勿示諸他人。

○論

臧洪論

宗社傾覆，君主蒙塵，此誠一世之大變也。而姦臣賊子，常因之而起，以成自立之計。而忠義慷慨之士，切齒扼腕，誓不與賊俱生。此二人者，勢必不兩立也。夫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則忠義慷慨之士，亦豈惡生而欲死哉？而寧因厄流離夷滅死亡，而不悔者，固天理之途，不可以闕大義之不可以泯滅也。余每讀史至臧洪之事，未嘗不為之累歎而切悲焉。洪初為張超所聘，既而為袁紹所署，復曹操之攻超也，洪聞之，徒跣號泣，欲往救之。請兵於紹，不許。超遂族滅。洪由是怨紹，不與通。紹起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使洪邑人陳琳與書，以禍福說之。洪不從。紹增兵攻之，城陷被執，遂不屈而死。當是之時，豪傑並起，跨州連郡，外

託公義，內以濟其私者，比比皆是。其為國殉義，守節不變，若洪者，豈易得哉？而後之論者，或不知洪之心，妄謂洪不負舊恩，以救超則善矣。然紹亦知己親友，不當與之為怨讎。為洪計者，可奔他國，以來救援。若謀力未展，則宜徐更觀釁，致死於超，何必守窮城而無變通，以致死亡。此誠腐儒之論，何其不知大體之甚也。嗚呼！洪豈特為超而死者乎哉？苟為超而死，則殺超者，實而是之，不問與紹為怨讎，不亦戾乎？且其答琳則曰：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臧洪受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其責袁紹則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恨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也。其忠肝義膽，愛君愛國之念，溢而見於言語文學者，足以知洪之心也。蓋洪以義而紹以利，洪心在漢室，而紹意在自立，則洪之欲絕紹者，非一日也。假令紹救超，洪決遂不為超用也。洪之在圍中也，糧穀既盡，外無強救，至殺妾以食，方是時，洪之所恃，惟天與義耳。天若祐漢，必尙將有事之可為者，不幸而成，唯有一死而已。嗚呼！其所以存天理，伏大義，向之所謂忠義慷慨之士，切齒扼腕，誓不與賊俱生者，非耶？洪既忠於國矣，亦豈忽故舊之急乎？而人特多其不忘舊恩，而不知其有大節，知為張氏之忠臣，而不知為漢室之忠臣，豈可乎哉？作臧洪論，藤田彪草稿。

陳霸先論上

陳霸先乘蕭氏之末造，數年間致身台輔，竟移其鼎而代之，何其興之速也。而國祚不永，易主凡五，卜年僅三十餘，亦何其亡之速也。余謂霸先之於梁，始於忠義，終於篡弒，既已篡之，不知反其政，又不思圖國本，則其興之速者固其幸，而亡之速者亦非不幸也。何以言之？李贄之叛，梁主命霸先討之，時實運結豪傑，勢頗猖獗，梁軍士憚遠役，而宗室蕭勃以計沮之，霸先獨奮不顧生死，從事遂奏功於南方，可不謂忠乎？侯景之陷臺，梁主蒙塵，公卿風靡，勃又勸霸先以觀望，及其不可，遂令人退義軍，霸先慨然仗義討賊，以雪國家之耻，可不謂義乎？然則其進升台輔者，雖曰乘時運，未始不由其忠義功烈也。至於一旦威權益重，遂行藉操之事，則其為忠為義，泯然何在？未知其罪與侯景何如耳。譬諸殺人，或以兵刃，或以鴆毒，以及者罰不旋踵，而以毒者或僥倖偷生，景推刃者也，霸先薦毒者也，霸先能討景，而世無討霸先者，余故曰其興者幸也。霸先在位，遂不立嗣，當時其子昌出在敵國，霸先蓋有待焉。及一旦瞑目，姪倩入立，而昌遂遇害，霸先何無見於此也？史稱霸先臨終遺言立倩，此寡婦及宰執等歸美於霸先之策，不足深信。當時事情往往見於章氏及侯安都等傳者，可以徵矣。為霸先計者，宜早冊倩為儲貳，以約及昌，告諸宗廟，誓諸大臣，使天下明知正統之所寓，苟如此則倩之立，恩歸霸先，乃乃之子，或可保全。若其跡猶豫曖昧，則定策之功獨歸大臣，而父子之情不能無可得而問，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今霸先生也不立儲貳，死也不為

後嗣，假使此遺言如史所紀，未聞記之腹心大臣，安在於其所謂遺詔，不亦惑乎？抑倩豈不知父之意屬昌乎？而執統未數月，遽立其子為嗣，及昌歸陽，優其封爵，陰遣人害之，殘忍賊恩，自以為得計，時不知身死之後，其弟頊所為，悉出於已故智也。頊既廢姪自立，而不知教子沈溺逸樂，遂致滅亡，雖其間互有得失，未始不由繼嗣失序，國統屢動之禍也。余故曰陳之亡，非其不幸也，向者使霸先避威權，辭名器，竭力於蕭氏，則梁豈不難興，而陳氏之功烈萬世不朽，及其代梁，遽立儲貳，以固本，反梁之政，以振蕭紀綱，則以揚庶口，豈謂滅之於一時之中哉？然此特自後世而論之耳，霸先豈足語之哉。

陳霸先論下

霸先之不豫立倩，則失矣。然昌之於倩，親為從弟，義屬連枝，侯安都之於陳，既有開國之勳，又建定冊之功，而倩皆忍殺之，則霸先雖豫為後圖，倩豈能守之，而不淪耶？曰不然，霸先欲以區々之術，數為身後之計，則不能必倩善守約，誠使其推赤心布公道，以扶植天常民彝，則豈曾倩善守約，余有知其足以開數百年之基矣。自古聖賢之主，創業垂統，為可繼，其後嗣或愚庸暗弱，或暴戾恣睢，而猶能不墜其社稷者，獨非以祖宗德澤，固結於民心，而風俗紀綱有所維持歟？魏晉以降，風俗頹敗，紀綱陵夷，至於梁衰弊極矣，無他，老佛之教，盡惑人心，天常民彝，殆泯滅無餘也。所謂六朝者，由是不振，此則非霸先等所以赤手取天下耶？為霸

先計者宜反梁之政，斥虛無寂滅之教，崇正大光明之道，以一新其紀綱風俗。紀綱張則民不敢慢長上，風俗化則民不忍背君父。苟如此，則情雖欲殘骨肉，以狗已欲孰敢與焉。昔者漢祖劉季，欲廢嗣子，其臣張良引商山四皓從嗣子游，季視之以為羽翼，既成，事遂不果。夫入莫不有良心，而或為私欲所蔽，方私欲方熾，則至漸導其良心，則不可口舌爭，則可使悔悟於尋常舉動之間也。故良心漸復，則商山老人猶足以固國本，况自嗣子保傳，以至左右侍從之臣，謁然見忠愛之情，確乎存不可奪之節，則雖有暴戾恣睢之君，豈得輒易儲貳耶。夫振紀綱，正風俗，在敘彝倫，敘彝倫在崇文學，霸先不能慮此，所謂捨身於浮屠，及大設法會者，史不絕筆。至於右文崇學之徒，則寥寥，但備有置西省學士，兼以技術者預焉。一事而已。嗚呼！霸先既以詐術得天下，不能用儒術，則已。苟欲用之，乃使其與巫醫百工同伍，其無識如此，猶何望其反梁政哉。曰：霸先不用儒術，而能得天下，叔寶親近文雅，而遂不免滅亡，何也。曰：叔寶所親，若宰臣江總之徒，日夜游宴，諷誦當時謂之狎客，此俳優而識字者耳。蓋霸先以文學比醫卜，故不能致至治之隆。叔寶以詩賦代鄭聲，宜乎其亡滅而不悟，可不戒哉。

右三篇宋完稿本，當它日討論削正。

總傳後主之世，地與權宰不持世務，但日夜與後主游宴後庭，共陳眩孔範王援等十餘

人當時謂之狎客。

○序

歌集序

皇朝之有歌，猶西土之有詩，可以觀人情，可以資風教。而至於其弊，則淫靡柔弱，亦猶夫詩客騷人，浸淫虛文，以曠有為之歲月，不啻無補於事，其不傷風害俗者，幾希，不可戒哉。昔者太田資持，以壯武名，嘗出獵，會天驟雨，入民舍假蓑衣，有一女折山吹花贈焉。資持曰：吾不乞花也，慍而歸。人或謂曰：古歌有云，爛熳山吹花，惜無一實結，實箋訓讀相通，豈非諷其無義耶。資持慍愧，志於歌，亦遂以風流稱。後從軍至刀水，時夜暗不辨淺深，資持曰：吾聞深淵不動，淺水起波，宜跡波聲而濟。又嘗夜至海濱，乘患潮漲，資持聞海鳥鳴曰：聲遠矣，潮去也。其言皆驗，蓋證諸古歌云：嗚呼，當是之時，公卿柔懦，手不知兵，武夫桀傲，目無一丁，而資持勇武而閑雅，殆有阿瞞橫槊賦詩之風，且其嫺雅者，往往施於口口，不啻詠風雲月露而已。可謂善學歌者。余嘗閱歷朝歌集，抄其適意者，為若干卷，名曰口口集，蓋深有感於資持之事也，因題其由於篇端，且以自警。

勳真偶筆序

治國之務莫急於農政上古神農之典西士孔孟之訓昭然不可誣也升平日久風俗澆漓世之談經濟者不出於聚斂措克之說則出於權場弋利之事不反其本其末之競譬諸宋人掘苗徒貪目前之利不知患害之從後抑亦惑矣田山口曰我常之產也少補郡吏頗盡心於民事有故失職非其罪也遂來江戶游事幕府之士大夫常出周視其采邑從事於農政愈多所發明頃者筆其自得於見聞者編為一書名曰勸農偶筆乞叙於余余吏務紛冗不遑偏閱其編然口口專以勸農為務則大異於彼聚斂弋利區々逐末者之撰豈可不稱乎但農政多端其中蓋有本末之分不知能後其末而先其本否是為序

幕京集叙

文章之關氣運也久矣昔者王朝之盛也朝野之士斌々濟々所發乎諷詠藹藹之言可以上膺堂可以薦鬼神漢々乎諷々乎真治世之音也降及相門專驕人文萎靡秦蕪極矣八代以降無足觀者夫阿孺之為地也地勢雄特龍蟠虎踞天地精靈之所集也刀根之水浸乎其腹巖髮之山聳乎其背確函之二關扼其西東南繞以大洋天設之險要莫過焉而靜勝氏武藏人也當干戈騷擾之秋一出據其中央以令四方威武之所嚮伏八州靡然士民因以少安矣山河精靈之氣磅礴蔚積者果出此人歟嗚呼亦偉矣盛名之下讓夫因以構焉哀夫若使公得縱據才力豈管八州之民安餘威或足以及中原而不管張威武又有足

以振起文運者矣而主暗臣倭自壞長城以資敵國何哉公死之明年早雲氏投手駿河氣吞山東兩杉遂不振英雄之乘機又何其速也公死既四百年而兒童口之走卒稱之嗟嘆痛憤其死於非命况其文章之耿々不朽者可以與古人為徒無愧焉余蚤好讀近史最服公之為人欲讀其遺文者久矣而不能得也今茲戊申之春偶得之於友人與野氏以償平生志願也因速磨寫一本以藏云

武田氏家譜序

余友源伯道之先曰武田伊賀守基正武田氏出自新羅三郎源義光世人所飽聞不俟多言也基正之子曰因幡守君表改氏歸部當是之時信玄氏以武田之宗據甲斐併信濃威震四隣戰國之俗嫡々相承者稱其本氏若庶流支族則或別氏以避本宗君表之改氏亦從其俗也信玄氏既卒其子四郎為織田右府所滅武田之族夷戮殆盡獨穴山梅雪得領甲斐一郡君表適仕梅雪以故獲免亡幾君表從梅雪游京師會右府有本能寺之變梅雪避歸及草內波為土寇所害君表與中山隼人等力戰死之君表之子曰君兼稱彥衛門當齋梅雪密旨使於東照公拜佩刀及戰袍之賜後仕淨鑑公子遂仕我威公初右府畏信玄氏如虎及覽甲斐大喜視四郎之首而罵之傳示東照公公為下胡床而禮之辭色甚恭甲斐將士聞之竊歸心於公及公治甲斐信濃制度法令一遵武田氏之舊人心益服公又命

淨鑑公子冒外家稱武田萬千代封之於佐倉後徙封於水戶於是甲斐世臣來仕公子者不可勝數公子早卒無嗣南龍公及威公相踵封於水戶以故公子之臣留仕水戶者亦頗衆若彥衛門君迺其一也君有五男其第三子忠正稱與市仕威公食三百石終於槍奉行是爲伯道六世祖忠正生忠陳歷事威公義公亦以槍奉行致仕號何求忠陳生正矩歷事義公肅公成公以新番頭致仕號退了々々君忠孝根於天性夙鍊武事老而益壯本藩諺曰馬者至今傳誦不已有二男曰正春曰武正正春生正由正由生正房初武正以餘子別賜俸列士林其子正治無子乃養正房弟正續爲嗣既而正房亦無子於是養正續長子正生爲子正生稱彥太郎更稱彥九郎即伯道也伯道幼侍哀公於江戶弱冠歸鄉補使番文政己丑公疾病繼嗣未定淨言大行有志之士聞之憂懼不請而南上者若干人伯道與焉及至江戶公薨開今寶門公立而歸遂落職家居亡幾復舊職遷爲目附歷小姓頭等職爲若年寄參知國政時寶門公勵精爲政伯道素負奇氣深慨升平日久武備廢弛屢以說勳公近來本藩器械精修武技精鍊者伯道尤有力焉伯道嘗謂跡部者武田之外戚非吾家所宜稱水府系爲所載祖先墓碑所勒鑿々有證且高祖退了君每冠以武田遺墨是存吾豈可不繼其志哉乃達狀於政府請復舊氏政府或有沮之者公素知伯道之心立允其請伯道感激不已及參政事益自奮勵遂爲同僚所忌出爲大番頭居三歲甲辰五月幕府

有命公遽致仕幽居於駒籠第時讒說大行事情不測群小拍手竊賀正人君子憂悲憤懣不知所爲至秋冬之交國事益危伯道決然間行赴江戶詣關老水野氏第訴公之冤從者二十人許舉止肅然水野氏以禮遇之使退就道旅有司聞之大驚遽召伯道於小石川邸伯道從容就召是日言成信貞亦訴於關老牧野氏有司附武吉二人於先鋒隊長々々率卒護送錮之於水戶先鋒之宅居未一月幕府有恩命公始脫錮之厄矣翌年五月有司奉命公命謹伯道等私訴幕府因得歸家九月又奪職致仕禁出門戶是行也伯道心誓必死幕府察其衷不欲深罪之而本藩有司忌之甚遂有是命云余嘗許爲伯道寫其譜牒當時紛冗不遑也今余亦請居筆硯是親乃舉所嘗聞於伯道參以鄙見又揭伯道平生大節以爲譜序若其世系則一循其舊錄之於左庶乎使後之考世者有所徵焉嗚呼神州之俗尤重氏族而近來養子之制不勝其弊或幹禡而支藤或名源而實平風俗澆漓士氣不振其血統離々若武田氏者國有幾家至於忠義慷慨不辱其先若伯道者世有幾人而伯道遺佚既窮至於此極者天耶抑亦人耶東照公及威義二公之靈照臨在上彪復何辯

藤田 彪序并書

三字史序

有人於焉善諸隣人系諸故事誦之習之唯恐不及而問其家門閱祖先履歷則茫乎不

記也。請之亦無愧色。隣家文物可慕。吾家朴素不足道。云爾。則人視不以爲病。狂喪心者。殆希。今世書生。開口則談唐虞。迄明清。而列聖經綸之迹。大道污隆之機。一切措諸度外。豈不亦慕其儔。而忘其家耶。書賈○○○將刊三字史。問序於余。方紛冗。粗觀其大意。語簡而旨明。上下二千五百餘年。大綱大本。率皆錯綜不遺。亦可謂勤矣。初學蒙士。口誦手書。遂能因網索目。推本及末。則庶幾乎免病狂喪心之議矣。唯論述上世。頗過直筆。未能盡脫隣人之氣質。若更俟具眼之士。而刪定則太善矣。

嘉永七年冬十二月水月藤田彪序

○記

不息齋記

今茲丙戌之春。家君以職事。祇役江都。彪從焉。居礫川邸舍者數月。愚谷吉田老人者。與家君雅有故舊之好。退食之暇。常屢往來。舉杯語舊。相與罄歡。家君之竣事歸鄉也。託老人以彪。且借其舍之南隅。以爲彪讀書之室。使彪朝夕於其中。以專從事於讀書。講武之業。讀書講武。何居而不可爲。而使彪離家游學。以自刻苦者。家君之命。而彪之志也。夫江戶者。天下都會之地。人物如林。衆才並萃。自學士儒生。武夫劍客。以至巫醫百工之徒。苟能長一技。名

一藝者。接踵而編。漢焉。今也。人材雖乏乎。文武雖廢乎。然猶得交四方之士。以廣我襟懷。接天下之偉聞奇觀。以助我氣。則其有益於我者。豈小小哉。與彼居一鄉守一室。謄所謂井底之蛙者。何啻天壤。雖然。都下之地。路衝狹隘。市塵極比。車駁擊人。肩摩其人。則油滑。其俗則巧佞淫情。凡其聲色紛華。足以蕩耳目。動心志者。不可勝數。是以居其間也。自非傑然特異之士。不能不陷其弊。風焉。藩邸則不然。地僻境幽。而老人所居之舍。爲最僻且幽。南則林樹蒼鬱。對其窓。北則蓬蒿蔓延。掩其庭。大有塵外之趣。華美之色。不觸目。管絃之聲。不入耳。紛華之事。邪妖之物。無一動其心思者。此誠研精修業者之所以喜而居之也。九月望。齋始成。余命之曰不息。易大傳有之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嗚呼。不息之義。大哉。天地運行不息。日月光明不息。陰陽寒暑消長往來。不暫息。若夫有暫間斷。則天地何以能運行。且月何以能光明。陰陽寒暑何以能消長往來。然則不息者。固天地之常理也。乃至天下之事。蓋亦然。大之至公大人。出政爲治。小之匹夫庶人。修身勸業。非不息。則不能也。故帝舜雞鳴起。莘々爲善。大禹惜寸陰。周夜以繼日。而孔子亦有川上之歎。聖人之用心於不息。猶如此。其他英雄豪傑之士。立功業。傳令名者。亦未嘗不由不息之效。聖經所書。青史所載。豈不勝言哉。由是觀之。人苟欲學道行志者。固當勉勵。努強盡心力以求之。豈其可以暫息乎。是余所以命齋也。今余既得游都會之地。以廣我襟懷。又得居僻幽之地。以一我心志。又得成不

息之齊以勤不息之業不亦幸乎此誠已下也

觀和蘭人記

昔者蠻夷之通中國者若干國及寬永禁耶蘇教諸蠻夷一切絕之獨以和蘭其所奉之教與耶蘇殊也許其互市貿易以通有無蓋欲因之以偵探虜情以爲備豫之計其所以謀慮可謂深遠矣其後殆二百年和蘭歲至長崎謁于征夷府余欲觀之日久文政丙戌之春余適在江都適獲觀之夷奴三名會長一乃彼所謂加比丹者醫官一皆身體長大深目高鼻髮赤而瞳綠狀貌雄偉儀觀太美是日城關之下觀者成市雜選喧嘩羅列道邊而夷奴莞爾而笑徐々而步彷彿睥睨傍若無人其帽子衣服大類於世之所謂鄂羅斯列贊納之像與余所嘗聞其異鄂羅斯國大兵強加之布其邪教以逞其毒威稍蠶食四鄰稱雄北狄乃重有窺窬中國之念而和蘭以區々之小邦密邇之勢不能獨存北面臣事之欺抑亦講和通好以奉其秋款不然何其服飾似鄂羅斯之甚也我苟能張我國威明我舊法詰問訊責以物其情實則非管足塞和蘭驕恣之膽其於西北之虜情必將有事之可證據者嗚呼今日之和蘭既非昔時之和蘭而我徒以所以待昔時之和蘭待今日之和蘭特不知服飾何由而變與其所奉之教何如也事得無失於太寬乎此則有司之任而余何敢妄議唯識其所見聊以備偵探虜情之一助云

保昌記 代 國 各 信 啟

紫藤保昌一張我六世祖左衛門鹽谷君所常用也案家譜君諱宗清少事上野萬喜城主修理大夫土岐氏會本州長南城主武田兵部大夫起兵攻土岐氏君力戰却之土岐氏感賞賜書褒之深見眷過後事感公子駿河食祿三百石元和寬永之間威公從大將軍大猷公朝京師者凡二君皆以先手足輕頭屨從焉後增賜二百石通前食五百石寬永十三年歲在丙子二月廿一日終于家享年七十有五君生于戰爭之日終于治平之世其間數十年臨陣制勝之功居官奉職之績必當有卓然可傳者而譜牒簡疎不可得而詳又其平生所嘗用器械甲冑之屬想亦不尠而門祚衰薄蓋往々遺失僅傳保昌一與土岐氏之手簡二及往年水月大水鹽谷氏之第亦遭其害以故其二物殆損其質可勝慨哉信敬不肖奉君之後竊恐其愈久而愈就腐敗磨滅也乃別以縑覆保昌又裝潢土岐氏之書謹藏于家嗟呼君之功績不可得而詳君之遺物不獲多傳然猶幸斯物之存足想像其威風則苟爲子孫者可不日夜勉勵思所以報之耶天保四年歲在癸巳秋八月十五日六世孫鹽谷吉三郎信敬謹記

有賀氏賜戎器記

天保八年秋有賀重將以奧右筆祗役於本邸越明年歸期方迫我 納言公使近臣傳命

賜以戎器，重將感激不已，屬彪作文以記之。彪謹視其器，面鎧一，鉄袖，膝甲，覆膊，脛繳各二，而一，其爲物皆精練堅實，而面鎧尤奇，古色可掬矣。神州之俗自古尚武，以故戎器之賜，往往爲士林之榮。今重將非有奇功偉勳之可以錄，而受斯恩賜，其必有以也。彪聞有賀氏信州著姓，其先某以武田氏遺臣，事我水戶威公，子孫相繼，祿秩頗優，而門祚衰薄，又無嗣胤，重將本給木氏，所謂千介先生之次子，出爲有賀氏所養，會事故相屬，家極貧，然猶傳其家譜，戎衣而不失也。奈何祝融，(包下缺)

益梅記

梅遊給木君家頗富饒，性愛益梅，其所培養無慮數十種，賞瓶之餘，徵詩若歌於諸家，屬余作文以記之。余家極貧，而亦酷愛梅，請嘗言之。荒寒之野，寂寞之濱，冰姿和月，暗香薰烟，高標逸韻，清臙幽絕者，余之所以神魂飛動也。錦屏翠帳，嚴冬如春，培以磁盆，澆以銀瓶，紅白相映，濃淡晶研者，君之所以日夕追隨也。余之於梅，山郭水村，東探西尋，携瓢曳筇，唯恐後時，君則逍遙一室，邀客煎茶，坐飽百株之看，其用心率皆類此。宜哉君之益富，而余之益貧也。抑余之貧於野，君之既於室，趨向不同，而均歸於愛梅，乃至貧之與富，遭遇殊，其所以處之者，亦未嘗不同也。蓋貧而樂者，余所當切，礎富而好禮者，君所宜自強。若或戚々汲々，屈志媚世，或貪婪鄙吝，弋自家之慶，則不爲梅花所冷笑者，殆希。豈不愧於心耶。余謫居日久，

不啻負野外之興，欲造君之室，窺其一室，不可復得。記文之屬，非所敢當，既已固辭，而君請盡力，乃推余所愛及君所厭，又廣其說，聊以相勉。至於培養灌溉之妙，紅白濃淡之美，則諸家詞彙具矣，余不復言。君名重，以梅遊其號也。己酉春日。

小川氏寶刀記

太田郡小川行建家，藏古刀一把，長一尺六寸，強相傳相州秋廣所造，拔之則精彩爛然，神光射人，真希世之珍也。小川氏之先住岩城小川村，因氏焉。後來移常陸，與衛門某威公時任太田莊屋，帶雙刀，其孫與衛門亦爲莊屋，老稱宗印善和歌，西山公愛之，屢召侍燕席。一日公齊人麻呂書像，臨宗印宅，令侍臣賦詩歌，因賜其稿及書像於宗印。今尙傳於家，與古刀併爲什寶。子孫世任年寄組頭職，以至行達。々々方老，將傳寶刀於其子，知方乃新造匣，盛之，屬余記其上。余恐其久而失傳，適併記其祖先之大略，以與之。嘉永五年歲在壬子春二月吉日水月藤田彪識。

惡路王背幟記

惡路王者，以上田村麻呂之所誅，而蓋東夷虜酋之最桀驁者也。我黃門源公政務餘暇，嘗親圖畫惡路之頭，以賜人見笑，使其插甲背以代旗幟，榮據公所圖，命工造焉。面容如生，瞋目切齒，殆使觀者恐怖。屬彪爲文，以記其匣。昔者陸奧蝦夷反覆不常，田村麻呂奉詔東征，

吳威所加魁帥授首坂將軍名震於天下可謂盛矣今者升平日久而神州富饒固冠絕萬國則海外異類未必無垂涎於我者也我公嘗深憂之練兵講武專為備豫之計人見氏之先目卜幽以文學始事威公系出自小野朝臣而人或誤告公以其為坂將軍之裔所以有斯賜不亦奇耶抑神州以武建基有志之士孰不欲攘夷狄以宣帝力然則所以播虜酋之頭以祝戰捷者奚獨俟坂將軍之裔而後可哉況小野氏之族有若妹子有若春風有若岑守及篤或使外國不辱君命或曉勇絕倫鎮撫邊陲又或以文學氣概表見於一世今人見氏實以其苗裔亦有文武材幹則公之賜決不屬徒然也萬一異日邊境有事奉斯賜而進馳驅於朔漠霜雪之中直戮桀黠若惡路者更卒諸甲背凱旋奏功以謝公之賜以宣神州之威則小野氏祖先之靈實賴焉坂將軍而有知亦將欣々然於千歲之上彪深為人見氏望之

天保十四年歲在癸卯夏六月藤田彪識時彪將從公歸水戶人見氏迫實不已乃以七日滯暮起稿至初更還呼筆墨倉卒揮灑文辭筆畫俱不免大

笑云

御筆(公)之寫

惡路王大竹九首指物

願張披金箱置 自目キラ黒目ウルシ唇朱ウルシ齒銀

毛赤熊又ハ栗毛馬尾髪ノ中

國者夕

小野實末業人見又左衛門指物

花押(彩色)

瑞像記事

文祿征韓之役加藤肥州獲瑞像一幅於某鄉爰舍齋而歸肥後今傳在隈本文庫樂翁源侯嘗借觀之命谷文見寫焉滿生豹者文見門人竊寫一通藏於家此圖亦係其摹本云
嘉永壬子三月念五藤田彪識

加藤繼嗣始末

加賀國主中將重基立三十年無子幕府將以庶子賜加賀侯以為世子也明和五年十一月朔重基登城朝賀幕府使尾州公為媒介以意告加賀侯々即許諾初加賀侯有庶弟曰喜六郎曰高丸喜六郎母降嫁大音氏也喜六郎亦養於其家因冒其姓高丸落髮為勝與寺住持寺在越中國府住既而侯無子適欲以喜六郎為嗣築室城中處其母子焉亡幾喜六郎暴病卒加賀侯之母曰實成喜六郎謂其室同起居侍女政本奉茶菜而進喜六郎一喫茶々有異氣以爲不常不寢而止歸語其母々大駭令醫診脈頗有熱氣既而喜六郎痛終不起高丸亦殆遭飛禍高丸與野郎妻人中村竹堂備了願寺住持於口吟實至夜忽有從前山放鳥銃者彈過高丸背中了願之胸了願立斃高丸得脫此事在喜六郎卒之前日

國中大驚侯之變臣山崎七郎大夫者狡黠多智善阿侯意侯大寵之累任顯職為與家老山崎結三石石後威權莫出其右者山崎常出入幕府權貴之門最與執政濱田侯康福深相結情好款密蓋頗有所圖喜六郎既卒山崎迎幕府之意力德源之於侯至此侯果許諾侯退而還邸先召山崎語以事山崎頓首曰賴君之賢明以有是寵命社稷之福何以加之敢賀侯大悅入內以語夫人宮中相慶而事猶未聞於外也若老次七老者伴八矢聞之入見侯曰竊聞幕府有內命於君願敢聞之侯語以實且謂曰此非番寡人之福大夫忠純奉寡人之所致也大夫不亦喜乎八矢曰敢問君之答尾公何也時山崎侍侯側曰君既許矣事既就矣行將偏命於臣下耳子宜待之而後上壽也八矢顧曰子何言之過也某雖無似與不破彦三吾嘗若老之任加國之政事無巨細未嘗不與之知也且冠婚養子者禮之最大者固宜告諸宗廟謀諸大臣而後決之今以胤嗣之大事輕決立談之間先君之靈謂之何乃運萬一有群臣不服則奈負幕府何吾何肯輕賀山崎曰子之言是則是矣吾亦知之然我君業已許諾於尾公而子固執不可犯顏諫說遂何益矣八矢怒曰此國之大事汝便嬖之臣何知焉汝更一言我將不措汝也侯大怒直起入內使八矢屏居不獲見事於是侯親詣幕府執政拜謝寵命之辱迺偏告士之在邸者設舞樂張酒宴邸中驩然使真田某急赴全澤如賀國告諸七郎家老及群臣七家老聞之相顧莫敢言可否者橫山山城守進問在

邸若老用人等議若何真田答以八矢蒙罪家居與侯諸執政拜謝前田駿河守曰事既就矣議之莫及某直月同案各分月見偏命諸士事係日月香今議定而後以報君迺大會部將隊長等偏布令于國中以及其下梅次郎右衛門栗田口左衛門素與山崎通謀以為事就則必得榮利至此大悅最先上賀諸士聞之皆以為我君業既許之臣下不奉命不義也上賀者甚衆唯村井又兵衛前田三左衛門七手組織田大炊津田玄蕃菊池十六郎與村典膳與平左衛門等三百餘人以爲決不可從相與謀欲訴諸幕府以變其議初之上賀者聞而大悔之反就其黨欲訴之者日益衆按後四千餘人似甚多以同疑迺草訴狀共連署姓名達諸七老前田駿河守曰子等之所以訴亦不為亡謂然我君既許於幕府縱子等訴之望破其約幕府之不聽也明矣方此時子業已訴之以其不聽之故豈默々而止乎然則其騷擾國家不為少子等盍少思之前田三左衛門年僅十六曰此令之下也某父戒曰汝能與諸士同心必訴諸幕府某雖弱乎志既立矣意既決矣今日之事不敢奉命辭色激烈動一坐本多安房守素狃苟安不喜有事謂曰今士上賀者既過半而剛復之臣猶或敢言抗論背違君命甚可惡要之貧困思亂好事者之為耳宜嚴申其令猶固執不可則以刑臨之勢有不可者乎前田頗貧困故本多以是礙前田々々不勝憤怒直進向本多前村井又兵衛徐解之謂同僚曰前田等固持不可背違君意殆似好亂者況今奉命者既乘而尚敢言抗論不已者將仗義立節以

竭忠于社稷也。假使前田等惜一死，則焉能為之。然則嚴刑以臨之，適足以激亂耳。且人各有所見，某固與前田同志，名既著於訴狀，將必達之幕府。如子等以專奉君意為忠，所見各異，非某等所知也。本多等默然於是。黨分為二，國中喧然。事聞於江戶之邸侯，大怒謂山崎曰：三州之民，誰非寡人之臣者？而今或背棄寡人，殆階禍亂，甚無謂也。汝盍為寡人往而諭以鎮撫之。有敢違者，斬殺。宜任汝意。山崎曰：君勿憂，臣請往而諭之。山崎遂至金澤，會七老中召士之不服者百廿餘人。山崎儼飭衣服，諭以侯之旨。且謂曰：子等未知武士之道，所以有是謬舉也。夫武之所以為可貴，在其勝難去殺，免民於塗炭，豈妄動干戈，以耀兵威之謂乎。哉。今幕府恐有懼於我，加賀我君猶遲奉不致違為臣下者，固宜和愉表其歡，而反樹黨分徒，違背君意，一國俄然，靡有固志。社稷殆將生不測之患。縱然子等好事思亂，自招禍敗，三州之民，獨有何辜？且古今海內無虞者，百六十年，天下之人，誰不蒙幕府之恩者？大小諸侯，拱手無為，安如泰山，豈如磐石、江都之威，赫々覃乎四方，偏於海內，雖有子輩千萬，將如之何？子等幸遇升平之世，爾奮欲招禍敗，何以異於飽食者之惡肥而羨丐兒乎？為子等計，不若早悔過改愆，奉命上賀也。然則生民免於塗炭之苦，子等得免於禍敗，山崎利口捷給，語言如流。一坐少屈。千秋三郎大夫坐在最下，突然進曰：足下所言，事情明白，理或然矣。雖然，足下之言，何其似鮪魚之甚也。因大笑。坐中莫能解其意。山崎因作色曰：何言之妄也。抑

亦有以耶。千秋曰：某嘗宰於越中，聞之漁人，鮪之為魚，絕無骨節，而其大者或覆舟害人，其為術能伴死，深而測岸，倒臥砂礫，猶猿見其死，以為無能也。近而將食之，鮪突然而起，直喫猶猿，墮入海中。是以猶猿之猛，往々為其所食。夫鮪魚以狡黠之術，逞吞噬之欲，然而獨莫有骨。今吾子智術之多，計謀之狡，殆將傾覆國家，而至骨鯁之節，斬焉蔑有，不亦鮪魚之類乎。山崎怒曰：吾承侯之命而來，子既不奉命，又嘲侮無禮，不是蔑上耶。千秋曰：某等之不奉命，則所以忠於社稷也。某輩固非阿諛諂佞賣國射私者。且子以我輩為不知武士之道，以吾見之子，似不知人畜之分。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義也。方其臨變遇難，苟不能舍生取義，亦焉在乎其為人。今先君血脈之重，不絕如綫，社稷之大，殆落人手，而國君柔弱，忍恥受侮，而子張口舌陳利害，欲以屈我輩骨鯁之士，不亦難乎。於是坐中奮然，與馬山崎曰：鮪魚奴々々々，我將裂汝肉也。我將烹汝而食之也。百二十人同罵不絕，聲勢若將毆山崎者。七老徐扶山崎而退。山崎既諭以辯說，諸士遂不服，迺欲以刑服之。然其黨益盛，不能復制矣。織田大炊性豪放不羈，頗好讀書，博衆藝。至此大羅酒着，設盛宴，偏招其黨，勸酒曰：始吾以北國之士，為皆快儒，不堪事。見諸君大不然矣。今諸君臨難不動，見義忘生，深愜鄙意。某有酒，豈可不與諸君同飲乎。於是士皆痛飲，自宵達旦，譁呼笑號，傍若無人。小堀牛山年既七十餘，大炊以其老不招，至夜牛山至，坐中皆款其鑿鑿。牛山曰：升平日久，軍制敗

士不服習，今大事將作，何以堪之。某聞近歲豺狼甚多，蹂躪田野，百姓大苦之。子等因田
獵，以講軍旅，則若何。乘大悅從之，乃完軍令，整隊伍，分隊為三，村井、織田、津田率之。因禽獲
多少，以錄功數。士皆奮激，平格猛獸，在野八日，旗鼓中節，進退不失。士氣益奮，亡幾。山崎為
湯原藤左衛門所殺，初湯原與山崎友善，湯原無子，養山崎季子為己子。因是益相親，及儲
貳之議起，湯原與村井等力拒之，以為先世胤嗣將絕，其社稷之大事，屢以諫山崎，々々不
聽。更勸湯原從己謀，由是不相協。湯原知山崎終不可說，遂圖私殺之。要山崎於路曰：讓儲
貳之議，吾拒子者數，而子不我聽，反勸我於茲。今加國農商，猶欲得子之肉而食之，子之蒙戮，
殆在旦夕。吾於子，友也，親也，豈忍坐視其戮。今我欲殺子以除國害，彈劍而迫之。山崎欲逃，
不得，相鬪，山崎不利，湯原遂殺之。既而將自殺，以為我殺山崎，非為私怨，且國難在目前，豈
區區守小節之時耶。不若姑無死俟，俟事作而後效死於社稷也。乃詣若老津田玄蕃，告以實
津田曰：子之功可謂偉矣。然士之私相鬪者，俱死，此天下之通誼。況山崎奉君命而來者，而
子私殺之，法所不容。然今大事在目前，不可拘以尋常之法。制山崎罪惡貫盈，一國惡之，今
宣言殺為盜所殺，則人將快之。豈聞其殺之者，吾子慎勿以語人。吾深亦秘之。於是湯原不
果死，山崎既死，而其黨栗田以入府，府財被戮，梅亦為人所殺。於是人莫復言世子之便者，
侯以請士，遂不可服，使不致產三辭。幕府賜庶子之命，幕府許之，遂寢其議。侯亦使津田某

急赴金澤，告之。先是諸士欲訴於江戶者，相戒治行具，各持介冑行有日矣。士皆分必死，適
會津田之來，事遂解。士皆呼萬歲，既而侯迎高丸於勝興寺，立以為嗣。侯告老而高丸立，廼
大賞村井前田等，而與山崎謀者，或賜死，或放之。各有差於是。喜六郎之早死，及高丸之遭
難，知皆為山崎所使云。○曰甚哉奸臣之有害於國也。方山崎之逞狡計，彼豈不自知其
反道背義哉。蓋自以為事就則大利歸己，威福亦隨。○○○○○是以前今
三百之諸侯，雖各稱其姓氏，奉其社稷，大抵非先世之胤，然則自祖先而觀之，與絕祀何異，
其間幸而○○○○○嗚呼，為其君臣者，可不戒乎，可不懼乎。

短刀大和魂紀事

短刀一把，相傳亦德義人武林隆重所佩，其室銘十四字，蓋係大石良雄筆蹟。我潛龍太公
嘗獲而奇之，常置諸座右，而初公罹无妄之災也，有司蒙譴責者甚衆，松延年亦幽居沈淪
者數年，及國難冰解，年亦遇赦而出。今茲乙卯之夏，年應召至自水戶，屢侍燕室，一日以斯
刀賜年，且親書陽氣云々八字，使其彫以飾其欄。年家業醫，而特拜君子武備之賜，其名或
類不倫，而其實固非偶然也。嗚呼，君恩之重，萬山不啻，年其可弗思，所以報効哉。年將歸鄉，
公命題書其由於鐔，刀本無銘，今命大和魂者，蓋公之志也。

側用人藤田彪謹識

○紀行

扇島紀行

天保癸卯二月念六介胃跨馬陪我 公大蒐於城南笠原日暮扈從登城戊牌歸梅巷之宅將入門馬大驚而逸巡鳴轡叱之乍人立而面墜余墮而傷右趾當時不甚病步而入室脫胛解甲命酒醫勞激飲數刻大想像古人凱旋之快矣翌日將起腫大倍常筋骨極痛不能進一步旬旬上廁俟人而後起臥家人大駭遽呼衆醫示之皆曰不足患也乃請處劑或服或蒸二十九日毫無功驗因問醫以快復之候大率答以一月若二月而余將有江戶之行不得遲延且日也嘗聞北總香取郡有高安氏者世業醫專治折傷百不失一乃決意裝行移書香取乞十日之暇參政以聞 公允焉是日雨參政_{大場}及原田吉田某等諸子來饒焉彪性嗜酒香戒之外無日不把杯服藥之後從醫生之言絕不入口乍見諸子激飲稱快不堪口口破禁僅傾數盃胸中落々頓忘足痛宴酣耳熱頗入佳境北堂有憂色余不復飲矣初更諸子各散乃點檢行李夜半就寢翌日晦天未明入拜北堂又告別妻子輕裝小隊乘轎出門取道柳堤時海天含白曉風疎々湖面激波柳色嬌人凡湖上光景朝暮所詣者今日殆覺有旅中之趣至谷田麥隴青々渠水涓々晨鐘有聲曉鶉亂飛亦一興也辰牌

渡大貫津亡幾抵夏見村慈驛亭々長吹螺促人馬數刻漸集抵子生村午飯遂經樅山村抵鉢田村將命舟僕從奔走至日暮不能辨問其故則曰過日水戶有春蒐四方來觀者幾萬人其歸也取路歧地者亦不下五千皆號雇舟々爲之盡雖君將奈之何余不能詰就一逆旅命飯適有村吏嘗識余者詣逆旅候起居余又議雇舟村吏領曰僅有一船以俟官吏不時之求僕敢爲君議焉余大喜遽喫飯而出村吏既携舟子二名待於岸余謝而上舟々長五丈許因問其名舟子曰凡舟之來往此地者有三曰大曰中曰小此則大船者也疎漏可噴遂解纜而發時天久不雨渠水大潤每一盪棹進不過一二尺但聞砂礫軋船底々々有聲乃命僕從二三人陸行而後舟漸進經數百步水漸深令僕從乘焉至申挽岸始得大水所謂北浦也東西里餘南北十里微陽紅而暮烟起北風急而片帆飛余力疾倚檣而立律徊得一絕

力疾扶人僅上船片帆輕颺夕陽天纖槍今日成何事衝破春江十里烟
既而日沈夜暗水天一色唯見衆星之燦爛先是西南有白氣幅如布長數十丈起自口下至於參之下是夕望之如無而有非着眼熟視殆不欲辨僕從環坐談及天文有一僕叩余曰白氣之說衆論紛々或曰彗星或曰數之所使然周若干歲而必見願敢聽高論余素不識天文然竊謂漢儒論災異必切取應於人事是以天爲龜卜也近世洋夷盡附諸數是以

天爲一器也，嗚呼天地大矣，萬國多矣，天而垂災乎，安能辨果爲何國爲何人，而漢儒僅就自己之域，立分野之說，蓋亦疎矣。天地何以長久，日月星辰何以昭明，萬物何以生死消息，於其間天地之妙，決不可測，而洋夷徒就日月星辰之運行，以推其常數，其說非不精也。譬諸醫師，剖死人之腹，審辨五臟六腑之形狀，安能辨人心運用之妙哉。然則白氣之說，果爲何辭？曰汝知雷乎？方其電光射人，霹靂轟々，凡見聞者，誰不恐怖畏縮？蓋有邪惡者，愈益恐懼，而雖賢人君子，莫不起敬心，無心，以其震無時無常也。白氣之變，星耶？數耶？余不得而知之，而至於脩人事以答天意，則古今一說不可易，但援災異以爲一事之應，則文教廢耶？宜授之武備，馳耶？宜張之，萬民窮耶？宜思施濟之術，三者備耶？宜思所以保之，苟使各國之人，用心若此，雖有自氣亦易足畏。若以天災爲一事之應，則臆度自足之說，而非所以敬天也。僕唯々，或有斯息如雷者，余因戲曰：雷公亦來，而聞災異之說耶？人皆捧腹，舟既過札村，霜露濕衣，冷不可耐，舟子理蓬鋪被，設活火於其中，戰慄始息，僕從皆睡，余亦曲肱，出入無何有之鄉，舟子喚起曰：既着湖來之岸，余問何刻，曰：過夜半，直指南總，則如何？曰：舟大渠小，不可通，宜別買小舟，移行李而後可。時湖來娼樓歌吹，既罷，泊岸衆船，聞無人聲，但聞狗吠相應，與風波之搖蕩，然余謂欲就逆旅，則家々皆眠，假使買小舟而乘，則非雞鳴不能抵北總，乃囑舟子泊蓬底，因憶往年與後藤善繼登筑波蒲蘆尾諸山，弔關城之墟，臨櫻川之溪。

遂泛拜所謂三洞，跋涉十餘日，逍遙湖山，吟咏風月，頗極一時之樂。時余十八，心謂丈夫生世，年過三十，可以表見於一世，距今忽二十餘年，恍若隔世，善繼不幸，墓木既拱，余則碌々食粟耳，感慨之餘，賦一律。

少年曾跋涉，嶺嶽又霞湖，斷石鳴龍笛，駕波傾玉壺，雄心耿猶在，同友渣然無，山水憐吾否，孤舟一病夫。

詩成獨誦數四，感慨四集，疎蓬漏明星，拂衣則客袖，栖露因又憶己丑春，余同杉山士元在史館，相伴游湖來，訪宮本氏，時篁村茶村兄弟在家，喜而延堂上，蓋篁村長於談論，動表曝氣，策茶村沈默寡言，言則切中時務，其趣向雖不同，皆奇男子也。兄弟嘗從山本北山而遊，以故能詳其平生，又聞竹村悔齋之事，篁村揚眉々，攘臂，媿々言其本末，兄弟皆不喜飲，而士元與余各杯互傾，終宵不置，遂伴仲笏，泛湖歷觀名區，將赴銚子港，阻風雨不果，又頻痛飲，以泄幽鬱，蓋亦一時之壯游也。嘗是之時，風俗奢侈，文武衰敗者，天下皆是，有志之士，往往橫斥廢棄，以故各得從其所好，雖間有異業激俗之行，人亦弗深咎也。亡幾我公新立一國，倉然網紀頓張，有志之士，漸見擢用，士元與余出館爲吏，爾來十餘年，士元在鄉也，余出祗役，余之歸鄉也，士元亦出祗役，而篁村既爲九泉之人，嗚呼合散之靡常，死生之難測，可勝慨哉。獨茶村猶得優游田園，以樂其樂，然亦既列仕籍，不免折腰之累，則非往日養素

之茶村也。蓋昔日之勢，群陰伸而一陽屈，故有悲憤感激百折不撓之勢。今日之勢，群陽伸而一陰伏，故不能猛虎猶豫，有兩虎有鬪之患，而小人或不能無念卞莊子之功，談曷容易。昔時避寇一奇夢，今覺東方既白，促僕從過岸頭小店喫朝飯，遂買小舟，過所謂十二橋。

誰信人關乘口，巖聲名過實古來饒。幾多扁版跨渠水，便是東州十二橋。

湖北常南十六洲，田園到處引春流。胡兒休道能騎馬，五尺村童巧畫舟。抵扁島村，村通稱十三枚，所謂十六洲之一也。高安氏有二家，曰宗悅，曰源貞，余則投源貞。几洲中阡陌廬舍之費，溝渠縱橫，小舟直可通，捨舟入門，源貞延之於堂，乃示痛所，源貞診察移分，徐曰：斯症似轉進，不當遽治，然非自破傷，經十餘日，則大抵可愈，其治不用湯藥，專用手術與藥，便借一室而宿焉。是為三月一日，此日晴夜風雨。

二日晴風三日天晴，早起掃室，村家絕無佳節之趣，將飯僕忽捧新餅而至，田家每值佳節，必春餅以祝焉，蓋上代之遺風也。余脾胃頗寬，凡百食品莫不喫着得，獨畏餅，猶惡客之惡酒，殆為之廢者，然嫌傷主人之意，強忍下箸，僅盡一碗而止。然胸膈為之丘熱，已牌風起，湖來村宮本茶村，梅田栗齋竟然來訪，余喜可知也。栗齋業醫，從茶村而學，嘗遊我青藍舍，溫順質直，少存義氣，好人物也。茶村提鱉，栗齋携棹，金鱗躍於籠，香蟻薰於室，余尚絕飲不

獲喫一餅，傾三杯，以遣旅中之悶，遺憾々々，然尚晤言解頰，不知夕陽之西傾。扁島之地，稱為沃土，而以其在湖中，時々逢水害，近年新築堤，以屏洲，自是而後，地味稍下，蓋往時每被水害，泥土肥田，不啻糞，今全盡其地力，以故無復曩時膏腴，且新堤足防水之，自外來者，而雨潦之溢於中者，亦為之所障，土人頗苦焉。嗚呼！彼軒此輕，物無兩全，天地之運，貪夫汚夫，可以為戒也。

傳稱十三枚，近古田野新闢也，僅納永樂錢十三枚，以為貢，所以有斯名云。

四日晴，梅田玄順來訪，栗齋之父也。玄順嘗事高田藩，致仕來湖，來以醫重，為人不甚讀書，然慷慨有義氣，極惡世之虛文浮辭，亡益於事者，上自國家之政事，下及閭巷之談事，理推類，雖々論之，雖問或有牽強之說，要非庸庸迂生之可及也。其論醫，亦專主術，不泥方書，談論之間，事及舊君之事，則思慕之誠，形於色，嗚呼！悠悠之徒，食君之粟，立君之朝，而唯身家是愛者，固猶之風，寧不愧死哉！將就寢，有一村翁自外來者，語言頗帶酒氣，謂主人曰：就謂水戶實，吾曩日往觀春蒐，騎步成列，甲冑鮮明，宛然若源平之畫，主人遽曰：勿妄言，水戶之客在室，翁不可曰我，嗚水戶之盛也。客亦何罪我，遂為主人論議布陣之詳，余隔戶而聽之，虛誕之談，十中七八，余不覺失笑，然亦有因翁之說，以獲裨益者。當局者迷，傍觀者辨之，田舍翁尚然，況具眼之士乎！可畏哉！五日晴，六日雨，七日晴，圖分強介，宮本千藏來訪。

○碑碣

會澤婦人根本氏墓碣

會澤伯民以文政己卯之夏葬其考與平君於水戶城南千波村先塋之側越明年庚辰九月二日始得附其妣根本氏焉予既為表與平君之墓伯民亦以根本氏之墓為請且言曰先妣本海野氏父幸衛門諱益道母國部氏先妣幼喪父根本君諱重政養為子歸於我先考生伯師及安與二妹先考罹疾於浪華也先妣久臥病於江戶安辭先妣於病牀千里西上及先考不起橫厝於浪華而歸而先妣亦不起實文化紀元六月二日也年僅四十有六亦厝於江戶嗚呼我考妣既異其室又不同其穴安之無似每一念及此心胸欲裂者有年矣業既改葬合附區々之心又慮幾傳先德而不朽也先妣溫良慈惠善事舅姑大內氏端莊勤儉先妣色養無怠力女工甚得懷心先考在職吏務繁劇先妣善釐家事不使累其心接隣里有恩意教子女嚴而有法安之幼每戒忿爭勸勉讀書安之長雖家貧而不擾以薪水之勞得專志於學安也不肖何以仰體教育之意昊天罔極嗚呼哀哉安嘗以之記諸墳願更得子之文揭諸墓是安之志也伯民之言痛切若此予雖不文豈能忍而不銘哉銘曰

會散有嗣奚悲生前形體歸矣魂魄安焉千波之原長事所天

藤 田 彪 撰

查介坂場君墓神銘

君諱時敏字公務稱查介坂場氏先曰筑後某仕佐竹氏於常陸後降在畝畝世貫於茨城郡若宮村大父治時以庶人在官考諱意時稱與藏以吏幹著歷事文公武公食祿百石娶栗原氏生君々為人謹慎好學貌厚言訥而有毅然不可奪之節夙補小從人尋為騎士隸國老中山氏適有事關於名分者情難率皆依違取容君與二三同列固執正義竟以之黜哀公之病革繼嗣未定浮言頗行有志之士日夜兼程竊赴江戶者若干人君與焉納言公立廟精為政擇為寺社役其沙汰佛寺禁火葬及停嗣官喪營管於浮屠之類蓋君亦與有力焉君感激自奮欲脩祀典明神道以答公之盛意不幸罹病以天保八年丁酉十月十四日終於家年四十五葬於水戶城南酒門之原配酒葉氏生三男曰熊吉壯藏安吉妾西宮氏生二男一女男曰善介女之吉熊吉名時中亥之吉名時專其他皆夭時中實襲君之後將建碑於墓上請銘於余々少君十三歲而嘗同社切磋君毫不以少長先後經意每永夜相會未嘗不談論到難鳴也君之罹病余方在江戶余之歸鄉君不可復見感念曠昔幽明道隔嗚呼痛哉乃揮涕泣銘之曰

君臣名義，爾人大倫，侃々正議，奮不顧身，雖國大事，係國安危，忠憤慷慨，死生以之，天道溷隆，志士所嘆，息邪距諛，頌啓其端，有一於此，足以可傳，偉哉公務，實實難焉，其溫如玉，其剛如鐵，石可磨也，名不可滅。

友人 藤田 彪 撰 並 書

先妣岡見氏墓表

先妣諱喜久，甚內閨，見君諱經通之長女，母吉成氏，來歸於我先考十郎右衛門，今并君諱惟俊，生三男，伯曰銀之允，仲曰辰次郎，叔曰萬吉，後稱余有衛門，即不肖惟典也。先考之歿也，伯氏承重，亡幾，伯氏亦沒，時仲氏既天，惟典生僅一歲，門祚之不絕，殆如一縷，乃養近藤茂柏弟長康君諱惟克爲嗣，以襲伯氏之後，既而長康君家於江戶，先祖妣高田氏，年老不欲離鄉，先妣乃留居水戶中街之宅，仰事老姑，俯鞠惟典，且織，尤極艱苦，孝慈之暇，手寫法華經，納於久昌精舍，以脩先考及伯仲顯靈先顯妣既沒，長康君迎先妣於江戶小石川邸舍，惟典從先妣常居，不日，惟典與先妣欣然，殆忘墓鄉之念，亡幾，聖廟終不離，享年六十，實天保元年四月十四日也。我公聞之，使人訪問，賜以藥方，蓋異數云，葬於駒籠宮祥寺子院洞泉寺域內，先妣自幼善揮，月刀，白石一如嘗許，以爲女子師，受業者頗衆，又嗜和歌，花晨月夕，未嘗無吟咏，歲月之久，積成數百首，天保甲午，邸舍罹災，

諫草悉付烏有，今就惟典所記，謹揭一首，以代銘辭，庶乎可以見先妣之志矣，嗚呼哀哉。

孤子今井惟典泣血謹識

友太郎石川生墓表

石川生名純，字子粹，稱友太郎，久慈郡太田村人也。父忠篤，字子信，稱松衛門，娶寺門氏，生三女一男，男即子粹也。初子信，廣著爲業，居室苟完，文政中，賜祿爲鄉士，子粹少好學，年十八，始師事我先子，不數月，先子捐館，遂從余而游，讀書擊劍，頗見頭角，子信既老，子粹承家，又爲鄉士，天保初，以事獲罪，遂除仕籍，子粹慨然刻苦，欲有所自立，去游江戶，落拓不遇，又歸鄉里，亡幾，患疫，遂不起矣。實天保八年丁酉七月十二日也。享年僅二十有九，葬於本村淨光寺先塋之次，妻大場氏，無子，其親戚故舊，共助喪事，子粹爲人質直，狷介，志存報國，其獲罪雖由年少氣銳所致，亦不可謂之非膏獎也。其後郡宰鈴木子賢，新設學校，凡民俊秀者，稍見褒稱，使子粹在，則庶乎有以少慰其幽鬱而子粹既死矣，亡幾，我公大興國學，府下文武之士，凡封內奇材異能之徒，多被收錄，沐浴恩澤，使子粹未死，則又庶乎有以雪其汚辱，而其草木旣拱矣，豈可勝嘆哉。抑天壽命也，遇不遇時也，子粹既已從事文武，脩士君子之業，則知時會之順違，審機運之貴賤，其既窮忠難，將無所適而不安，而彼外來之物，豈足爲子粹遺乎，故以是表其墓，子粹而有知，其亦可以瞑目矣。

天保甲辰春二月望水戶藤田彪述

先妣神永氏墓表 代人

詮不幸少喪先考，孤苦殆不能自立，然猶能守遺業，以至於今日者，未始不賴先妣撫育之恩，而先妣亦不可見矣哉！先妣神永氏，吉兵衛諱利重之女，年二十二歸於先考南浦君，天資敏勵，治家有法度，先妣奉承不敢違，謹如婢妾，先妣初不習稼穡，而爲家貧出耕於野，入春於廬，凡其艱苦人所難堪，而先妣不少以爲勞也。寬政初，文公就國，有司以狀聞，深被嘉稱。天保四年十一月○日，病終，享年八十有六，葬於水戶城南千波村本法寺，附南浦君之墓，嗚呼！先妣之德，書於官府，著於鄉里，詮復何述，而詮之情，亦不可以已，廼敢記其梗槩，以饒於石云。男地永詮表。

松亭鈴木先生墓表

昔者石橋先生之沒也，其美子紀仲使人齎書屬我先人以墓上文，彪自傍觀其書，字々涕淚哀慕之誠，殆溢紙表，蓋先人於石橋先生非有一面之素，而遂表其墓者，雖由久聞其爲人，抑亦紀仲篤孝或人之所致也。其後每有客過東野而至者，語及紀仲，則皆曰：松亭先生克修其先德，弗墜家聲矣。爾來不聞其消息者數年，適其美子文平介人謂余曰：子之先君子，既表我祖翁之墓，則表我先人之墓者，非子而誰也。傳語懇々，反覆不已，嗚呼！松亭先生

亦不可復見耶。余雖不接其人，而久聞其名，且文平之請，有辭，其可辭哉！按狀，先生諱之綱，姓鈴木，紀仲其字，松亭其號，下野鹿沼人。父曰蘭，碩隱於醫，與石橋先生同族，又有姻好，先生其季子也。幼爲石橋先生所子養，夙服儒教，亦講醫術，嘗至江戶，入林氏之門，傍從諸名家而遊，又請京師，聞見益廣，醫術尤進，其歸也，遠近乞治者，足相踵於門。石橋先生患其妨讀書，從容謂曰：吾所望於汝，在經籍而不在刀圭也。先生感激，自是夙夜講學，未嘗少懈，有病者求治，則揮而付諸他醫，但於貧窶乏資者之病，必遽就而療之，不肯求其報，亦恬然無德色。事石橋先生，一如所生，執其喪也，三日不食，既葬，餼粥三年，不御肉，凡其所以治家理財，賑困窮，仁鄉里者，悉遵家訓，莫有敢違焉。鹿沼係戶田侯所部，侯嘗列先生於仕籍，而先生不就，寓於醫，居於儒，專用力於教授，爲人溫厚，寡言，不與世抗，人或見以爲簡疎，及就而叩之，往々服其精博，所著有小石橋筆記及詩文集，小石橋者，其晚年所號，猶言小石橋也。天保二年五月十九日，以病終於家，享年五十有四，塋於鹿沼雲龍寺先塋之次。先生初娶，田氏先沒，無子，更娶片岡氏，僅生一女，尚幼。先生嘗養伯兄俊益，季子之葬，爲子，至是之葬，實嗣先生之後，即文平也。嗚呼！以石橋先生之德，不幸無子，以松亭先生之孝，亦不幸無後，天道是非，其果若何哉！然松亭先生之孝，既若此，則謂石橋先生有子不誣也。余聞文平亦好學，若能更勉勵有所立，則豈獨謂松亭先生無後耶。

天保八年十一月望

常陸藤田彪述

麟碩石川君豐配婦人大貫氏墓碑

代作

君諱重喜稱麟碩、磯濱村柴田伊三郎某子、年九歲不幸失明、乃學醫、冒石川氏、石川氏之祖曰自得、居水戶府下、業醫於市井、其孫本民有一男二女、皆適士族、男出嗣太田氏、爲本藩醫官、既而有故除籍、石川氏殆絕祀、於是君來承其後、文化中新賜五口俸、班謁見之列、祗役於營繕、亡幾、誠俸家居、遂家於江戶、頃之恩命復舊俸、更給相者料、祗役於鎌倉、文政中、命歸江戶、月俸之外、歲賜金十兩、班小十人之上、初君祗役、皆給事女公子、至是始列本藩醫員、明年增賜白金十枚、己丑春、列侍醫、天保中、停諸士常住江戶、君亦奉命歸水戶、居三歲、以病歿、實天保九年八月八日也、年七十二、塋於城西常盤之原、婦人大貫氏、鹽崎村備兵衛某之女、歸於君、生三男一女、長稱玄叔、諱昇、以南陽原氏薦仕白川侯、食祿百石、及侯移封桑名、玄叔適屬疾、勉強就行、遂歿於江戶、次稱久平、去在他鄉、次女子常給事欣山公子之室、今在桑、次稱元臺、即不肯倪也、婦人以天保甲辰四月三日病歿、年七十六、附於君之墓、君專攻鍼科、夙受業於小坪辨節、晚就元麟西村先生得許可、君起身、辨節既歿、爾君終身稱其精、以爲不可及、深憾其不遇、終於市井、倪於是感君不忘其本、又竊知其情有所淵源也、倪不肯叨浴餘澤、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敢謹錄履歷大略、以傳於後、云不肯

倪謹識

立贈曾吉處士之墓銘

處士諱胤謙曾吉氏、稱立贈、久慈郡大子村人、世業醫、父曰立碩、好學以德、稱於鄉里、母室氏、處士爲人、溫良篤實、事親善承其志、喪盡其愛、祭致其敬、慎終追遠、未嘗苟且其道、子弟叮嚀告戒、又未嘗不稱述遺訓也、天保壬辰三月廿八日、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七、塋於臥雲山先塋之次、配須藤氏、生三男五女、男長曰胤俊、襲業、次曰胤誠、以胤俊多病、接其後、次曰胤勝、出冒長山氏、爲淺川村里正、女姪三人、一嫁栗田宗甫、一菊池武美、一立原義衛、其二女皆早夭、皆先人爲處士、表其父之墓、具叙其世系、今者胤俊又屬余、以處士墓銘乃唯次其生平大略、係以銘曰、

水戶藤田彪撰

○行狀

先考次郎左衛門藤田君行狀

君諱一正字子定、幼稱午之介、父安善君、母根本氏、關於此生蹟及家系大略、並見於先考所撰安善君行狀、以安永三

年二月十八日，生君於水月城西南下谷宅。君生而穎悟，既異群兒，其在襁褓，善辨誣妄，意或有所欲而不可獲，僮僕諉以他事，則君佛然不可，時或大聲叫呼而不可，安善君視而笑曰：兒名不良，今改午為熊，勿復若悍馬然也。因稱熊之介，蓋祝君沈勇也。既而受句讀於小川某，其稱介，居下，稍識文字，而亦不甚嗜也。動以氣雄鄉里兒童，根本氏臥病，其姊三村，其文政○年，訪之談及教子之事，且謂曰：吾兒萬吉，為從母兄弟見，為勵定吟味，近善讀書，亦可喜也。因頗有誇色，根本氏顧而勸君曰：汝受句讀而游嬉廢業，將以估俸之煩，不如馳逐之戲耶？汝何不自愧於萬吉也？君於是發憤，始志於學，不復與群兒游。時歲十歲，亡幾丁根本氏憂，悲哀如成人，而勵精刻苦，益勤於學，乃師事侃齋青木翁，翁名元相，亦居下谷，以醫以術終於江戶。所謂四書五經者，不數月誦讀卒業，十一賦詩，十三作為文章，君有長水七十餘序，是立言卓偉，觀者莫不嗟異。一時稱為神童，遂因侃齋翁，學於東里立原先生之門，學業愈進，初安善君之少也，鄉先生有高倉翁者，愛安善君器局，欲使之仕，因授以一刀，安善君以為草莽之人，不得直致青雲，出身之資，非胥吏卒伍，則食大夫之祿，皆不屑就也。乃廣著為業，以養父母，然深感高倉翁授刀之意，吾兒有仕國者，亦足以少報矣。及君稍長，人或勸君為小吏，親戚皆德之，君不肯就也。當時人勸君仕者數矣，君皆不可，而安善君以為君實心願，乃相集某所，定二三人，將屬以君，客在坐，酒看既記，安善君謂與君見，客而君不亦也，故人遂辭之，歸使人，君於佛近所，相往來之業，君遂不出，安善君不得已，告客以實，謝

元從立原先生游江戶，始與柴野查輔吉田坦藏太田才佐等相識，英名藉甚於都會，居月餘，歸家，亡何幕府執政，自河源公聞君之名，欲觀其文辭，人或謂君曰：子天材絕倫，非一國之器也，苟欲獲騰仕，莫事幕府若焉。今白河侯新為政於江戶，務拔擢人材，而求子之文，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君笑而不答，適著正名論，述君臣之大義以應之。白河侯蓋原有意於聘君，及正名論出，事遂寢矣。二年庚戌，文公就國，明年辛亥，公駕將南發，時君未班謁見之列，然以書生召至，休息所，視試君以詞章，君立賦七言律詩，又作為學對，公嘉歎不已。恩遇頗渥，時所屬之時君年十八，故其詩以買生終童自比，期公以維新一變之治，其結末有云：間燕欲讓經國業，恥將小技事雕蟲。蓋當時君既有經世之志，若區々詞章之試，非其所望也。是歲丁安善君憂，君至孝，出於天性，既深，感根本氏遺誡，孜孜講學，手不捨卷，其事安善君愛敬，至是，悲哀號慟，不能自禁，寢苦枕塊，毀瘠動人，其展墓也，道路觀者或憫之曰：彼子喪親，遂以悲哀喪其心乎？何其變常之甚也。讀禮之餘，著二連異稱，身服心喪，不御酒肉，以終再期。自茲而後，鄉里有志之徒，或有服再期之喪者，蓋聞君之風者居多焉。七年乙卯，君年二十二，又從立原先生游於京畿之間，臨琵琶湖，登富嶽而還。八年丙辰，賜宅於梅巷東隅，乃遷自下谷，君嘗自號幽谷，至是又有先春之號。九年丁巳，娶丹氏，丹氏父曰武右衛門，諱一言，母林氏，武右衛門君後

貨賂公行，風俗大壞，天下靡然，日赴於弊。本藩之政，亦不能獨肅。君每深痛焉。文政五年，諸夷船重相之補賀幕府，以為虜船漂蕩而來，非有他故，不責而還之。七年，虜船又出沒東海，遂上我常陸北郡大津村，村人囚之以聞時虜之巨艦數四在海上，知夷奴就囚，屢揚帆迫海岸，伺我形勢，或鳴大砲驚駭我人民，一時恟々，幕府遣使按檢事由，道路皆言：官吏必亦以無事處焉。君慨然稱謂：彪曰：汝不受死耶？彪曰：家君在焉，彪何不受死？雖然家君而命，雖萬死不顧也。君且泣且奮曰：信我兒也。我所望於汝，非他，今點虜蔑視神州，敢驚駭人民，此豈一國之恥哉？幕府固宜正祖宗典刑，斷然戮夷奴，以示海之內外。萬一苟且偷安，出於放還之策，則是赫々神州無一男兒也。吾深愧焉。汝疾馳至大津，聞其放還夷俘，則至虜舍盡臂力以斬夷奴，然後從容自首。以請官裁，豈不壯哉？吾多女子，有汝一男耳。汝而死，則吾祀絕矣。此固吾與汝命窮之時也。汝勿顧慮。彪奮曰：敬奉教，乃謹辨行裝，忽有飛使告，官吏到大津，翌日繼虜而還。凡封內之治事，無大小，便宜慮之。我藩之常，獨虜船之變，事關天下，以故我君相不敢裁決，受命於幕府。君嘆曰：神州之恥不可雪也。水戶之恥不可不雪也。大津者，我水戶之地，今我嚴兵備，戒不虞，以聞於幕府，而幕府差一介之使，直處置其事，無一議及我君相，不亦異乎？吾將要官吏於道，責以大義，既往之事，雖不可遂，庶亦足以少振國家之氣矣。迨到執政與津氏乞之，政府詰以非史臣所宜聞，君引故事，叩大義以辨之，政府不得

已使君書所以責官吏之條件以上，君退而歎曰：士之使於他邦受命而不受辭，願應對應，橫何如耳。今預議其辭，不亦良乎。然此國之事，不可不以盡也。於是終夜不寐，手草而出之。政府依違不能決，官吏遂過城下而去。事不果行，自是虜船出沒無歲無之。君慷慨憤激，欲有所建白，而時不可為也。九年丙戌，又以史事召至江戶之邸，館僚相議，欲留君於江戶，小人出力拒之，事亦不果行。及後事將歸，召君及館僚於後樂園之涵德亭，為君設宴，公手賜君以硯。虎斑石見，懸諭具至，有不二三年復見汝之命。君退謂彪曰：公之恩渥矣，而吾老焉，得埃二三年然後報之，吾恐不能復見公。汝其勉講，且謂曰：學問切磋之有功大矣。江戶者，都會之地，汝宜留以遂業，以八月還家。君夙抱有為之志，歷事三公，見重於時，而有司憚之，竟不得盡君之用也。晚年疎外，殊甚。君自知不可為，乃欲乞老就閑，專力於著述，以垂於世。而天不假年，暴忠中風，以是歲十二月朔，終於梅巷之宅。嗚呼悲哉！彪不幸時方在江戶，聞君疾，日夜兼行，到家而不能追，易篋之期，備哭悔恨。昊天罔極，乃使執友會澤伯民為墓誌之文，葬君於水月城，西常磐之原。慎齋丹君墓，君治家嚴正，有法度，雖祁寒酷暑，未嘗見其箕踞擁爐，袒裼露膚也。我母丹氏歸於君三十年，竟不見君之祖，與君同，但每杉山用財有節，不敢妄費，人或疑其吝，而至赴急救難，賑恤窮孤之類，則殆傾筐箚以資之，毫無慙色。戒宗族子弟，必以不可妄語與人交，必久而敬之，每欲為國家養人材，以供不虞之用，以故鄉里

子弟小有志於道者必勵以忠孝其他一能一技之士不敢口口稍々知武技有華實之辨者蓋君與杉山子方之力也嗚呼君之捐館既十年彪卒哭襲君之後就仕途或任館職或當郡政又轉侍臣南北不暇寧處以故墓上之文未有勒口口口又屬會澤安以墓上之文々既就伯民以先人高弟錄先人之平生粗無遺憾而墓表不能煩碎及小事述之亦孤子之重情也天保六年五月日孤子彪泣血謹識

○文

弔補公文

彪嘗竊欽慕補夫子之風今茲天保癸巳五月廿五日爲夫子忌辰因取其傳而讀之感慨不已乃敢爲文弔之其辭曰嗚呼公之忠精義氣亘天地而无虧并日星而莫墮而其神骨風姿世不可得而見者實五百年於茲偶然讀公之傳尙使人歎歎况星霜之推移會其年月日時苟有人心孰能不掩卷而大悲天日之無二華夷之所同知逆賊跋扈神人所不歸忽應夢寐兆編起金剛嶺據孤城受重圍節苦志愈貞勢窮策益奇大厦失棟梁僅繫南木枝連賊索肝膽獨有菊水旗桂大陽於既沈正神器於將歆攝亂反正復觀四海之一歸先驅入京異千載而一時奈何武臣又傲加之姦人獻媚乘輿播遷又馳誓欲殄滅仇讐奈席

讓之多岐死而後已覺時事之日非揮涕訣子遺恨在湊水之涓含笑入地英魂猶繞芳山之嶺兒孫殉節皇運存危上扶天常下立民彝既唱當時之義又爲百世師余復何悲忠魂勞駑享此厄而聽斯辭

○題跋

航湖紀勝跋

余在鄉學筑山浮霞湖振衣濯足未嘗不大聲稱快也當時謂茲游可屢焉亡幾塵事紛冗尤難跋涉而每過武常之路尙必左胸右顧以修往日之好忽移家茲土紛冗益甚所謂願願修好者亦復不易企徒引領東望耳一日驟淳風以斯卷見示徐觀之則霞湖勝狀筆端括盡使讀者神魂飛動於三又渺漫之境況余之久渴望於此頓若得親朋故友之消息反覆熟觀手不忍釋也聞淳風再游在近若能更攀筑山披雲霧叩天關揖陰陽之神踞雙峰之上援筆記勝以與造物者爭其奇使余亦獲寓目於其文則豈雷斯卷得偶余所以渴望於湖山者庶幾併慰其懷矣抑淳風本非山水之客嘗就仕途欲行其道一旦飄然去寓於湖山之間蓋亦不得已而然耶湖山而有靈則淳風豈能長擅其游哉天保丁酉冬日常陸藤田彪書於江戶磯川邸舍

書景山公藏墨後

我黃門公修器械備不虞臣茂實家業製介冑丁酉之夏應召來自水戶寓於礪川官舍越明年秋公偶游喜晴亭謂侍臣曰左平無恙乎侍臣曰左平雖老能健而勤業但官舍汗陋至嚴多則恐不堪邪憲公命紙筆戲圖茂實居紙帳中之狀係以歌詞曰若此則可以防寒矣遂使臣賜諸茂實々々不堪感激十襲謹藏以傳於子孫云天保九年歲在戊戌秋七月

畑左平茂實藏
東湖 彪 書

鑑にし勝る紙帳そ北風のいりしなかやのふせきとはなる

景山藏墨 圖略

書浩々歌書幅背

吾友西郡宰金兄有幽憂之憂余頗憂焉一日金兄寔然見訪乃把酒付之且出長吉甫所書馬子才浩々歌以贈之吉甫者余之執友而浩々歌者我先子之所恒朗誦也金兄撫民餘暇揭諸壁間時々誦咏以養其浩々之氣則此幅也勝庸醫所授之草根木皮者萬々耳

壬寅夏月

藤田 彪 識

書拜賜扶桑拾葉集書函蓋 代武田正生

正生不肖叨以祖先餘蔭沐浴恩澤少歷行人監察等諸職遂擢爲參政故事任執政參政者得賜扶桑拾葉集一部正生亦預焉亡幾出爲大番頭適有司致曩者所賜蓋異數也嗚呼我家除武器之外無復長物而今拜斯賜真可謂奇矣

書先人道墨後

我先子幽谷君嘗爲史館總裁文化戊辰出爲郡宰壬申復爲總裁斯時係翌年癸酉歲且之作今茲天保癸卯之秋恒查西兄以幅見示彪熟視之實當年先子之真跡而失其起句及紙尾一行西兄裝以自紙請彪補焉彪不敢辭直把筆塞其責亦孤子之至情也

天保癸卯八月十七日孤子藤田彪謹識

書福井侯藏幅海賦寫本後 代作

越前福井侯所藏有木玄虛海賦一幅落款係我贈亞相義公之諱天保甲辰之春福井侯使人齋來小石川邸請辨真偽時我納言公方在水戶有司以聞公使群臣有識鑒者視之皆曰筆意墨色不類義公之真跡然字體古雅亦非尋常書家之爲蓋天和年間公改諱以團易國而斯幅猶作國則屬公少時之書亦未可測也乃使人還其幅且以實答福井侯時茂編在右筆局預其事乃竊寫一通且書其由以傳於家云林茂福謹識

書正氣歌前幅後

天保甲辰四月念七日、爲原田兄、書於武田伯道櫻山別墅、彪將以五月二日陪公駕赴江月、宴酌之餘、揮灑以寓留別之意云、藤田彪

書長崎奉行伊澤氏書牘後

長崎奉行伊澤美作守ヨリ某侯へ贈候書簡之寫

決て銀きは不仕候へ共、近來西洋一般和融相調、何事も歐羅巴諸洲申合約明之由、イギリス別て猛烈に付、無補周旋可仕次第も可有之、今般之企は全くイギリス佛朗西と兩國之金と相聞申候、米國王之書簡は相辨へ不申候へ共、定てイギリス佛朗斯之交易を聞可申、皆和蘭條約と被存候、如何御座候哉、公御承知候は、早々急候被仰出可被下候、

和蘭國王書簡大意相聞候處は、左之通りにも可有之哉、
和蘭イギリス、フランス、プロシヤ、オーステンシイキ、プロイス、イスパニヤ、タイリヤ、トロ、ナールス、ホルトガルドイツ、

有給貳ヶ國一致いたし、互に通信仕候て、靜謐に相成候事、

一和蘭先王の妻は、プロイス國王の妹にて、當時の王、其子にて、魯西亞國王の妹を妻に致し、其妹にて、該印杯も魯西亞之驚の形を時々相用候位、至て親深く御座候、兵船も相互に出し相助候事、

一歐羅巴諸國靜謐に相成候方、一同申談、是迄交易無之國々の地を求め、何れも手廣に仕度所存有之、諸州より數百艘の軍船差出し、邊々使節を以、處々交易取組相談候趣に御座候、然るに此諸國王より、書簡奉候義は、全く唐山一件より發氣仕、イギリス國、フランス國、申談候上にて、御當國へ向け、南東相聞度所存有之趣、和蘭國王承り、日本の義は古きハ

ンドケノト、仲間又は一致の心得にて、罷在候に付、兩國の内方、使節等差越候儀も御座候は、御大切の事に付、其節御取振振御内密申上候義に御座候、

一右御取振振の義は、兩國とて、國を押領杯の事存には無之、只商買手廣に仕候存念に御座候へは、決て其節荒々しき様の御取振御座候、事は以の外の義に成行可申、尤使節差越候節は、必船隻被渡來可仕候間、決て手荒の御取振被成間敷候、若腹立仕候て、引取候の勝には、蓋以て六ヶ敷相成可申事、

一右御取振振は、其さ出島の如き場處を相定め、能く規定を定め、先一應商買御差許し、兩三年し御試、彼方々自然と引退候様、利潤薄き仕方に仕組候方可然事、

一無運に追返し候ては、外に一致の國々も有之故、軍艦數艘差越可申談、難測候事、

一唐國近海まで、數艘の軍船差越候事、

一國亂引出し、互に捕獲に相成候末、終に和を乞候方々、戰爭中諸難費償候、歐羅巴の規定に候事、

有の通條、厚く御勤持存之、先一端イギリス、フランス交易御差免し有之候方と奉存候事、

凡先右等の義に可有之と探求仕候、御承知も御座候は、早々爲御知可被下候、

右和蘭諸國交易條約仕候節は、和蘭も已に歐國同様の様、毎々申上候通り、如何にも狡猾の致し方、和蘭は說客に無補違と、小弟は見据申候、此期に至候ては、決て和蘭の說に御泥み無之、遂に御英斷今般の使節は何となく御差返し、勝の處は諸厄利亞なり、佛朗西なり、使節船渡來可仕は、必定に候間、速に追返し、手向可仕候は、打碎き追々軍船差向候は、捕獲防禦の手配仕屆、購買相決可申、物も恐るゝにたらず、愉快の至に、御座候、若和蘭諸國の說に泥み、御勇被仰出候は、皇國千古の御規則相崩れ候而已ならず、却て彼方へ威を

付るに當候、遂も取返しは相成開敷、何れにも最早安穩平和の御取扱可然御時節に無之、
雖令爭戰に相成候、磨山の如く、難難を願し候義は、決して無之と、外はいざ知らず、九州に
於ては、士氣精別に相振、屬其兩家は不及申、請家として、昔江九鼎候勢に、以下

有長崎奉行伊澤氏書牘、不知其所與何人、蓋其人避嫌疑、截書牘首尾、竊示同志、遂以傳
播於世也、余獲之於武藤善吉、武藤獲之於昌平學舍長齋藤順治云、本年七月中、阿蘭使
船之來、宣言為神州建長策、而其事深秘、世莫知其由好事之徒、傳附會之說、而余一切不
信焉、既而余獲佛朗夷與琉球國人問答之書、拊掌曰、阿蘭之獻策、非為佛朗夷遊說、則為
諸厄夷紹介矣、今觀斯書、則阿蘭情實、偵探粗盡、余之揣摩果不妄也、昔者北條氏斬胡元
之使、嗣然傳令大張武備、遂賊十萬之虜、於西海、神州之所以為神州、於是乎存焉、今也世
之論者、咸憚稱端、以為互市貿易、無損於國威、嗚呼、曾謂堂堂征夷府、不如北條氏乎、余
深嘉伊澤氏慨然奮勵、不悉其職、乃寫一通、以備攘夷志料、

甲辰冬日

東 湖 居 士 識

とちこもるわれをわすれて夢路にはあら海わたる身そあふけなき

書景山公和歌後

和歌一首、我水戸景山源公所作、甲辰之夏、公罹无妄之災、有志之士、悲憤痛恨、誓欲雪君

冤、申野知隆、雖身在草野、而切憂國難、陽混流俗、陰援正義、世態愈變、志操愈堅、及國難既
解、公親書新歌、以賜之、蓋申乃者中野、登母多可者知隆也、側用人、藤田彪謹識

和歌

世の中の風は時々變るとしたかさ操を松は鳥勢兒

書述懷三決死矣詩幅後

此甲辰五月、余所有感、而作也、嘗錄事實於每句下、竊命曰、回天詩史、秘諸篋底、不敢輒示
人、今茲已酉之夏、土浦藩大久保兄徵余詩、余深感兄之高誼、乃錄此詩以應之、兄亦深憐
余之愚、則又不敢輒示人也、辱交藤田彪再拜

書稽古徵今書幅後

有、余平生持論、往々書以與同志、人間應有數百本也、嘉永甲寅六月六日、燈下書藤田彪
賦謝

書栗田忠太郎墓誌銘後

我藩甲辰之厄、實田子之至痛、至於丙午之春、而不塞極矣、斯人之亡、亦在丙午之春、則其
疾病夭折、雖曰天命、而亦安知其非憂憤慙使之然也、余於斯人、非有一面之好、今讀斯
文、感淚流涕、殆若新喪親朋、至誠之感人、一至此耶、其亦可悲夫、

書小池一貫翁古詩後

那珂郡前濱村小池古右衛門家藏其遠祖一貫翁真蹟古詩，不押韻而一氣呵成書不
甚工亦頗脫俗習古色蒼然信四百餘年之物也按應永甲申翁年七十三而有遠蹈東海
已十年之句則翁實生於後醍醐帝狩隱岐之歲其屏跡海濱在南北媾和三四十年之後嗚
呼翁無乃南朝遺民乎當時足利氏威權赫灼天下人士爭獻媚於其門而翁飄然高蹈詩
酒自遣其所謂厭官途之役々慕子陵之高風者豈偶然哉夫古人真蹟傳於數百歲者固
可珍况祖先心畫永藏於子孫之家而其高風峻節使人慨然起感者不亦滋可珍乎
頃者吉右以翁真蹟見示余恐其久而或湮沒乃爲寫一通以與之且書其後者如此嘉永
己酉冬日水月藤田彪識

遠蹈東海已十年土人質直無與談昨夜大塚酌濁醪今日磯前縱眺望出沒隨波舟神
石怒號狂風獅子巖萬里直指日生國咫尺難辨酒列社森々古松蔽宮殿爛々波浪連
天外傳聞大師降魔地魑魅伏匿巖窟間大師已去鬼亦亡屏風石上鳥空啼與盡悲來
無人訪岸波松風慰吾懷人生七十古來稀役々何事官途人窮達有命誰人知今年今
日覺昨非予亦從茲慣子陵鑄田垂釣聊乘化
右應永甲申游阿字浦有感賦古詩以自解七十三翁小池一貫花押

書弘道館記寫本後

右我水月景山公所撰弘道館石以垂於不朽而自非拜賜則其楮本不易拜觀也臣不自
揣竊欲廣其傳往々騰寫以與有志者雖事涉潛踪亦庶幾乎不負推弘斯道之盛意云
嘉永庚戌暮春之吉日藤田彪謹書

華山墨畫跋

余友金子猛卿嘗師事波邊華山藏其墨畫數枚請余跋其後曩者余在江戶與華山相識
於立原春所許華山田原藩大夫爲人眉目清秀容貌瀟灑而忠孝根於天性慨然有愛國
之志信一時之名士也亡幾華山罹先妄之災遂殞其身余亦獲罪被禁錮者七年於茲而
春所既病歿矣今觀此畫不覺潸然淚下強忍題其由以與猛卿華山夙善丹青世人或目
之以畫家者流非知華山者也嘉永庚戌之夏水月藤田彪識

書習字本後

余從來不學書爲屏居家貧強忍爲童子輩揮灑以故書體滅裂自覺可唾棄抑蘇子有言
學醫者費人學書者費紙然則余所爲猶愈於世之費人者耶嘉永庚戌九月東湖居士彪
書於綠竹隈之書屋

題玉龍老人書後

玉龍老人年七十餘，屹々學書，其言曰：吾觀世人之年八九十者，遇壽期書字以頌親戚，故舊大抵筆畫拙劣，徒以壽誇人，亦以其壽恕之，可愧之甚。余雖老矣，尚日夜研精，積十餘年之力，則余書庶幾乎不徒以壽傳也。嗚呼！升平之久，風俗澆漓，世之學道講藝者，齡踰三四十，則或師心自足，或中道自畫，比諸老人之用心，懸隔亦甚。余聞玉龍燈下書蠅頭，其他不用眼鏡，身軀氣力猶少壯之人，古人所謂丈夫八十未稱翁者，其謂斯人之儔乎？

嘉永庚戌秋東湖居士題

題書書帖
書畫之於世務，急且切也。古者專用諸實事，及後世人文盛開，翰墨丹青為風流韻事，然後書畫或為不急無用之物。至於世所謂書畫帖，則蓋不急無用之最者也。今屏居無聊，以文墨自娛，偶有一客齎書畫帖而來，乞余題言。余抵掌曰：天下之無用者，莫甚於余。汝以不急無用之最者，屬諸天下最無用之人，可謂知其類矣。乃書所言以與之。庚戌季秋東湖隱士。

書弘道館記後

有弘道館記，我景山源公嘗八分大書，勒石建諸館側，以垂於不朽。信學者立志之根本，志士報國之標準也。且不自揆，竊欲廣其傳，往々書以與門生故人，此亦其一也。

嘉永辛亥春二月

書弘道館記自書後

臣藤田彪拜手謹書

有弘道館記，我景山源公所撰，公嘗勒石建諸館側，以垂於不朽。信學者立志報國之標準也。臣不自揆，竊欲廣其傳，往々書以與同志。此其一云。嘉永四年歲在辛亥春三月。

書勉學首尾吟後

彪年十一二時，先君子口授勉學首尾吟，令彪時々誦誦，不忘拳々相勉之意。而當時竊謂三十年前，歲月極長，所謂用功者，不必難為也。今犬馬之齡，過三十者，既十六年，而庸劣自若。讀運神角成自髮翁，殆令人愧死。適逢佳節，閑窓無事，乃寫一通，以授兒輩，欲俾其莫傲乃父之光云爾。

嘉永辛亥重陽東湖居士彪識

書丹君請鑄大鉢刹子後

我伯舅丹君，為人慷慨好義，雖在微職，恒懷天下之憂。文政己酉二月廿日，君之長子病歿，翌日，僕夷之令至自江戶，君捧讀數回，撫屍泣曰：汝之死，固命也。抑汝何不迨聞斯盛事而死也。蓋悲喜交至，因大聲叫呼，不能自禁。傍人為之感動。翌月暮春廿五日，君出至城東，途遇得疾，彪遂從之。則既不可醫藥，與遺神術街宅，解籙袴，去佩具，因得刹子數通於君懷。

中，方是之時，洋夷之患，歲切一歲，志士憤慨，誓不與虜俱生，而有司常主鎮撫之議，適幕府斷然布懷夷之令於天下，於是哀公將召執政，亦林重與議海防之事，君素學士浦關氏之統法，曉悟其不適實用，乃研究洋夷統式，大有所發明，舉以語人，人不笑則詆之，君自信愈篤，至是開執政發途，在近，欲有所建白，此即其稿也，及景山公脩庶政，文武並舉，於是統法之精，卓絕一世，故自今日而觀之，君之議若不足深稱者，而在當時則滿城士人，華法兒戲，習以為常，君獨研究實用，慨然欲建斯議，豈不偉哉！君之歿，其孤春風，冬生皆幼，先子命彪姑廢斯書，今茲辛亥秋，日，覽書獲諸篋底，怡然曰：君之孤既已成立，斯物不宜藏於吾家，乃書其由附之，併與春風云。

書正氣歌後幅後

天保甲辰之夏，余將陪公駕赴江戶，是行也，事情不測，而老母齡逾六旬，健兒僅六歲，雖以余頑，不能無眷顧之念，乃訪武田伯道於箕水，携健兒見之，託以後事，伯道感泣許諾，出餞余於櫻山別墅，環翠原田兄在坐，痛飲劇談，悲歌慷慨，殆有易水之趣，兄出一大紙，乞余書，余為書文山正氣歌，以寓留別之意，後數日到江戶，則公罹妻妾之禍，余與執政戶田氏獲罪，被幽江戶，後二年，兄亦與同志之士，被錮於水戶中街廢宅，本藩之厄，至此而極矣，今茲嘉永辛亥孟春，兄訪余竹隈之廬，談及往事，兄慨然曰：方子被幽於墨水，余於中街各分必

死，今也國事雖不振乎，老公之冤，既雪，余輩亦脫幽厄，子亦得侍北堂，撫子息，與余輩把臂談論，豈可不謂奇乎！櫻山之宴，日方哺，顧字體不滿子意，子盍為予更寫一通，以記再會之感，余曰：有是哉！直磨墨授筆，以應其請，蓋比諸前年之書，則筆畫頗整，而精神讓焉，此自然之勢也，唯余愚，開剛偏者，依然仍舊，則余禁錮未解，假塞於一室也，亦宜矣，藤田彪書於竹隈青自書屋。

書養生訓續書後

右三行，係建軒具原翁養生訓中所說，所謂言近而旨遠者，翁之所以諭人，可謂深切矣，庚戌暮春，有人請余書斯語曰：願揭諸壁間，以為朝夕之戒，余嘉其志，乃書以與之，蓋本書中要語，未必止此，而唯錄三件者，亦從請者之意也，東湖隱士彪。

書林子平尺牘後

余嘗目子平，以慷慨之士，今觀其獄中之書，語氣從容綽綽，有餘裕，古人所謂談笑於死生之間者，子平其亦庶幾乎。

嘉永甲寅小春水戶藤田彪識

四戰紀開跋評

右跋文不知何人撰也，文辭甚陋，加之謬誤居多，殆不可讀，聊錄以存其舊。

無念流壁書跋

筆劍教場壁書七件，先師戶賀崎子所作，所謂言近而旨遠者，可謂善言也。猛卿金子氏請余寫一通，將以揭諸其教場，余亦嘗泚先師餘澤者，義不得以拙書辭云爾。藤田彪斌。

○雜

幽谷遺稿輯錄大意

- 一先君子於華夷內外君臣上下之分，尤深致思焉，而文中或指神州，稱本邦及東方，或冠以我字之類，其他關係名義，或有不謹嚴者，皆少年未定之見也。今不敢改竄，姑沿其舊，恐讀者因以致疑，故敢辨之。
- 一取捨百家，貫穿古今，參講六藝，而折衷於孔子，此先君子所雅言，深惡立門戶稱某學，其於後儒，尤推朱晦庵，以為有大功於孔門，但不喜其性理之說，而文中或有涉性理者，蓋亦皆屬少年未定之論。
- 一卷首載略譜，各篇下注甲子，使觀者識文辭，見有初晚之別。
- 一文若詩，不論其世，則有不能觀時勢事情者，輯錄之間，或竊注其梗概，以資他日，凡加圈者，皆非先君子自註。

- 一先君子嘗欲論著幕府開基及三藩建國之本末，又有作慶元以來名儒大家諸子傳之志，其料粗備而遠不果，惟安藤帶刀及熊澤伯繼傳，雖多點竄塗抹，似半脫稿，然簡編不多，恐致散逸，乃付諸卷末。若其二連異稱，修史始末，勸農或問，各為一部書者，不在斯限。
- 一西土人文集，往夕載其奏議，而無所憚，先君子歷事三公前後，奏牘不可枚舉，皆用國字，唯丁巳封事，用漢文，纔數千百言，蓋一代大議論，然皇朝與西土風俗自殊，彪不敢泄諸家塾，慎密封以俟他日，國君之採擇，蓋先君子之志也。
- 一先君子每語彪曰：余年甫十一賦詩，十三作文，當時衝口而出，任筆而成，蓋年十七八，幡然謂學問之道在彼而不在此也。適丁大艱，絕不作詞章者三年，復吉之後，亦不甚用意於辭，以故其稿雖存，不類稚子學語，則多缺鍛鍊之功，今也老矣，既不獲從事於經綸，又不能專力乎述作，是可歎也。言猶在耳，則輯其遺稿，恐非先君子本意，然不忍使其散逸遺失，乃收錄為五卷，謹藏諸家塾，亦孤子之至情也。男彪謹識。

簡編雜記卷之二

武閣

武閣但以弓馬技藝為主，內編文苑，不論工拙也。余嘗主順天乙酉科武鄉試，其策有極可笑者，如一旦二字，多作且字，否字又作不一字，蓋緣夾帶小本字，蓋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謄錯耳。又

如國家字雖雖高一字則凡泛論古今處如國家四郊多事社稷危亡之類亦無不達寫武生自稱生剛雖於行內稍偏乃又轉生人生物生機殺機之生字一概編在側邊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外場已換入雙好字則不得不取中幸武關無勝勳之例可不深求耳

武愚之狀殆可捧腹然使之不習弓馬專事詞章則滿清之亡可躡足而待也不知張翁以爲何如壬辰秋日東湖評

李太虛藏本

李太虛南昌人吳梅村座師也明崇禎中爲列補國變不死降李自成本朝定鼎後乃脫歸有舉人徐巨源者其年家子也嘗與之一日視太虛疾太虛自言病將不起巨源曰公壽正長必不死請之則曰甲申乙酉不死則更無死期以是知公之壽未艾也太虛怒然無如何巨源又撰一劇演太虛及龔芝麓降賊後聞本朝兵入急逃而南至杭州爲追兵所隔匿於岳墳鐵鑪秦檜夫人跨下值夫人方月事逾兵逼而出兩人頭皆血汚此劇已演於民間稍々聞於太虛適芝麓以上林苑監調官廣東過南昌亦聞此事乃與太虛密召歐伶夜半演而觀之至兩人出跨下時血淋漓滿面不覺相顧大哭謂名節掃地至此夫復何言然爲孺子辱至此必殺以洩忿乃使人使巨源於遊蕩刺殺之此事得之於蔣心餘編修

巨源談話足以應倒儒夫雖然其身獨何人亦非世俗明國之恩者耶既不以身殉難又不能經於溝瀆恬然苟活反嘲人之不能死難更傳其醜於衆豈不重可惡乎其取僂辱固不足惟

壬辰秋日東湖評

原田觀察書像贊

昔者戊戌己亥間原田氏在江戶幹政府機務時我黃門公使內藤重昌圖當時用事諸臣今茲壬寅秋日余適訪原田子々出其書像見示且徵題辭嗚呼子之請豈可辭哉

董孤直筆查章缺銷何物揮之一片忠精

名濟說

自古以來業醫者皆雜變着胡服效浮屠氏之態天保癸卯我黃門公大發令使國中衆醫皆著髮着纏服河井考齋亦與焉因欲更其俗稱來詢於余々乃授以濟字嗚呼博施能濟善人之所病濟世安民英雄之所符國之將亂者濟之則治人之將死者濟之則活濟之義大哉唯考齋擇之耳

天保癸卯歲晚

藤田彪席上把筆未定稿

滿清聚斂

頃閱清儒陸闢其文集嘉定縣加編錄序載者民之語曰往者故明之時吾嘉民完課常爲諸邑先今始以康熙十二年之會計與萬曆三十七年之賦役令書較之加增者蓋九萬有

奇而自十二年以後軍興之所增者不在焉然則民安得不困而賦安得不通又隴其條陳
事務六事其一請緩徵大旨以為自古稅歛必於秋成之後此一定之理必然之勢也今則
以兵餉之故正月開徵民間尚未播種而追呼敲扑急踰星火矣不足者勢必轉貸及至秋
成子金積業一歲所入不足以償轉賑改歲而新徵又至所以閭閻日窮一日地畝日荒一
日餽而鳩形者滿野鬻妻賣子者接踵也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古人猶以為苦今則新
絲不待二月而賣新穀不待五月而糶云々據是則當時雖屬統一而民之憔悴於虐政者
可概見苟小有男子之志者孰不欲一掃腥膻而脫虐政其低頭聽命者特奴於威疆耳誠
使明氏之遺民有赤心血誠同力協規者為之倡則安知臺灣之餘燼不再至於炎々可憾
也夫

日食

萬物本於天天之不可不畏亡論已漢儒日食及災異推陰陽本五行欲使天人相應如響
之於聲而其言未悉中則或足以啓人君悔天之意矣自西洋學行信其說者視天地猶一
盆盎乃若日蝕亦以為當然而不惟焉夫夜宴方酣適衝風滅燭滿座為之寂然不樂況太
陽失光天地晝暗凡普天之下皆所當悚然畏懼則人君減撤之舉豈可已哉夷狄之俗直
情徑行不辨禮義苟以事物付諸當然則正歲吉月固不足賀而疾病死喪亦不足畏幾何

其不相準為夷狄洋學者流豈思之

月食

月食之說古來紛紜而大抵以為地影障日光之所致若其晦朔弦望亦為借日光為盈虛
余頃閱清人陸世儀思辨錄其言曰月之光月自有之其盈其虧皆月所自為不借日光尚
書生明死魄亦一證也其說頗奇蓋以月為水晶琉璃然尚書生明死魄固不言其借日光
與否且以水晶琉璃蔽日則豈有復日蝕乎要之不急之辨無用之察學者不必究可也

思辨錄

唐虞禪讓殷周放伐後世欺孤寡取天下者或以藉口箕子伴狂呂尚鷹揚後世輔佐新主
參滅宗國者亦或託跡余每深憤焉思辨錄清人陸世儀所著世儀實明人而其別號曰桴
亭蓋取於乘桴之意余因憐其志又願愛其論者實無明季浮躁之習忽讀而至學校條其
說謂學校之師宜用勝國遺老待以賓禮亦引箕子傳洪範於周以為據不覺投卷而唾罵
者良久丙午春日錄

擊經堂集

擊經堂集清國阮元所著據自序其集凡四分經史子集共四十卷余唯觀其一集元之立
言原於小學開口則談字義發明不斲間亦不免牽強然其解經必本於古訓痛惡虛無高

妙之說務歸諸實事實行而後已其用心可謂勤矣丙午仲冬錄

靜坐

宋儒靜坐之說原於禪理孔子曰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思而不學猶且不可况漠然默坐欲以求道其不陷於虛無寂滅者幾希頃者讀清人陸隴其文集有讀朱子告郭友仁語一則其大要以爲考亭淵源錄所謂朱子教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者係德元所記德元嘗學禪恐失朱子之真觀朱子答劉淳叟云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個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其動靜心無時不存又答潘子善云々可見朱子未嘗教人靜坐况限定半日哉或疑程子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朱子於復卦象注曰安坐以養微陽也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也程子何嘗不言靜不知程朱固未嘗不言靜而未嘗限定半日且其所謂靜者皆指敬非如學禪者之靜以上前略隨其篤信崇陽動與洙泗並稱然言誠意正心則必以處事接物立說其於靜坐之說亦能辨論如此雖不能無保護宋儒而亦可謂善學宋儒者矣

以畜產罵人

言語之粗俗市井尤甚無賴之徒飲博游嬉其小相罵則曰奴大罵則曰賊曰畜生余常深

惡焉偶聞後漢書劉寬傳寬嘗坐客遣蒼頭市酒廷久大醉而還註曰廷久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親奴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據此則當時士君子亦發斯言而人々習以爲常獨寬淳厚長者乃患蒼頭自殺可觀東漢末造風俗頹敗之一端也蓋人自畜產之罵而不恥故罵人以畜產而不恚然則其罵者與所罵者其間不能以寸方今畜產之罵未行於士君子間風俗紀綱萬々非漢季之比而君子遠覽防微慮前則戒堅水於履霜蓋亦在上者之所當用心也

娶長妻

後漢馮勤字偉伯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熊澤伯繼亦嘗言欲子孫軀幹超倫則當擇婦人長大者而娶之余同朋杉山士元長可並尺八寸武田伯道長五尺六寸餘二人爲尤長大而其母氏皆長蓋父母皆長大而其子短小者十無二三父母皆短小而其子長大者亦十無二三父雖長大而母短小則其子未必皆長大父雖短小而母長大則其子能長大者往々有之娶嬰不滿七尺以其君顯曹交九尺五寸食粟而已士之立身行道在彼而不在此固也然神州自古尙武士寧失於武愚不可流於文弱乃當其長槍大劍斬將搴旗之日短小者勞而功不多長者佚而力有餘則欲子孫軀幹之長大者亦報國之一端也馮勤及伯繼之意蓋亦豈特以觀之美爲哉

熊澤之言取諸記載恐違本書之意俟他日校訂

揚人之長反顯其短

史家記人之言行欲揚其長而反顯其短者往々有焉後漢書劉寬傳夫人欲試令恚伺當期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寬之不恚則善矣然其妻何侮夫之甚而其婢亦何不畏主之甚也苟使寬小知治閉門則理不當有是事余謂侍婢嘗誤翻羹而傳者欲奇其說乃添其妻爲試寬之事耳

讀陳書

陳書成於姚士廉然大抵其父察所草察以文學事梁及陳隋頗爲世所推而覲然面目更歷三代親近十主竟以壽終其人無志操可知也察身既浴梁陳之恩以故其記事極多回護又篤信浮屠以故紀傳於佛事往々詳載至於安危存亡之機則不能使觀者了然蓋當時紀綱壞亂道義潛晦文武臣僚朝向夕背恬不知耻其稱名流者皆淫於老佛與道士沙門爲伍何獨魯一姚察但讀史者不可不知其由也

通鑑錄

清人程瑤田字易疇歙人說詳堂所著其目曰宗法小記曰論學小記曰喪服足徵記曰

清道羅理小記余所觀止此其宗法及喪服二記則鈔其要者論學清道二記則一再讀過論學專主程朱而其說着實絕無靜坐參禪臭氣至於宗法喪服等之說則考據明確貫穿無遺誠蓋皆有用之著述也但宗法之說與余所見不合然余宗法說之不合不獨瑤田亦何侂焉近時清人著述往々高目未有若是精確者以余觀之其東吳顧炎武之流亞乎

字雲巢文稿

清人戴謨字子鑿武寧人雍正所著余寓目一過其文簡潔有氣力至於得意之作往々髣髴六一其第二子曰鏡字子曰樂之事而不第末局皆能成立當時有三盛之稱其兄弟友愛和樂之狀猶披翁之於顯濱也從其游者某々數人耳然皆立志卓然着眼不凡以余觀之蓋皆宋明右族之後而隱於詩文者也業已生於胡清之世食胡清之粟似無可如何者而於明末節義之士澆滅而不傳者尤致意其胸臆未必無吞憾者一發而爲文辭其有氣力不亦宜乎余觀謨其會祖墓其始係萬歷天啓之號至於胡清之世唯係之甲子嗚呼其志可悲也當俟他日再讀仔細評之

金忠節公集

明人金鏞字正希一遺文也學淫於異端文失於奇險使其不死節則其文與學不足稱也

然其志切於求道

虹玉堂集 清人鄭楷知字漢林，涇川人。

自蘇齋集 明人袁宗道詩文也。公案袁宗道著易學中道校

三蘇蘇人門庭各異本領是同所謂學理而後知備非虛語也。

程伊川易傳宋刻本止六卷

讀書敏求記曰伊川易傳經籍志載十卷吾家所藏宋刻本止六卷今考程朱傳義後二卷小序曰程先生無繫詞說卦序雜卦全解東萊精義載先生解并及遺書今並編入續六十四卦之後題之曰後傳庶程朱二先生皆有全易云則是予所藏六卷為程氏原書而後傳乃據精義遺書攙入者端臨通考亦未為核也尋討伊川本旨為之掩卷慨然

宋刻國語異同

又曰吾家所藏國語有二一從明道二年刻本影鈔一是宋公序補晉南宋葉本間以二本參閱明道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註曰后君也稷官也則是昔我先王世君此稷之官也考之史記周本紀亦然而公序本直云昔我先世后稷讀者習焉不察幾譌為周家之后稷矣襄王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國門左右皆免胄而下拜註曰言免胄則不解甲而拜蓋介冑之士不拜秦師反是所謂無禮則脫也公序本又失去拜字與註文大相違背徵明

道本于何正之今世所行國語皆從公序本翻離知二字之亡來久矣彪按左氏傳僖三十三年之文亦無拜字序本未必非也

高麗本論語集解

又曰童年讀史記孔子世家引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又讀漢書列傳四十三卷贊引子貢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已矣竊疑古文論語與今本少異然亦無從辨究也後得高麗鈔本何晏論語集解檢閱此句與漢書傳贊適合因思子貢當日當嗟嘆意子不可得聞中同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故以已矣傳言外微旨若脫此二字便作了語殊無低徊未忍已之情矣他朋友交言而不信乎等句俱應從高麗本為之此書乃遼海道蕭公諱應宮監軍朝鮮時所得甲午夏予以重價購之于公之仍孫不啻獲一珍珠船也筆畫奇古如六朝初唐人隸書碑板居然東國舊鈔行間所註中華罕有識之者洵為書庫中奇本末二行云堺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吉謹誌未知正平是朝鮮何時年號俟續考云彪按高麗服屬西土奉其正朔豈復別建年號耶且觀高麗本流布於世者絕不見行間有難曉之註則此所謂高麗本論語者本神州所刻而其鈔本流傳於高麗也正平甲辰者實後村上天皇之十九年堺浦即和泉之堺浦其行間所註云者所謂片假名訓點但於道祐居士不知何人而奉南朝年號則決無

疑於為南朝臣民矣。方是時，天皇蒙塵，據神器於窮山之中。忠臣義士，相踵殉死。天下皆奉
閉朝年號。知有是利而不知有皇室者，殆皆是獨紀伊和泉之民。奉戴皇室，殆與芳野行
宮修始。乃若屠士，能傳道經於擾亂之間。揭以正平年號者，其亦有志於扶植綱常。挽回氣
運。歎其書一傳於高麗，再傳於西土。今因西土人之書，以徵舉浦有居士，刻論語。不亦曠世
奇事耶。

彪又聞敏求記朝鮮世紀條下云：高曆丁酉，會稽吳明濟以客從司馬贊書。東援朝鮮，諳訪
事蹟。撰世紀，記高麗始末。明國萬曆丁酉，即神州慶長二年。而豐太閤再征朝鮮之歲也。因
按論語集解條下，所謂蕭應宮監軍朝鮮者，蓋亦與之同時。則西土人獲觀論語古本者，其
原係豐太閤之賜，亦滋奇矣。抑正平甲辰，距今四百八十餘年。道祐所刻，恐不傳於世。為可
憾。偶取坊間所流布集解字樣始刻而閱之，子貢曰：夫子之文章，云々。結末有也已二字。較
之朱註，本多已一字。而與敏求記所引史記世家適同。豈古本有已矣二字，而後人參之於
朱註本，及史記以改之耶。抑亦別有一種傳來之書，而然耶。凡古人所傳，有似謬而不謬者，
假使其謬，慎存其勝，則猶或足以考其謬之所自來。若師心自用，一筆改之，則其謬者愈謬，
而其所自來亦不可考。况未必謬者耶。可不慎哉。

逸 題

天地者萬物之始，父母者生民之本。所以乾坤為易之首，屯利建侯，蒙以育德。君師立而治
教備焉。詩曰：物有則，書曰：作之君，作之師。周公之制官，孔子之論道，未嘗不基於此。然則齋
於高遠，而不本於彝倫，流於虛無，而畧事業者，豈可與言易哉。乙巳至日後四日錄。

棋局銘

靜坐不遷，有似參禪。條理秩然，殆類井田。竹林伴賢，六一備員。時倦簡編，可以代眠。維白維
玄，或後或先。互據形便，戰爭何喧。汝獨漠焉，總攬大權。體方質堅，能全其天。

○詩

己丑四月十七日次飛子健兄初夏酌是日東照宮祭辰

四月北風傷我情，神威未見妖氛清。滿城歌吹紛如沸，誤認東陸鼓角聲。

今茲癸巳三月公駕就蕩，臣彪等留在礪川之邸，奉命講究神祇之事。越九月二

十九日，特命遙賜那珂江鱒魚，感佩之餘，恭賦詩，敢備電覽。

神州道在敬天神，講究自嚮迂拙身。未有編修就端緒，豈圖恩賜及微臣。三秋漲水肥紅肉，
百里飛霜和細鱗。拜受携歸成何事，聊將一榻祭先親。

臣彪等奉命入便殿別室，講究神祇之事。今茲甲午六月十日，炎暑特甚，公忝想

臣等苦熱以團扇各一贈臣等々々拜受不堪感佩恭賦短章以奉謝焉
君思新賜團々物始愛人間夏日長不待薰風自南至掌中六月颯生涼

磯川邸後宮嘗藏木魚大可專席乙未初夏齊昭見智恩法主於口口院談偶及
之法主欲獲其器齊昭敬諾而退乃搜索後宮及府庫其器既亡矣蓋往年丁亥
之吳第宅付烟木魚亦烏有於斯時也齊昭無辭謝法主聊以菩提樹子製念珠
一串附以鄙章敢呈左右云 代烈公作

木魚烏有卵猶存收拾聊呈帝子門法海恩波無限處紫々應化百餘鯤

己亥仲秋訪魯堂老兄於小梅官舍醉中漫賦時白雲慘愴孤月出沒云

己丑四月十七日次飛子健兄初夏酌是日東照宮祭辰

天風吹自雲玉兔度銀漢自雲時合散玉兔影撩亂吁嗟三秋半萬戶刮目看奈何負清蕪
空起吾人歎君不見江城之東墨水畔壯士相逢髮衝冠苦心肯吞豫子炭慷慨未斫吳國
棠屢問寶劍為誰鎖三尺膏下徒扼腕玉兔々々若不向人間憚皎々明々直來入壯士觀

壬子秋日會楊子長家壁間會縣北園源公肖像分酌得陽字以賦

十歲離群鬢作霜豈圖相值且衝觴英雄遺像英靈在志士追懷感慨長不有功勳垂行帛
須將志業洩文章謠言此宴非虛會恰似地中生一陽

天保庚子之秋公親就藩臨秋成新田公親執相種小杉一株以標他日建神祠

之地所謂神木也時彪陪駕頗記其本末今茲嘉永壬子之秋與同志諸君重來

秋成適會村人新營神祠結構竟功公所種之杉當時僅一尺餘距今一紀既踰

三圍高亦三丈餘彪徘徊祠宇仰觀杉樹不能無感敢賦七古一篇係焉

維昔黃茅自葦地如今香稻與雲連二十四戶相親睦生口百餘皆力田憶昨明公就藩日
省贊會到滿湖邊父老歡欣拜路傍郡吏趨走候馬前公親執相種小杉佇立拜神祝豐年
瞬息寧識經一紀人情世態忽焉遷獨憐父老不忘本新構神祠小杉前小杉幾年凌霜雪
屹立數仞色鬱然君不見蔽芾甘棠不剪伐周人長慕召伯賢又不見孔明廟前千尺柏孤
高又受詩人憐香願斯杉長且大神威君恩相共宣他年試自東海望一團黛色參九天

代持塚周藏言志

百畝之田五畝宅深耕易辨託身生却嘲城市悠悠者漫帶雙刀樹一槍

次酌子仁大關兄繼帶無月

三秋風物易傷神何堪頽雪更惱人莫道良宵無月色廣寒宮裏自天真

次韻白石詞兄留別之作

分手忽過三日程空留離恨滿江城蜀魂聲中五更雨憶君情惹憶鄉情

賦一絕以呈

塵世常歎事非良辰游賞莫相違故人縱在東臺上更出西郊隔翠微

史局開講即事

翰林委拙日如年魚魯校讎總惘然劉魂南來聲迫切不妨穩々凭几眠

重九西郊登高得出字

自古三秋悲瑟瑟何堪更抱幽憂疾淋漓痛飲幸休訴一入醉鄉不須出

開浦賀鴻從還房船有感

肉食從來乏遠謀羹羹殆自壞長城奈何文網許多密却漏南天橫海鯨
誰道嚴多得醉難滿堂和氣不知寒朔風吹雪晚來急故把玉杯排戶看
世間富貴似轉塵高詎超然不帝秦誰道先生終蹈海穀城黃石恐斯人
俊傑從來有屈伸不逢知己是庸倫請看當日拔山力輸却淮陰胯下人

題墨仙翁園杖日記 蕭士浦人語凡氏

左盼霞湖瀾右顧筑山高中有墨仙在吟詠揮彩毫清興游未足振衣游且遊七十何嬰鍊
不厭跋涉勞勢庸仰神威南海看驚濤行々記觸目齋來誇兒曹嗚呼人間世到處毀譽累
營利街名者天下皆滔滔嗟更謝塵緣浩然翰墨透好更乘白鶴飄々萬里翔

這山君有弄璋之慶余方閉居不可往賀家亦極貧不能呈微物以供嘉儀乃敢
綴數辭以祝之

人生愉快事莫大於弄男君自有室後弄瓦既再三熊羆忽呈祥滿堂聲喧々皇天降福洽
祖先遺澤長叔世輕嗣續義兒習為俗千金養螟蛉惟極耳目欲經渭混為一源平皆失實
空誇莫耶名鈍刀屠其類不似君家門嫡々子又孫雖無卿相位亦欲宗席蟠教子始自胎
慎勿忽嬰孩一寸松柏芽他日棟梁才

東湖詩文拾遺終

東湖隨筆

東湖全集

東湖詩文拾遺終

東湖隨筆

堀川潛藏那珂港人。雖生乎魚鹽之間，夙好讀書，事親純孝。嘗丁外艱，親戚隣里來助喪事，將行火葬，潛藏決然不可，我水滸滸義公之化，雖目無一丁者，或能知火葬之不忍爲也。唯其事淨土新宗者，皆惑溺其教，往々火其父母，恬不知怪。那珂港大抵新宗之檀越，及聞潛藏持不可，且嘲且罵，視以爲病狂。喪心癡坐，勸之，潛藏確乎不變。悲哀號慟，至誠動人，親戚隣里不能強也。潛藏遂以禮葬焉。後十餘年，今公襲封庶政一新，天保之初，嚴設火葬之禁，於是僧徒之外，雖所謂一向宗之檀越，無復往時慘毒矣。彪深感公之仁恕明決，而又嘉潛藏能立志於一鄉惑溺之日也。潛藏名，字文淵，受業於我先君子。家本極微賤，公錄其好學篤行，特命稱姓許帶刀，給以月俸，見爲本村教業館主事。從游者頗衆云。甲辰五月十一日錄

良公與藤堂和泉守善，藤堂伊勢阿邊津城主，兼跨有伊賀國尤富饒，雖以三藩君公，而坐作進退時或不通。一日藤堂詣我小石川邸，公見之，適小姓富田小平太捧茶而至，公顧謂藤堂曰：「奉記斯子之面貌，藤堂曰：「未知何如者也。」公曰：「是爲子之舊城主富田信濃守口世之孫，藤堂性倪避席，始與富田相識，公之機變類此云。」九子及外孫

佐野藤右衛門爲町奉行、年譜故事請候及幕府之吏過城下、則町奉行延之於客館、町奉行下、佐野與吏卒及陪從、立於客館之前、山本乘轎而來、距館十數步、馳其僕、至於佐野之前、目以大膳過城下、煩君出迎、理當就館相見、而公事迫急、不能如禮、使僕敢謝焉、言未畢、轎殆過、館佐野大聲呼大膳殿者再矣、轎丁愕然駐步、佐野又曰、有水戶殿辭命在焉、山本遽下轎、而見佐野、々々徐曰、時方那寒、得行旅無恙乎、宜就館而憩、不腆供給聊勞使者、山本跪曰、前程有期、不能上館、敢拜命之辱、佐野不拜曰、諾、在可反命、市井觀者如堵、山本倉皇乘轎而去、時吾外祖父丹君以寄騎在佐野之側、深服十數步間之決斷、每舉以語余、其辭命者、皆佐野一時之腹稿云、二學甲辰六月四日記

昔者我鄉有彌大夫內藤翁者、爲人質直、長於武技、尤善寶藏院之槍術、及一刀齋之刀法、文公好文、傍嗜武技、弓銃槍刀、莫不兼綜、而左右近臣、與公較技者、率皆陽負、以取媚、公就藩、一日召彌大夫、較槍術、公把十字槍、彌大夫把長槍、公守則彌大夫攻之、槍鋒電發、公攻則彌大夫守且戰、勢如虎負、前後數合、遂不獲一勝也、彌大夫退、公顧近臣歎曰、寡人始知大名世傳、世傳之不用、若彌大夫、可謂剛毅木訥之士矣、近臣或語內藤、々々、彌然曰、君上雖尊、小臣雖卑、剛毅木訥、不亦善乎、公之寬仁、無我彌大夫、撲直無

文世以爲美談、先子口誦、內藤之宅、本在梅澤、後居余北隣、及今、甲辰六月七日記當浦公成公之際、有跡部正矩者、以講究士道、切磋武技、稱於世、嘗祇役江戶、適江戶邸災、蓋享保二年丁酉正月、其臣石川萬右衛門留守水戶之宅、聞之躬負正矩副鎧、日夜兼行、抵也、水府亦爲可憐、江戶正矩大喜曰、汝慮余器械付島有乎、余舍則幸無恙、汝宜滯留數日、縱觀都下、石川怒目、僕豈爲游覽而來哉、審君舍無恙、則留守之任不可忽、遂不脫草鞋、踰鎧匣而喫飯、又負匣而去、正矩字尺樓、稱彥九郎、致仕號退丁、々々之名、至今兒童猶傳誦焉、於我友彥九郎正生、爲口世祖、石川口世之孫遊哇、列士林、見供奉大席事、

寬永中、豐島刑部與井上外記、關於幕府之朝、時其同族豐島某始仕威公、以大番在水戶、聞之遽治行裝、見隙小長岡、見其內曰、本宗有急、某義當速視其家、請賜暇、甚內熟視曰、甚內諾焉、子其行矣、豐島喜而去、既而政府詰甚內、以其專決、甚內曰、某耄矣、不復記事也、事聞於公、々々曰、甚內自稱老耄、其豈耄哉、必有以也、命更問之、甚內曰、豐島不敢緩本宗之急、慷慨赴難、其人可愛、其辭尙壯、其事君報國、前程尙長、臣視其色、不許、則犯禁而出境也、必矣、是老臣欲免罪、素一壯士也、臣老矣、且暮入地、不若臣自蒙專決之罪、全豐島之始終、臣之屠腹、既決於心、是臣之所以耄也、公聞之大感、命甚內曰、自今以往、事之急者、獨甚內許其專決、他人不得效也、公之聞甚內之忠、豐島之義、當時稱之、六月二十日、草未定、可訂

南溪名越氏以文學始仕良公其來水戶也僑居下谷市廛屋宇極陋一日執政兵庫頭山野邊氏及巨室大田原傳內近藤義大夫將訪焉時余先大父安善君尚幼聞之謂其友曰名越君有賓客吾將自其隣舍覘實主相接之狀遂與其友俱入隣舍小穿壁而待暫之三賓來其僕從由薄皆暴露於池邊坐既定南溪手持酒盃而進野看一二陳設席上南溪欲使山野邊氏先舉杯不可再三辭讓而後可山野邊氏把杯目南溪及二子曰先生焉大田原焉義大殿焉吾先飲幸恕請自是獻酬數行辭歡而去先君子距今僅八九十年風俗淳美可想也近藤之子亦襲稱義大夫致仕嘗訪其師池永隆宅於向井街杯酒相接時議以為市井宴飲非大夫所宜為遂蒙譴責其後巨室世家尊大自居雖其師友在士林或難訪之孟柯所謂以其一侮其二者往々皆是風俗之變可歎也六月二十日

口口中堀田某殺其友望月某挈家累而出奔參政白井口口聞之速命物頭神田某率卒追捕之明日以事告執政々々佛然曰是事體之不輕者而子無一言以相議先命而後聞無乃獨斷誤事乎自井曰議而後從事則稍緩失機且令條不云乎凡士人亡命者命傍近物頭捕之今堀田宅在銀杏坂下神田居其傍近職亦物頭是其所所以命也某嘗以為令條者國家之典章無復可議故揭之於大城使人々視之至於其情實委曲依違難決者則有司相議然後斷之若君所言則事著於令條者亦一々覆議從事乎某未諳政府故事敢請

執政漸服堀田之奔也將投下總佐倉城佐倉侯其同族也神田日夜兼行遂獲於其城下爾歸蓋使自井詢於執政然後命之則殆不能獲也時白井新為參政始直月適有此事云

先君子口語○六月二十日

柴野那彦稱彥輔讚岐人以儒鳴於京師幕府徵為儒臣其調 神武陵詩云遺陵纔向里人求半死古松數尺丘非有神神開帝道誰令品庶脫夷流既王像設專金閣藤相墳瑩層玉樓百代子孫靡不億此所何無培一坏邦彥嘗上斯詩於幕府紙尾署曰陪臣無位柴邦彥大將軍見而不憚曰彥輔在讚岐則宜稱陪臣今既為麾下士而猶稱陪臣甚亡謂也聞老松平定信在側對曰今世專指諸侯之士稱陪臣者關東之私言也苟對天朝而言之則臣等亦屬陪臣況彥輔乎大將軍始悟焉彥輔之詩感慨諷切實有補於世道而白川侯之對則直無所回避可謂通大體矣先君子口語○甲辰七月二十日

木村謙字子虛常陸天下野村人為人外託狂簡中存忠義慨然有大志寬政中幕府命近藤守重按檢蝦夷地方子虛聞之遽赴江戶變姓名曰下野源介從近藤而赴蝦夷跋涉千里艱苦艱苦大詳北虜情實當時鄂羅斯人屢往來惠土呂府嘗建十字柱於其地近藤之至也遽撤之易以木表使子虛書大日本惠土呂府之七大字子虛躍然感喜盟手南向遙拜京師與勢庸又拜幕府及我水戶與其師立原先生然後揮筆云事見於子虛日記其報

國之誠，誠不可想像也。距今殆五十年，不議成其土者，能脩其木表，以存當時之盛舉，歟抑朽腐，泯滅不可復見歟，余不啻爲近藤木村惜之也。甲辰七月二日

夷祭禮之尤大且急者也。而二禮廢缺日久，上自至尊，下至小民，舉父母精魄，一委之浮屠之手，可勝慨哉。我贈亞相義公之喪，威公創營宅兆於瑞龍山，居喪一循古禮，又建廡於城中，因時祭禮，悉用儒法，不啻歷世遵行，旁及支封之君，亦皆治本藩之禮，蓋當時有欲脩二禮之廢缺，大敷行於一國之志，若授士人墓地於東西郊，及輯喪祭儀略之舉，可想見其概也。其後百數十年，我黃門公欲脩義公之遺緒，以扶植天常民彝，不幸讒人罔極羅織公之罪，一國愕然，百事殆廢。悲夫。古曰天定勝人，苟然則臣子之義，固宜百折不撓，以脩二公之志，於天定之日，豈可不盡心哉。頃讀栗山文集，有二禮儀略序，其書係村士翁行藏所輯，而其徒岡田子燦校而梓之，栗山翁稱其斟酌時宜，庶幾乎不失情理矣。則有志之士，欲酌古而施於今者，或有可采者，聯書以俟他日。甲辰九月十日，不屬稿後筆直識

應永中前將軍足利義滿受日本國王之封於明主朱元璋，及薨，其子義持又受父諡於明國，其驕愚無識，虧損國體者，罪不可勝誅。頃者閱錢會讀書敏求記，其所藏書目載日本受領之事一卷，註曰受領者，受領天朝之賜子也。字體奇詭，彼國人所書，讀而至此，使人切齒。抑明主親義滿以爲君於神州者，豈知神州自有至尊，非還俗天子。元璋嘗入光覺寺，僧故云蓋所

可得而輕重耶，余嘗擬作義滿卻元璋封爵書，以明名義，非敢以文爲戲，聊爲足利氏盪滌青史之污穢耳。乙巳五月廿三日錄

顯宗帝之龍潛於播磨也，與本國々司始相見，帝作歌曰：伊憊武斯盧，寄籛派比野，雛擬寐，逗逾凱旋，備明金於已陀，智會能泥播字世儒，其隱忍全身，所以保皇統於流離，關間之間之意，宛然見於言外。唐之李忱，所謂宣宗之瀑布詩曰：千巖萬壑不辭勞，仰看方知出處高，溪間豈能留得住，遂歸大海作波濤，亦與顯宗同歸，而顯宗之事，先於李忱三百數十年。

宋主顯宗年既老，未有儲貳，言事者往々建固國本之議，遂擇於宗室，立昭宗爲嗣，定策之功，大臣韓琦爲尤多焉。時諫官司馬光等有疏論述，宋主遽曰：朕有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既而顧左右曰：宗室中誰爲可？琦對曰：此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宋主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然近不慧，大者可也。遂啓曰：其名謂何？宋主曰：名某，今二十歲矣。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夫儲嗣之議，實天下安危所係，則當時宗室之智愚長幼，凡在有志之士，固當熟聞而諳知之。况大臣愛國，若韓琦之倫，豈不知有宗室養於中者，與其年齒賢不肖哉。顧此人主之所宜斷，萬一發於臣下之口，則嫌疑生而大事敗矣。乃謙遜不肯對，又恭問其名，然後贊之，其用心可謂周密矣。或曰：琦等所以避嫌疑，則可也。幸而宋主擇好人，若其所擇不賢，亦枉從之乎？曰：奚其然，必曰是國之大事，臣等退而徐議焉。夫然後覆奏其所以不可者。

宋主必曰然則孰可代之琦等亦復必曰此事豈臣下敢議請再仰聖擇俟其所擇是而贊成之不亦善乎或曰然則事君有犯而無隱者非耶曰事固不可執一而論也且謙遜不肯對者事君之禮乃然非有隱也傳曰直而無禮則絞今人主既傷其無子又慮其宗室或不順於已猶豫姑息遷延歲月而言者曰宗室某賢宜速立之則無乃直而絞乎此大臣之所宜知也二月命六條

所貴於史者以其能明上下辨內外垂鑒戒於將來也春秋之書其義非一而於尊攘之義蓋尤致意焉十七史之目起於趙宋上自史記下及五代史而十七史中或有失正偽之辨者然猶之可也至於明有二十一史之目遼金二虜儼然列其中而胡元則與漢唐比肩夫契丹起於李唐末歷五代至於趙宋而亡金源起於趙宋中葉先趙宋而亡則宜皆附諸正史若歐陽脩五代史今也斷然別編其史曰本紀曰皇帝曰詔曰御尊奉備至所謂春秋尊攘之義斬焉蔑有可勝慨哉然二史成於胡元之世脫々進遼史表曰五代史繫之終篇宋舊史增諸載記與奪各徇其主傳聞况失其真我世祖皇帝一視同仁深加愍惻嘗勅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遼讀斯表則當時君臣之用心可洞察也蓋尊遼金所以自尊其意謂遼也金也僅有天下之半而我尙皇帝之今我混一全幅之地庶幾後之脩我國史者不夷狄我也此亦所謂與奪各徇其主者在脫々等則不得不然也至於明氏則能一洗山河衣冠

文物殆復其古爲明氏計宜取二史易其體裁附之宋史而因循不改不亦遺憾乎抑二史固不可列於正史至於胡元則天下宗之豈可以其夷狄不係之於正統耶蓋亦有說夫夷狄內侵何世無之而未有并吞全幅者胡元之滅宋在漢土則實千古之一大變此文天祥謝枋得等所以嗚咽悲憤死而不暇也天地正氣幸未泯滅明氏起而代之則脩元史者誠宜別出一機軸發所以與漢唐同而異者使天下後世昭然知天定勝人之理其如此則其列之正史者乃所以大警悟人心而綱常亦寓其中焉今也不啻不刪遼金二史而又徒使胡元與漢唐比隆不亦陷於脫々等術中哉嗚呼及明氏末造風俗澆漓流賊橫行滿清乘之而起向之一洗山河者又舉而付之囊漏當時儒生怯懦無耻者必諉曰耶律也契丹完顏也完顏奇渥溫也完顏儼然列於正史愛親覺羅氏清豈獨非正統哉嗚呼史之關係於世道也若此先輩柴那彥嘗序清國實錄有以隣人之痛爲己頭風之嘆余於二十一史之目亦云乙巳五月廿八日稿完宋

趙抃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不厭

趙抃君子易退而難進小人反之抃欲務排斥小人而保護君子其用心則善至於其言

則未嘗無弊何者則君子小人皆是人也君子既目小人以為小人而小人亦或指君子以為小人其心事雖甚殊而其面目固非若男女之可得而辨別是古今人君之所病而一人有過則力排而絕之一人有誤則保持愛惜其偏私若是則不生人君之惑而啓朋黨之禍者幾希且夫君子勇於敢爲動遠文法其勢有不得一令保護者小人齷齪委瑣拘守尋常俟其有過而排之則退者有幾抑亦盍反其本蓋君子小人之辨人君之所尤宜識別而至於所以待之則不可不一用其誠也君子也小人也不幸而有詿誤則當保護愛惜若其具有過失則亦當加以其罪但小人也雖無小過決不可須臾用之於要路其君子也雖有微瑕不可遂置之於散地爲政者能推此意則庶乎不違正大之道矣三

錄三

加藤肥州正精恒悉心於選兵至學相法以驗之而其言曰勇武之功必屬慤實之人常山紀取諸城記日可快本書威繼光著紀効新書其於選兵則曰第一不可用城市油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第一可用只是鄉野老實之人所謂鄉野老實之人者黑大粗壯辛苦平而皮肉堅實有土作之色是也以上補錄世之兵家者流往往以比金科玉條余謂二子之言固是爾未如云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訥近仁之意味深長也乙巳十一月十四日錄

東照公與北條氏政將攻武田勝賴陣於遠江下伊呂其地瀕大井川下流會霖雨水曙岸

陣震地夜方深我前軍驚覺以為勝賴俄至士卒狼狽麾下亦為騷擾公謂前軍實敗傳令使各馳入淡松城軍中愈亂大久保忠世挑大燈於麾下使一士護之曰必俟我歸親往前軍呼曰公聞前軍有戰將以親軍繼之號令嚴肅燈影不動子輩狼狽勿爲親軍所笑衆聞之各脩隊伍忠世大稱之歸麾下又呼曰前軍將戰兵備既定吾輩恐爲前軍所嘲軍又定人稱其智勇

東湖隨筆終

東湖隨筆終

東湖見聞偶筆

見聞偶筆

○加賀藩にて廢立の議ありけるとし中村高右衛門といふ者専ら其議を主とせり忠臣高田善右衛門といふ者、之を憤り義、中村と共に生きずと一日早起出仕せんとする時高田從容として家内に向ひ余今日は朝より酒を欲せりといふにぞ酒をすゝめけるに高田舌打鳴して實に美味なり母も飲給へ妻子も飲て見よとて夫々に飲せ至て、うれしげなる容子にて殿中へ出仕して中村に向ひ其罪を責め討果さんと罵りけれども中村臆病にて立合す高田一刀の下に切殺し何思ひけん傍にありたる中村が佩刀を抜て死せる中村の手に握らせ己も腹十文字に振切て死しけりとぞ、此兩家一旦斷絶したりしが追て雙方平藏づゝにて家名立たりとぞ。

按ずるにこの事いつの事にや、追て聞くに高田は坊主より返て相續したる加州侯を立たる人なりとぞ、さすれば中村が謀は他より養子にて相續せんと思ひたるにや。

○勢州に川北自然齋といふものあり、武者小路景實卿に從て和歌を學びしが或時一首の歌を考へ二十六字までは出来て殊に面白く思ひけれども、上の五字出来ざればさまぐ工夫しけれども連續せず、よつて京に上り景實卿の許に行て、しかぐと語らけるに、卿も二十六字の優なることを感じ

けれども、五字に工夫つかず、夢内の節時の帝

靈元天皇へ斯くと言上しけり、帝もえ

考へ給はずして北野にこもりなば妙句を得べしとありければ、卿これを自然齋に通じければ難有さ
の餘り北野に夢籠して七日過けれども夢想もなければ、力なく我宿に歸らんとせし途中にて怪しの
をのこ等が相興に語る言葉の中に思ひ寝の夜でありたるとか言ひたるをそと耳に入り、思ひ寝のと
いへる五字を上へ付たるに、いと面白く覺えければ速に景實卿へ参りて此由を申上げ、卿より帝
へ申上げるに叙感料ならず御詠を賜りたりとぞ。この思ひ寝の歌といへるは

おもひ寝のこゝろの花を枝折にて夢に分け入る三芳野の山

○いつの頃にや水野越前守今より何老中たりしとき、尾州の木曾山を公邊へ引上給は、材木用度に不
足あるまじとの事にて尾州の御家老を呼出して、近年公邊御用途の材木拂底せり、依て三箇年の間
木曾山公邊の御持に可相成旨を達しけるに、其時尾州御家老鈴木千七郎年十七歳、少しも臆したる
氣色もなく申ければ御達之趣いかにも奉畏候乍併右に付ては尾州殿にも願之趣有之候仔細は近年
領分豊作打續き米の費場無之甚だ差支候間何卒三ヶ年の間大阪御城拜借被仰付右城中へ貯米積入
申度候、右願御開濟候は、木曾山の儀はいかにも御請可仕旨あたりを拂て申ければ、越州申やう、
同列へも相談の上申さば兎も角も一己の申聞は取上がたしとありければ、千七郎私乍不肖家老にて
罷在候私申上候儀は家老一同存意無之旨申述べれば越州も屈することあたはず遂に御沙汰止になり

けりとぞ。一説に越州其事にて切腹したりといふ、虚實如何にや。

○四代目の加州侯の時政事行届き三年の内年中空虚の事ありたりとぞ。

○今立花侯の先代始て入部の時、兄を殺したる者あるを聞て侯の申されけるは余が初入部にかくの
如く人倫を背きたる罪人あるは余が不徳なりとて七日の間精進せられ自ら戒められけりとぞ。一代
の間に處刑二度ならでは行はず、二度の内一度は今の兄殺しなりとぞ。

○この立花侯の領分、久留米と川を隔てたるに久留米の方には石乏しく立花領の川岸には石夥し、
或時久留米の民、川を渡り窃に立花領の石を盗みたる所を役人ども見咎めけり、元より盗み來りし
なれば辭なく一々誤證文を出しやうくにて歸ることを得たり。この證文を段々立花侯へ指出した
るが、侯申さるゝは久留米は隣國なり、隣國の民の證文など取置は心よからず、一枚も残らず返せ
とて重役より久留米の役人に返させけりとぞ。

○この立花侯家督の節家老立花采女を召て汝は社符の着様心得たるやと問れける、采女不心得と
答へければ侯目社符といふものは上はいかやうに着ても苦しからねども、下は着様にて痛むものな
り、下のいたまの様にしたきものと言れしとなり。

○石丸山三郎といふ人、麾下の小普請なりしが御賄方へ出身を内願せば八十俵の株になるべきと世
話する人あり、山三郎不正の役筋にて利を貪ることを欲せずとて肯はず、其後小普請世話役より山

三郎を呼出しければ、山三郎自ら思ふに余出身の内願もなく又悪事をなさざれば一身に拘はるることにはあるまじ、親類縁者などの内悪しき事なしたるを察當あるならんと推察しつゝ出けるに、學問所勤書を命せられたりとぞ、當世澆漓の中にも如此人あるは可貴事なり。

○藤堂家の家老藤堂多門なる人は賢者なりとぞ。

○某侯騎河の臣、葉田延之介といへる士、剛梗の人にて年四十ばかりなるが未だ妻をも娶らず、人其故を問ふに、忠義を志す者は妻子は手まとひになりて宜しからずと答へしとぞ、中行には非ざれども奇人と云ふべし、直諫して主の過を補ひしこと屢ありとぞ、祿百石、今は用ひられずといふ

有十件五十風訪成
成八月三日來訪

○伊達遠江守宗紀年の頃四十七八歳度々營中にて我が公へ謁見議論等せられしが今茲八月朔日營中にて謁見の節何とぞ御屋形へ參上緩々高話を伺ひ度よし申上ければ、公もげにもと被仰歸御の後このよしを執政へ議せられけるに近頃諸事ことごとく御儉約にて諸侯の參上も御斷に相成り居候御殊に當年も秋收覺東なしと申ければ同十五日營中にて右執政申す旨を以て遠州へ答へ給ひしに遠州いかにも遺憾にや思ひけん、御同朋山方運阿彌へ矢鳥郡治といへる者を使にて申上けるは御儉約等の旨を以て某が參上を辭し給ふは畢竟某を客の御取扱に被成候思召と存じ候、某が願ふ所は御懇應にあらす唯々ゆるく經濟等の高話を伺ひ度にて候、主從辨當持參にて苦しからず候間何卒參上をの

るし給へと、ひたすらに願ひければ、公もさあらんには招くべしとの御事にて執政も異議申上ず、八月廿二日參上せり、兼て、公命にて執政中村與一右衛門叔參政與津藏人長側用人戸田銀次郎忠御用調役にて某並山口頼母を召させられ、貞芳館の御小座敷にて一時餘御議論等あり、人材の談に及びけるとき遠州申上けるは某年來政事に心を用ふれども一として申上候やうの事も候はず、たゞ國元の臣に松根國書と申者能く某が心を存じ候ものゆゑ某悉く委任仕候あまり任じ過候とて彼是申すものも有之候へども、某が存候に委任したる上にて圖書不心得御座候は、其節はゆるし不申心得ゆる、やはり委任仕置候と申上ければ、公大に感じ給ひ何より以て宜しき事なり任而不疑と申す吉語にも叶ひ國政を爲候者の第一と存候など御答被遊候、其外種々御議論の時遠州、公へ伺ひけるは水府表にては土地より名産は生し不申哉とありけるに、公笑はせ給ひ、小國瘠地これと申す國産も無之候、只頑に意地強き士多く候ばかりが國産にて候など被遊それより後樂園を見候様御世話被爲在、公は内へ入り給ひ立原甚太郎在青山量介延等案内にて遠州御庭拜見す、執政中村氏等は御庭拜見の節はいです、扱拜見相濟歸り候節御内馬場にて御馬事あり、公も御刻限を計り給ひて出御、この時中村氏等出席、晡時まで乗馬、畢て今度は御休息所にて御話あり、例の通り麥飯等の御饗應あり酒も三四行あり、遠州大に酌し申村氏はじめ彪等までそれく遠州酌にて酒をすむ、其席へ青山延手を召ければ、遠州も晝より量介が爲人疎豪疎厲なるを侮りけん、延手と大議論あり、公

然るべく激論し給ひ、延手退き、其後は又晝の如く中村氏より山口まで五人侍座、四ツ時過ぎに退散せり、退散の節戸田忠敵と某とを遠州の休息所へ呼て何卒近日の内話に來り候様にと申聞有之、戸田と某の兩人の名を知りたるは鍋島肥州より兼て聞たるならん、肥州は遠州の妻の甥なり。

八月二十三日記

○關老水野越州近頃文武を勵し備官を目々三人づ、詰させ顧問に備へ且太田備州の臣松崎謙堂を招きて語を聞きけりとぞ、此節兵者劍客儒者柔術家各一人づ、拔群の者あらば召抱べきとて訪求するよし、名を好む人と聞しが、たとひ名の爲にするにもせよ稱すべきことなり宮本千蔵語

○營中御近火の節當番は詰合服の上へ火事羽織を着す、詰番といふものは立付を着し御供番は尻はしをり、火事羽織を着する舊法也。田中一郎右衛門語○田中は御小性組ゆゑ本文も御小性組の事なり、當三月中御火災の節、外役にも御供番の者は尻はしをりなりとぞ。

○己亥四月廿七日松本斗機藏來訪、談外患に及ぶ、斗機藏曰子松前家舊領を復する所以を知るや、余目しらず、然れども推察するに松前家梁川に移され大に困みたるにより財を盡し當路へ賂ひ其望を達せしならん、斗機藏曰誠に然り、外患の事は年來苦心する故、嘗て事情を究めたるに、この事水野羽州執政の時なれども羽州も知らず、全く特意より起りたる由、其原は一橋儀同公へ松前家より内願し、公より將軍家御内聽に入たるならん、時の松前奉行は高橋越前守なり、これも前日夢にも知らざりけりとぞ、追て考ふに松前 公邊の御持にて御用途何程掛り候やといふこと松前奉行

へかゝりたる故、越前守取調べたる事ありとぞ、扱斗機藏故ありて松前奉行の時の勘定差引したる記録を見たるに、公邊御持の時漁場大に開け所務八萬金に及びたる故、松前奉行始め諸役人等其外御用途を差引ても一萬何千兩の御益金ありと云、されば公邊の御用途積かすして松前家復領になりたりといふは固に世の取沙汰、内實は松前家の賄賂より御仁恵にて復領になりたる事と斗機藏云ふ。○斗機藏又曰く去る四年勘定奉行矢部駿河守北地へ松田傳十郎なる者と外一人某なる者とを遣して虜情を探らしむ、傳十郎等ウヅルツ島に到りければ魯西人右地に住居して臘虎を取て業とす、且窃かに内地と交易し米穀も餘程渡したる様子の由、夷人語りけるは我國嘗て交易を願へども日本にては蘭人の言を信じ我國は暴惡なるものと思ひ願を許されず、我國へ交易を許さば蘭人利を失ふゆゑ讒言を構ふるなり、我等ゆめ／＼日本に野心あるに非ず、斯地に來り居るも日本にて拾置故なり、日本にては境といふもなく土地を拾置けども、我國の主意は不毛の地は少しづつも開き候て天主へ忠を盡すを專とする故、漸々切開くなりといひしとぞ、此事慥なる處より探りたりと云。○斗機藏又曰近頃は松前の士人北地の警衛に行く者は俸金を多くせざればゆく者なく、カラフトへはさまでの俸金ならでも行と云、是にて千島の方へ夷人迫り居ることを知るべし。

○天保戊戌の春鍋島侯江戸を發して國に就んとするとき、川崎驛に松平肥前守と書たる木札を掛置たるを、一橋殿大師河原へ遠馬を試みんとて、供方の面々先へ駈拔て往來を制しけるが、折から佐

賀族の木札を見て取拂候へと、亭主と問答になりけり、供方の内暴人ありて其木札を土足にて蹂付たり、此事亭主より佐賀族へ訴へければ候も以の外怒りけれども、それが爲に歸國の期を延るは不穩として其儘西上せられ、扱途中より有司并に近侍の臣、幹事の才ある者を選んで江戸に至らしめ、木札を蹂たる者を得て甘心せんことを一橋邸に申入りけり、一橋邸にも評議の上、拘りの者を執へて公儀へ差山したり、是に於て佐藩有志の士悉く力を盡しければ公儀にても難默止やありけん、遂に木札を蹂たる者を鈴ヶ森へ梟せられ同類をれん、刑に處せられける。佐藩の永山十兵衛貞武と云者は我親友なるが、俟に扈從して國に歸る由をいふ、既に別を告て去りけるが、五六日を経て我舎を訪ひける故、あやしき事に思ひ、事の由を問ひければ一橋と掛合の事にて途中より命せられ引返したりとして詳かに曲折をのべ、懐中より一詩を出して余に示す。

既將一死付鴻毛、乘月吟過金水溝。料理機宜諸老在、腰間突撫菊池刀。

余其詩を見て其志に感じける故、共に力を添て議しけり、此時幕府の議萬一輕典に出て木札を蹂たる者流罪等に處せられたらんには、貞武同志の士と共に斬死するの覺悟なりけり、追て佐賀族此時有司に與ふる詩を見るに

寄井浦卿車天錫

郡中十氣最豪雄、卿輩奮然說盡忠。請看兩年培養力、海東應識我家風。

侯の明は元より世にも稱道せらるゝ所なれども、斯詩を觀ればいよく其名の虛ならざるを知れり、宜哉臣下力を盡して國恥を清むること、車天錫は側用人車田口藤右衛門と云人なり。

○鍋島家にては庶子幾人ありても決して他へ養子に出さざる家法なり、其庶子は皆鍋島を名乗りて千石二千石づゝ稱して家老の上に立たしめ一門と唱ふるなり、武鑑に載する所鍋島氏十餘人、此外に七屋敷と唱へ鍋島氏七家あり、さて如此子弟を取り立なば漸々に蔓延して際限あるまじきやうなれども、一門二十許人の中には子なきもある故、大抵はその家へ養子に遣し新に取立る事もなしといへり。家臣も又是に准じ他國へ出すこと嚴禁なり、家臣のみならず庶民といへども境を出ることを許さず、犯す者あれば理非に拘らず死刑なり、領中十郡の内一郡を配所と定め置き四民共に罪ある者は此一郡へ押込置なり、往古は他國へも追放したるが天草の亂に先侯勝茂軍法を犯すを以て幕府にて評議ありけるとき、鍋島家の一大事と世上評判ありけるに、兼て鍋島家より罪を獲て追放せられたる者共聞及び故主の一大事見捨難しとて馳集る者三百餘人に及べり、其後鍋島家も事故なく濟て安堵しけるが、勝茂深く舊臣が恩義を忘れず馳集りたるを感じて、是より他領へ追放といふことを止められ今に其法を守るとぞ。

○鍋島家にては家老は専ら門地を擇み容易に任することせず、側年寄といふ役へは上士よりも拔擢して任することなり、此職は元來家老の權を分つが爲に設けたる職にて、事により家老を呼付け、